

学校的理想装备

电子图书·学校专集

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

# 人鬼疑云

 **eBOOK**  
网络资源 免费下载

## 人鬼疑云

住所门铃响，原振侠伸了一个懒腰，再去开门。

门外站着一个人，那人的上半身，全被捧在双手上的一只大纸盒遮住，原振侠问：“谁？”

他得到的回答很有趣，那是一个清脆玲珑的女孩子声音：“我是不速之客，你不一定欢迎我。可是纸盒里的那位，却是你的梦中人！”

声音是原振侠所熟悉的，所以他一听之下，也就隐约猜到了那是什么意思。如果是陌生声音，这几句话必然听得人莫名其妙！

他先叫出了那自称“不速之客”者的名字：“水荭！你怎么来了？”

门外的女孩子双手捧着的大纸箱向下沉了沉，就现出了一个一副精灵、俏丽动人的脸来。一双大眼睛，水灵水灵，小巧的鼻子，象征着她调皮的性格，薄嘴唇表示了她绝不是一个安分的人。

这个外貌上看来，完全像是一个少女的女郎，就是有着极特殊身分，属于一个势力庞大的组织的高级情报人员，有着少将衔的水荭。

水荭的身型十分娇小，如果由她去扮中学生的话，那么，人家会以为她是高中一年级生，而不会把她当作高班生。这种外形，自然也造成了她活动上的方便。

原振侠侧了侧身，让水荭走进来。水荭把纸箱子放在一张几上，用相当好奇的眼光，看了一眼原振侠的住所。原振侠所住的，是医院的单身医生宿舍，面积不超过一百平方公尺，自然乏善可陈，可是水荭看了之后，却伸了伸舌头。

原振侠知道水荭十分顽皮，他们两人虽然相识不久，但由于“亚洲之鹰”的关系，所以已十分熟稔。“亚洲之鹰”罗开，和水荭有着兄妹般的感情。

原振侠沉声，故作生气：“为什么吐舌头？”

水荭应声道：“真了不起，大名鼎鼎的原振侠医生，生活何等多姿多采，住在皇宫中也不为过分。可是他的住所却这样平凡朴实，可知他的人格是多么高尚！”

常言道：千穿万穿，马屁不穿。

好话人人要听，原振侠虽然仍在斥责，可是，他的语调之中，已隐藏了笑声：“去！”

去！说这些废话干什么。这纸箱子……里面是什么？”

水荭望着原振侠，一副挑战的神情：“你猜！你应该猜得到的！”

原振侠在那一刹间，陡然觉得心跳加剧。他吸了一口气，先用试探的口气问：“一尊塑像？”

水荭双眼向上翻，不置可否，可是她的神态，正表示原振侠已猜中了！

原振侠的心跳又加剧，再吸了一口气：“塑像，海棠的塑像，就是那尊海棠的塑像！”

原振侠连叫了三句，最后一句“就是那尊海棠的塑像”，听来像是多余的，但实际上，却十分重要！

水荭笑了一下：“可不是，都怪我给你的提示太明显。是你的梦中

人！”

她说着，走过去，伸手在纸箱上划着。只听得“哧哧”连声，竟然随手将厚厚的纸板划了开来。原振侠知道在水荭身上，所藏着的各种小型武器极多，这种藏在指甲的利刀，根本不算什么，当然原振侠也不会表示惊讶。

在他急不及待地也走向前去之时，水荭已把一些衬垫的材料拨开，现出了一尊人头的塑像来。

原振侠一眼看到了那座塑像，就呆住了！

就是那尊海棠的塑像！

塑像的制作者，是双眼在十多岁那年，已经看不见东西的盲女郎柳絮。

柳絮、海棠、水荭，以及其余的几个女孩子，都隶属于那个严密之极的组织，替组织进行工作，尽一切能力完成组织交代下来的任务。其中，以柳絮最特别，她的脑部，被植入了微型的讯号发射仪。发出的讯号，刺激她脑部的活动，使得她的思想受到控制，绝对地效忠组织，决计不会对组织不忠！

植入讯号仪的手术不算是很成功，导致她双目失明，所以组织才没有对别的女孩子，进行同样的手术。这是那批自婴儿时期就被挑选出来，训练成为上天下地无所不能的特务，这批女孩子们不幸中之大幸。如果不是有柳絮双目失明的意外，这一组女孩子，将是组织最大的工具：绝对效忠的人形工具了！

有关柳絮的一切，都在上一个故事《无间地狱》之中叙述过。不过，《无间地狱》这个故事，在结束的时候，好象太突然了一些，也就不妨在这里稍作复述与补充。

组织甚至把柳絮的臂骨和腿骨，都锯去了一截，而代之以微型的核武器。所以柳絮整个人，是一枚小型的核弹。据康维十七世说，若是发生爆炸，她一个人，可以毁灭一个小型的城市。

康维十七世是“宇宙新人种”，他的双眼具有透视作用，一看到柳絮，就看出了这一切秘密。

这些，都是《无间地狱》中的情节。康维对付柳絮的办法是出其不意，令柳絮昏迷，地点是康维在希腊的巨厦之中。

柳絮的真正身分暴露了，证明了水荭的看法是对的。柳絮会用一切手段去完成任务，绝不会退缩，也不会妥协，她是一个最危险的人物！当时，原振侠还不相信，曾和水荭争执，但一等康维揭露了真相之后，自然原振侠无话可说了。

柳絮的任务是什么呢？就是要把彻底消失了的海棠找出来。这一切，都是那尊塑像引起的。组织忽然发现有塑像而没有人，觉得奇怪，追查下去，怪事扩大，这个人明明存在过，可是电脑中没有纪录，人脑中也没有记忆！

组织的首脑震动，认为这是一个最大的和最成功的叛变行为。若是人人如此，组织自然无法存在了！

所以，组织便委派柳絮这个保证绝对忠心的“人形工具”，去完成追查的任务。

整个《无间地狱》的故事发展就是如此，在原振侠传奇之中，不算复杂。但是要约略提一提，补充一下，却也颇费周章。

由于柳絮提出也要和海棠一样，彻底脱离组织，原振侠又透露了海棠

彻底脱离组织的全部经过，所以柳絮表示要到“观察地带”去。但柳絮所说的一切，自然都是假的，都是她为了效忠组织，完成任务而行使的手段。而在她一见到了康维之后，一切却全被揭穿。

康维表示，他要考虑如何处置柳絮的方法，请他们留下柳絮，自行离去。

原振侠由于自始至终，都受了柳絮的利用，已闷闷不乐，再加上水荭一再提醒，他还不肯相信，这更令得他有一种挫败的沮丧。

和他同行的曹金福，也是被柳絮利用了的一个江湖人物，他是另外几个故事中，传奇人物曹银雪的弟弟，是一个十分开朗豪爽的凛凛大汉。他曾安慰原振侠：“要是你觉得闷，不如和我一起，去探访我姐姐和她的三个孩子，再顺便找一找我的姐夫！”

原振侠想了一想，知道如果答应了曹金福，和他一起去进行那件事，必然是惊险刺激，兼而有之，而且可能也是十分有趣的。可是他总是提不起兴致来，所以他摇了摇头，连“不去”也懒得说。

曹金福提议原振侠去做的事，熟悉原振侠传奇的朋友，自然都知道是怎么一回事。

这件事，也迟早会落在原振侠的身上。曹金福的姐夫，从一个现代人变成了原始人，不知在原始森林的哪一个角落蹦跳号叫。如何使他变回现代人，是一个十分伤脑筋的问题。

看到原振侠情绪低落的样子，水荭向他眨了眨眼，做了一个鬼脸：“你哪儿也不用去，也不必无精打采。等着，我必然有你极喜欢的东西给你！”

原振侠当时，只是挥了一下手，也提不起精神来问，那会是什么。后来在归途之中，他问了一次，水荭笑而不答，他也就没有再问下去。

如今事隔不足一个月，水荭居然找上门来，而且带来了海棠的塑像。

柳絮曾说她做的塑像极好，原振侠一直不怎么相信，因为他很难想象，一个双目失明的人，单凭感觉，会作出栩栩如生的塑像来。

可是这时他看到了那尊海棠的塑像，他实在无法不叹服。自从塑像一入眼之后，他的视线，就未曾离开过。那活脱就是海棠，不但外形神似之极，而且，还表现出了海棠的性格和精神面貌！

那就是海棠。倔强、有理想、不甘心受人摆布、不信服命运的安排。她有锲而不舍的精神，用整个生命扑上去，为了达到目的。

海棠终于成功了。虽然她得到过许许多多地球人，甚至外星人的帮助，但是若没有她这样坚毅的性格，她也不会踏上成功之道！

原振侠又想起了自己和她相识的经过、相处的情形，心中大是感慨。他伸出手来，轻抚着塑像的脸，这时，他感到自己的手指，正如抚摸着海棠那泛着红晕，滑不溜手的粉脸一样。

他不知自己痴痴呆呆地对着海棠的塑像伫立了多久，才长长地叹了一口气。

在他叹气的时候，他才听到，在他的身后，也有一下叹息声传来。原振侠这才想起水荭就在自己的身后，他转过身来，看到水荭站着不动。

这时，正是夕阳西下时分，一片金色的斜阳光芒，射进屋子来，洒在水荭的身上。

使她的身影，看来有些朦胧，有特殊的美感。

水荭又叹了一口气：“你终于肯转回头来了！”

原振侠不好意思地笑了一下：“我……无可避免地想起了许多往事！”

水荭的手中有一杯酒，可能是她早就斟好了，准备给原振侠的，但一直到现在，她才有机会递上。

原振侠接过酒来，大大喝了一口，指了指塑像：“你把这塑像拿出来给我，你不会惹麻烦？”

由于这个塑像的存在，使组织知道了曾发生一次惊人的叛变，水荭把这尊关系重大的塑像弄了出来，自然可能惹上大麻烦。

水荭调皮地笑了起来：“我找人制了一个复制品，那倒也很像，但当然没有原作好，却可以混过去。”

原振侠又去看塑像，夕阳余晖照在塑像上，看来更是生动。原振侠喃喃地道：“双目失明的人，能制造出这样的塑像来，真是奇迹！就像双耳失聪的贝多芬，竟然可以创造那么动人的音乐一样！”

水荭也十分感慨：“有些人的感觉，发自内心，和普通人不一样！”

原振侠望着这个少女一样的水荭：“你没有……问题？”

水荭笑了起来，她笑得十分勉强：“没有问题？我有一千、一万个问题，可是谁管它，总会解决的！”

水荭的这种笑容，看起来很令人同情，所以原振侠自然而然，伸手在她的头上，轻拍了两下。这是十分自然的一种表示同情和安慰的动作，但在通常的情形之下，也只有成年人对小孩子，才会作出这样的动作来。原振侠在那样做的时候，自然也有把水荭当作是小孩子的意思在。

然而他绝未想到，水荭对他的这个行动，反应竟会如此之强烈！水荭被原振侠拍第二下时，就陡然挥手，拍开了原振侠的手！

她这一拍，还相当用力，她是一个受过武术训练的人，一下子拍在原振侠的手背之上，引起了相当程度的疼痛，使得原振侠一下子缩回手去。水荭也在这时候，身子一躬，如箭一样，倒射而出，神情十分恼怒，她的双眼极大，这时更瞪得浑圆。

她的样子本来十分可爱，这时虽然恼怒，有些异样的神情，可是看起来更是有趣。

皱起的鼻子和噘着的嘴唇，看起来有一点像是成了精的蝙蝠！

这一切变化，都出于原振侠的意料之外，原振侠全然不知发生了什么事，也不觉得自己做错了什么。他一面甩着手，减轻手背上的痛感，一面笑着说：“怎么啦！你不喜欢人家拍你的头？你的头上也有微型核弹，一拍就会爆炸？”

原振侠这样问，自然是开玩笑。所以他在说的时候，还有十分夸张的手势，象征核弹爆炸。

可是他的话才一住口，他就觉得有点不对头了！因为他看到水荭俏脸通红，神情又是愤怒，又是委屈，扬起手来，像是想指向原振侠，可是突然之间，又指向自己的胸口。

一开口，她的声音已十分异样，显然那是由于心情激动，一面喘气一面发出来的声音。

她道：“我头上没有核弹，心里有！”

原振侠看出她十分认真，也就沉默不语，等候她的发作。直到这时为止，原振侠仍然不知道水荭为什么忽然会那么激动！

水荭背靠着墙而立，急速地喘着气，胸脯起伏，一时之间，竟至于说

不出话来。原振侠反倒向她作了一个手势，并且道：“有什么话，小水荭，只管说！”

如果水荭本来就是一颗要爆炸的炸弹，那么原振侠的这句话，就等于引爆的电线。

水荭的身子陡地一挺，一连串的话，从她的口中，爆炸一样地冲了出来！

她先是发出了一下激动之极的叫声，接着一顿足，声音如连珠炮一样：“小水荭！”

小水荭，小……小……你们全把我当小女孩，不把我当成年人，成年的女人！你们甚至自然而然叫我小水荭，自然而然拍我的头顶，也会自然而然，买棒棒糖请我吃……”

原振侠虽然神通广大，机智过人，可是他真是绝未想到水荭发脾气，是为了这个原因！他张大了口，想要反问水荭：给人当作小女孩，有什么不好？可是他的话还没有说出口，水荭第二轮的话，又像是子弹一样，自她的口中，迸射而出！

她急促地叫着：“我不小了！我不是小女孩，我是一个成熟的女人，比许多女人更成熟，更像女人！不错，我看来像是十五岁”

原振侠为了缓和气氛，也急促地叫了一句：“不像，看来像是十六岁！”

他自以为这句话很幽默，也以为女性总是喜欢自己，看起来小于实际的年龄。他不知道这一句话，正如火上加油一样，更令得水荭恼怒，更令得水荭要把久久积压在心中的郁闷，一起宣泄出来！

原振侠的话才一出口，她又发出了一下怒叫声，身子弹起，一下子又跃到了原振侠的面前。她的来势十分急骤，以致原振侠要略伸手阻挡一下，生怕她这样一扑，会让他们两个人撞在一起。

水荭一下子到了原振侠的面前，杏眼圆睁，疾声道：“十六岁，你看看清楚！”

接下来，水荭的行动，简直看得原振侠目瞪口呆。她进房间的时候，穿著一件相当宽大的外套，正是时下一般少女喜欢穿的那种，看来十分潇洒，也格外显得她像小女孩。

这时，她陡然一伸手，把那件外衣扯脱，在“唻”地一声裂帛声之后，外衣已经离开了她的身体。

她穿著一条自由车选手穿的裤子。这种裤子，长短只及膝，完全贴身，等于人的第二层皮肤一样，女性穿上这种裤子，线条是美是丑，也就一目了然。这样的一条紧身裤，贴在水荭的身上，没有人会说她不是一个成熟的女人。她的小腿及大腿的线条，都恰到好处，极其优美。

她的体型虽然娇小，个子虽然不高，可是她的一双玉腿，还是给人以十分修长的美感。那是由于她整个胴体的比例，都合乎美感的标准之故。

她的腰细，臀部微微翘起，散发着性的诱惑。她的肌肤是如此细腻润滑，有着玉一样的光泽。这时，她已摆出了一个十分优美动人的姿势，她显然也是这方面的专家，懂得如何展示自己美丽的胴体。

而在外衣被扯脱之后，她的上半身，是全裸的！原振侠的视线，自然而然，投在她的胸脯之上，而第一眼接触到了她的双乳，原振侠就有一种晕眩之感！

那是多么美丽的一双乳房。在许多形容女性乳房的字眼之中，原振

侠立即想到了“椒乳”，也知道这个形容词是何等贴切！

原振侠当然不是第一次看到女性的双乳。当日，在医院的电梯之中，看到玛仙裸露的胸脯时，他也曾心头跳动。可是，水荭这时候裸露的双乳，却全然是不同的类型，相同的，只是诱人和美丽的程度！

它们毫无疑问是十分丰满的，可是由于它们有挺耸的形状，而粉红色的乳尖，像是两朵娇艳的小花，开在雪白的双乳之上，所以也给人以极度灵巧之感。

作为哺乳动物，乳房是人的生命泉源，尤其是这样美丽的乳房，简直叫人有一种崇拜的冲动！

原振侠屏住了气息，一声不出。水荭则在一开始的时候，急促地喘着气，双乳跟着起伏，像是有它们自己的生命一样！

接着，水荭的呼吸渐渐恢复了正常。她的神情已不再激动，十分平静地问：“你看，我像是十六岁的小女孩吗？”

原振侠仍然没有出声，只是自然而然地摇着头。他神情十分虔诚，代表了他的心中在叫：不！你绝不是一个十六岁的小女孩！

水荭笑了起来，笑得十分甜，十分成熟。虽然由于她面部肌肉的结构所限，她的笑容，不属于风情万种的那一种，而是带有几分稚气，可是毫无疑问，又能表现一个成熟女人心中的快乐！

她陡然踏前一步，把自己的胴体，紧贴着原振侠，而且环抱住了原振侠的腰。原振侠也自然而然，捏住了她的手臂。水荭由于骨骼小巧，看来绝不肥胖，可是全身上下，却像是没有骨头一样。原振侠这时握着的手臂，滑腻软嫩，使得原振侠不由自主，发出了一下代表赞叹的古怪声音来。

水荭并没有抬起头，只是把她的脸，紧紧埋在原振侠的怀中，所以她的声音，听来含糊不清。她道：“我生肖属马，今年是二十四岁了！我所受的训练，和所有人都是一样的，和海棠也一样！”

水荭的话，已说得再明白没有了。原振侠心头狂跳，那是真正的狂跳！这是什么样的挑逗！

原振侠的双手，在她滑腻的背部移动。他可以清楚地感到水荭的呼吸在加速，因为每当她吸进了空气之后，她和他的身体，就会贴得更紧。

原振侠的心绪紊乱之极。简直犹如少男一般的撩乱。他甚至不知所措，只知道紧紧地抱着水荭，而水荭也显然不知如何才好，只知道紧贴着原振侠，似乎要使他窒息。她刚才还曾声称，她受过各方面的训练，包括如何挑逗男性的训练在内，可是根据她这时的表现来看，她这项训练，显然不合格！

在紊乱之极的思绪之中，原振侠自然而然，想起了海棠。海棠曾为了完成任务而献出她自己，可是她却又含着泪说：“我是自愿的，原，我愿意给你！”

这才是真正的男女之间身体结合的原因。那么，水荭是为了什么呢？恐怕仅仅是为了证明她不再是小女孩，或者是为了一时的冲动。

原振侠在想到这里时，他觉得自己已经决定了应该怎么做了。他略缩了缩身子，使得两人的身体之间，略有空隙。

水荭在这时候，抬起头，向他望来。原振侠身型很高，矮小的水荭，要仰起脸来，才能望向他。水荭这时候，俏脸红得像是才出炉的铁块一样，原振侠相信这张脸也是滚烫的。她的一双大眼睛，漾着春光盈盈的目光，实

在使任何男性都会心动。

可是原振侠却在这时，长叹了一口气，用十分诚挚的声音道：“你是一个成熟之极的女性……像一枚一碰就会冒出汁来的蜜桃！”

水荭又把脸埋向原振侠的怀中，声音也甜腻如蜜：“那就要我……我要给你……我要你要我！”

这已经不止是挑逗了。原振侠再吸了一口气：“我不要，水荭，我不要你！”

水荭先是一动不动，接着，是急骤的几下颤抖。然后，她再抬起头来，一脸的迷惘神色，使她的俏脸，变得十分无助，那种神情，就像是一头小鹿迷了路一样。那种不知所措的表情，令人付予极度的怜惜。

在她双眼眨动，泪花滚动，泪水还没有涌出来之前，原振侠已急急地道：“你听我说，我并不纯情，有你这样的美女投怀送抱，我十分喜欢在在你的胴体上得到欢乐”

他一口气不停地说着，水荭的双眼之中，仍然没有涌出泪来。原振侠急急地说着，他这时所说的话，在他自己的心中，早已想过不知多少遍，但是却从来未曾化为语言，对任何人诉说过，那是他的心声。

他说的是：“在我的生命之中，有过许多异性。我不是浪子，浪子的心目中，只有女性的身体，没有任何对女性的感情。而我，对生命中的每一个女性，自己都认为有感情，非但有，而且自以为对她们的感情十分浓烈，足以和古今中外的任何爱情故事相比！”

原振侠说到这里，已经完全陷入了自己的情绪激荡之中。他久已藏在心中的话，像是缺了口的长江大河一样，急不及待的要宣泄出来。

他喘着气，拉开了水荭环抱着他腰际的双手，后退了一步，声音变得有点嘶哑，神情也更加激动：“可是结果怎么样呢？黄绢在厌倦了狂人卡尔斯给她的权力之后，并没有来到我的身边，而是真心诚意地爱上了白化星人！当她表示她真正有了爱情的时候，我甚至不相信她！”

原振侠越说声音越大。这时，他甚至已觉察不到还有别人的存在，他只是要把心中的话，叫喊出来，以免被那些话憋死。

他十分有力地挥着手：“海棠和我，也曾有过很多快乐的时光，可是她最后还是选择了她自己的路。主要原因，看来是她要脱离组织，可是我和她心中都明白，她是为了要脱离我，因为我绝不是一个理想的，值得付出爱情的对象，不是！”

原振侠身子无目的地移动，忽然冲向一个柜子，伸手想去取酒瓶。他的手才一伸出去，就有一瓶酒，塞进了他的手中，而且是打开了瓶塞的。

原振侠也不理会那瓶酒是怎么来的了，接过来，就大口喝了几口，来不及去抹口边，就道：“我不怪谁，甚至也不怪我自己。我天生就是这样的人，在感情上，我甚至不敢进入爱情的领域。一直在骗自己，我做得很好，对方应该十分满意，可是结果，原来我是彻底的失败！那些我以为很爱我的女性，一直并不爱我！”

原振侠张大了口，喘着气。这时，他听到一个十分温柔的声音，像是从十分遥远之处传来，听来有点空空洞洞，难以捉摸：“你错了，她们都爱你。真的，她们都爱你！”

原振侠循声看去，他视线模糊，也根本没有看到什么。那声音又传来：“只是你不爱她们！”

原振侠陡然震动了一下：“我……不爱她们？所以她们才离开我？黄绢、海棠，甚至生命中只能有我一个男人的玛仙，就是为了我不爱她们，才离开我？”

那声音并没有再回答他，原振侠叫了起来：“我不是不爱她们，只是我一直不懂得什么是爱情，可是我已经开始学了！”

那声音这才又传过来：“是，而且你学得很快，学得很好！”

原振侠陡然一怔，这时，他已经把心中要说的话，都说了出来，情绪不再那么激动。

虽然仍是呼吸急促，但总比刚才好多了。他循声看去，看到水荭坐在沙发上，眯着眼，手中也有一杯酒。水荭的上衣，在胸口上巧妙地打了一个结——曾经扯破之后的最好处理办法。

她看来十分平静，所以，看起来，也实实在在是一个小女孩。

她用一种很敬佩的眼光望着原振侠。原振侠回望了她片刻，吸了一口气，伸手在自己的脸上抚摸了一下，又喝了一口酒，喃喃地道：“我刚才说了些什么？”

水荭的声音十分平淡：“没有什么大不了，只不过是埋藏在心中很久的一些话，忽然叫了出来而已！”

水荭的俏脸上，闪过了一丝寂寞的神情，但是很快就消失。原振侠注意到了，可是故作不见，他道：“不单多谢你带来了这塑像，也很多谢你……无意之中，解开了我心中的一些结！”

水荭笑了起来，却真正笑得十分爽朗，双手掩住了自己的脸：“我真的并不成熟！”

原振侠也笑：“谁要是这样说，就是我的仇人！”

两人都约而同地挥了挥手——他们两人全聪明绝顶，自然不必多解释什么。刚才发生的事，他们都不会忘记，但是也不会再提。因为事情已经过去了，过去的事，可以不提的，何必再提！

水荭一面笑着，一面自沙发上弹跳了起来：“我真想知道，康维会怎样对付柳大姐！”

原振侠皱着眉：“已经快一个月了，你的组织没有追问柳絮去了哪里？”

水荭调皮地眨着眼：“我对组织报告说，任务正在进行中。组织仍以为柳大姐是绝对忠心的，所以一点也没有起疑，完全不知道她的处境！”

原振侠道：“这些日子来，我一直企图和康维联络，可是却音讯全无。留下了不少要他和我联络的讯息，他也不曾答复！”

水荭骇然道：“会不会有什么意外？柳大姐本身就是一枚核弹！”

原振侠也骇然，可是他却摇着头：“不会吧，若是希腊有一次小型的核武器爆炸，那早已是轰动全世界的大新闻了——最可能的是，柳絮还在昏迷状态之中！”

水荭吸了一口气：“昏迷了那么久？”

原振侠道：“怎敢给她醒来？一醒来，若她脑部接收到组织的讯号，谁能预料她会有什么行动？”

水荭摇头：“康维不是说，可以改变她脑中装置所发出的讯号吗？”

原振侠咕哝了一句：“谁知道这个古怪的人在捣什么鬼？”

原振侠说了这句话之后，顿了一顿，问：“你知道康维是何等样人？”

水荭点头：“知道，鹰对我说过，他是宇宙中的一种新生命形式。真是太奇妙了，怎么看，也看不出他竟然不是真人！”

水荭在这样说的时侯，神情不免有点骇然，自然是因为，她想起了康维古怪之极的身分之故。她侧着头，想了一想：“我打电话找他！”

原振侠向水荭投以疑惑的一瞥，水荭解释：“上次我临走的时候，他给了我一个电话号码，说是我不论何时打这个电话号码，他都会接听！”

原振侠还没有再说什么，水荭又道：“他说，他在地球上，没有什么亲人，很喜欢我，希望我当他的妹妹。”水荭说到这里，咬了咬下唇：“什么宇宙形式的生命，想法竟然和你们一样！”

原振侠被水荭的神态，逗得哈哈大笑：“难道你希望成为他的妻子？”

水荭居然认真想了一会，才骇然地伸了伸舌头：“还是做他的妹妹好！”

她一面说，一面走向电话。原振侠摇头：“不必打了，一个月来，我试的就是这个电话号码！”

水荭却不理睬，拨了号码。过了一会，就听到了康维的声音：“对不起，好朋友，我因为有事，不能接听你的电话。”

水荭叫了起来：“是你答应过，随时会听我电话的！”

静了一会儿，自然是康维那边，和电话有联络的计算机，已经分析出来那是水荭的声音，所以有了康维的“回答”：“小水荭，真对不起，我实在是有事，不能听你的电话。我根本不在家里，你别生气！”

这样的回答，自然也是计算机一早就准备好的！

水荭无可奈何，转头向原振侠望来，原振侠向她作了一个鬼脸。水荭愤然放下电话，可是忽然之间，她提出了一个问题来：“康维神通广大之极，有什么事，是需要他行动一个月之久，仍然无法解决的？”

原振侠也正好想到了这一个问题，他缓缓摇着头：“我想不出，当真不可思议之至！”

水荭皱着眉：“会不会和柳大姐有关？”

原振侠自然无法肯定，他只好道：“可以是任何事情！我想到的，倒是会不会与拯救爱神星的行动有关？”

水荭向原振侠作了一个怪手势：“最好能由他去率领爱神星机械人，把你那个女巫之王替换回来！”

原振侠也不否认自己有这样的想法，他叽咕道：“物以类聚，新形式的生命，就应该和新形式的生命在一起！”

他这样说之后，忽然想起，玛仙也可以说是新形式的生命，所以黯然。

水荭像是可以看穿原振侠的心事一样，只是望着原振侠笑，笑得原振侠焦躁起来，正想大声斥责她，门铃忽然响了起来。

水荭的动作快，身影一闪，就到了门口。她拉开门，就作了一个“请进”的手势，也不去看来的是什么人。她心想，那总是原振侠的熟人，所以此际，她的视线，是望向原振侠的。

原振侠望着门外，现出了惊讶莫名的神情。这使得水荭立即知道，出现在门口的那个人，一定有着说不出的怪异！她立时转过视线去，看到了门口的那个人，刹时间，她的那种惊讶莫名的神情，比原振侠更甚！

门外那人，身型高大，蓄着浓髯，不是别人，正是一个多月来，音讯全无，他们竭力想与之联络的康维十七世。

康维十七世会突然在门口出现，还不足奇，他要是兴之所至，一天之内，可以环绕地球十七、八圈。奇的是，康维的神情，失魂落魄之极，憔悴之极。他自然不会“消瘦”，可是他那种完全和地球人一样的失意神情，却叫人看了吃惊！

但是水荭和原振侠两人，一想到了他的身分，却又不免想笑：一个机械人，怎么会这样失落呢？何况他还是一个神通广大之极的机械人！

一时之间，机敏如水荭和原振侠两人，也不知如何才好。而康维用十分茫然的眼光，望了他们一眼之后，自顾自走了进来。一进来，就走向一张安乐椅，颓然倒进了安乐椅之中，一动不动。

原振侠和水荭互望了一眼，一时之间，还真的不知该如何才好。水荭问：“我们应该怎么样？”

原振侠并无意讽刺康维，可是他也不禁苦笑：“对我们这种旧形式的生命来说，这种情形之下，最需要的是一杯酒。不知道他这种新形式的生命，需要的是什么呢？”

原振侠的话才一出口，就听得康维有气无力地道：“别废话了，不管新形式、旧形式，生命总归是生命！”

水荭立即清脆玲珑地答应了一声：“知道！”

然后她以极快的动作，在五秒钟之内，就递上了一杯酒给康维。康维一口把酒喝完。至于一杯烈酒，何以能在一个机械人的体内起作用，水荭再机灵聪明，也是绝对无法想象的了。

康维吁了一口气，把空杯抛向水荭，水荭再给了他一杯。在一口气喝了三杯之后，康维才长叹了一口气。

从康维的神情看来，他毫无疑问，是遭到了极大的困难。这也是最不可思议的事，以他的神通广大，有什么事可以难倒他的呢？

在通常的情形下，应该问：“有什么可以帮助你吗？”可是原振侠和水荭都想到，若是康维都解决不了的事，他们当然也无能为力，问了也是白问，所以都不出声。

过了好一会，康维才长叹一声：“你们都找过我？”

水荭向电话一指：“信不信由你，五分钟之前，还打过电话给你！”

康维举起手来：“其实我可以收到讯号，也可以回答，但是由于心情不好，想办的事没有办到，所以提不起精神来回电话。老朋友应该会原谅，小妹妹自然更不应该因此生气！”

原振侠和水荭连连点头，原振侠道：“看来这件事困扰得你很厉害，可以问究竟是什么事？”

康维道：“当然可以，我也正要向你来诉苦，小水荭在更好。一个人苦闷，实在受不了，总要找人诉说一下，心里才会好过些！”

原振侠心中苦笑，心想：这全是旧形式生命才有的烦恼，他这个新形式生命，怎么也会有这种糟糕的情形出现呢？还是正如他刚才所说，不管什么形式，生命总归是生命？

原振侠知道康维的思想方式，是完全依照地球人的思想方式设计的，地球人的七情六欲，康维也全有。所以原振侠虽然觉得惊讶，但是还可以接受。

原振侠和水荭异口同声：“请说！”

康维说得十分直截了当，他道：“我在找一个鬼，可是却找不到！”

原振侠和水荭都瞪大了眼睛。康维的这句话，他们都听得很清楚，可是他们真的要好好想一想，才能够把这句话消化。

水荭先有了反应：“你在找一个鬼？”

康维点了点头。原振侠第一个反应是以为康维在开玩笑，但这时看了他那样认真的神情，就知道康维不是在开玩笑，所以他道：“你在找一个鬼？这……可不容易找！”

上哪儿才能找到一个鬼？”

康维懊丧之至，咒骂道：“我要是知道，那倒好了，就是不知道，那个他妈的、该死的鬼在什么地方！”

如果不是康维的神情真是沮丧之极，原振侠和水荭一定都会忍不住哈哈大笑。“他妈的鬼”还有可说，“该死的鬼”那算是什么话？

原振侠和水荭忍住了笑，也忍得相当辛苦，水荭转过了身去，原振侠搓着胸口。

康维问：“通常，要找一个鬼，该上哪儿去找？”

原振侠看出康维问得十分认真，所以他也不敢怠慢：“那要看你是要找一个特定的鬼，还是随便什么鬼都可以？”

康维一瞪眼：“有什么不同？”

原振侠道：“若是随便找一个鬼就可以，理论上来说，自然简单得多！”

康维苦笑了一下：“我要找的，是一个特定的鬼，应该如何着手？”

天知道，原振侠如何知道要找一个特定的鬼，应从何着手？他想了一想，只好反问：“你已经找了许久？你找了些什么所在？”

康维长叹一声：“俗称的‘阴司地狱’，那是最多鬼的所在。是一个奇特的空间，鬼会自然而然，聚集到那个空间去，当然不是所有的鬼都在，但却超过半数。我找过了，可是没有找到！”

原振侠和水荭互望了一眼，都感到一股寒意。像康维刚才所说的那种话，他们其实并不陌生，目莲为了救母（当时他的母亲是鬼），就在那个“奇特的空间”之中，放出了八百万地狱的鬼魂来。那康维口中“奇特的空间”，也正是阴司地狱。

原振侠虽然对灵魂、地狱之类的怪异并不陌生。他自己的灵魂就曾离体，到达似乎比阴司地狱更神秘的“幽灵星座”，但是这时，听得康维这样说，他仍然不禁有种遍体生寒的感觉。

尤其他联想到了“目莲救母”的时候，那更令他骇然。传说中目莲的情形，和康维有点近似。都是要到“地狱”中，去找一个特定的鬼，而不是随便找一个鬼就算。而结果是放出了八百万个鬼魂。

传说的下半部，是目莲化身为一个叫黄巢的人。这个人后来造反，杀了八百万人（全是逃出来的鬼魂所化的），可怕得很。

康维到那“奇特的空间”去找一个鬼，不知道会不会也把许多鬼放出来？如果是的话，又会不会也要用杀戮的方法，拘他们回去？

原振侠一想到了目莲救母，就说了一句：“这倒有点像是目莲救母一样”

接着，他没有再说什么，只是自己在迅速地联想。当他胡思乱想的时候，神情不免有点古里古怪。

康维十七世的“脑”中，储存的资料之丰富，当真无与伦比的，连“目莲救母”这样的冷门资料，他也一样知道。所以一看到原振侠古怪的神情，

就知道他在想些什么。

康维苦笑了一下，用力一挥他的大手：“当然不会放出别的鬼来！”

他说了之后，又发出了一声长叹，神情显得愁苦。可见他的情绪，真正地受到了极度的困扰。

原振侠虽然知道康维是一个机械人，是一个活了的机械人，是宇宙生命中的一个新形式，也毫无疑问，他有着生命的七情六欲。可是，也是直到这时，他才知道，生命形式无分新旧，无分进步落后，一旦受起情绪困扰来，都是一样的。

这时，水荭轻笑了一下，她显然是故意说得轻松：“看你，那么一个大个子，愁眉苦脸地，倒像是一个才受了责打的小孩子！”

康维再发出一声长叹，向原振侠和水荭望来，神情无助之至。这样一个上天入地，出神入化，几乎无所不能，神通广大之极的人，在他的脸上，居然会出现这样的一种神情来，确实令人诧异。

原振侠和水荭互望了一眼，心中都陡然一动，他们同时都想到了点：除了爱情的困扰之外，不可能再有别的事，会令康维现出这样的神情！他们一想到了这一点，自然想到了柳絮，想到了康维要去找一个鬼……所以他们异口同声地叫了出来：“柳絮死了？”

康维陡然震动了一下，显然“柳絮死了”这句话，给了他很大的刺激。但是他立时摇头：“没有，她……没有死……我没敢让她醒来，可是她没有死！”

柳絮竟一直昏迷到现在，而康维不处理她，却离开去找鬼，他找的又是哪一个鬼呢？

由于康维一进来，就失魂落魄，说要找一個鬼，其间的来龙去脉，一点也没有说。

所以，原振侠和水荭又同声道：“是不是可以从头说起？”

康维长长地吸了一口气，点了点头，可是却又半晌不出声，只是忽然向水荭使了一个十分古怪的眼色。而且，他在使这个眼色的时候，还似有意无意地，伸出手来，把原振侠的视线，挡了一挡。

那时，原振侠的视线，其实一开始，并不专注在他们两人的身上。康维如果不伸手，原振侠或许根本不会注意，康维的计算机，竟然也会作出“弄巧反拙”的错误指示。原振侠后来常取笑他，康维解释说是心情太恶劣之故。

总之，康维扬手的动作，反倒把原振侠的视线吸引了过来。所以以后的情形，他也就全看在眼里。

他看到康维向水荭使了一个古怪的眼色，水荭显然立即就知道这个眼色之中，包含了什么讯号，所以立时也还了一个眼色。

两个眼色，一来一去，只不过十分之一秒。之后，一切就恢复正常，像是什么也没有发生过。

可是刹那之间，原振侠的心中，却十分气恼。他并不是一个没有气量的人，但在这样的情形之下，感到不高兴，是正常的反应。

因为他也看出了，两个眼色中想表达的讯号是什么。而且，同样的情形，已经是第二次出现了！

上一次出现这样的情形，是他带着柳絮、水荭和曹金福去见康维的时候。康维高举双手，表示欢迎，就曾和水荭有过这样的一次眼色交换。

当时原振侠看了，还问了一句：“啊，原来你们是早认识的！”

可是康维和水荭，都没有回答，原振侠也没有在意，就没有再问下去。接下来，便是康维对柳絮身体的惊人发现，原振侠自然也不再记得追问那回事了！

这时，由于是第二次出现这种情形，所以原振侠对第一次的记忆，也给勾了起来。两次眼神想要表达的，显然都是一样的！

康维是在问：“要不要说？”

水荭是在答：“不要！不要！”

原振侠自然不知道“要不要说”的内容是什么，可是自然也知道，那一定是属于康维和水荭两人之间的秘密。这一来，本来三个人是融洽无间的，忽然之间，他有被排挤在外的感觉了！

所以，他沉着声，明显地表示不高兴：“要是你们两位，有事要私下商量的话，我可以暂时避一避！”

水荭和康维都一怔，未曾想到原振侠的感觉，竟然如此敏锐。康维先道：“当然不是，而是我想到，等我把事情说了之后，我要请求帮助。有一个可能可以帮助我的人，水荭认识，我不知道她是不是介意我牵涉到这个人，所以问她一问。”

康维的解释，虽然听了不是一下子就容易明白，但是他的诚意，毫无问题。水荭也忙道：“原医生，对不起，那件事和那个人，我会详细告诉你的！”

这一来，反倒是原振侠觉得不好意思了。他道：“我对别人的秘密，并不是一定要知道。”

水荭提高了声音：“没有什么秘密，只是事情十分曲折复杂，说起来很费时间。我想先听听康维的叙述，讲有关柳大姐的事！”

原振侠释然，顺口问了一句：“原来你们是早已认识的了！”

水荭调皮地笑：“是，就是为了那个人，那件事，鹰带我去见他的。”

水荭口中的“鹰”，自然就是罗开——“亚洲之鹰”。

而她所说的“那个人”、“那件事”，确然十分离奇，属于“亚洲之鹰故事”之一，名为《异人》。后来，水荭也把经过情形，详细向原振侠说了。

水荭见原振侠已不再生气，拍了拍心口，伸了伸舌头：“和原振侠在一起，行动最好小心一点，他太敏感了！”

康维连连点头：“说得是！”

原振侠笑叱：“少废话，该听你的了！”

康维再叹了一口气，又大口喝了一口酒。原振侠和水荭自然而然地互望了一眼，两人都有古怪之色。

康维闷哼了一声：“你们一定是在想，我这个机械人喝酒究竟有什么作用，是不是？”

水荭拍手道：“正是——你喝酒，这酒入愁肠，化作相思泪，你有愁肠吗？”

水荭和原振侠由于看出了康维的愁怀，必然和爱情有关，所以水荭才拿这样的话，开他的玩笑。

康维一瞪眼，指着水荭的肚子：“就是在你的肚子里，也没有一条肠叫愁肠的！你们不懂，任何物质，进入我的体内，都可以分解，再组合，变成对我有用。这种过程，十分复杂，比你们人体中进行的同类变化，还要复杂！”

水荭高举双手，作投降状：“说你的故事，你不是要改变植入柳絮脑中

的生物计算机微件，所发出的讯号吗？”

康维用力点头：“是啊！改变讯号，就可以使她不再是对组织忠诚的工具，可以使她回复自己的思想，做一个独立自主的人。同时，我也希望可以令她回复视力，还有我想……”

原振侠立即插了一句口：“为什么不干脆把植入的微件取出来呢？”

当他这样说的时候，他想起自己还在大学时期，所遇到的第一宗怪事：一些人脑中有金属片，他们将他们称为“天人”，是异星人搜集地球人思想的“标本”。那种金属片，自然也是植入的微型生物计算机了！

后来，经过了他和黄绢的努力，“天人”才在地球上消失。想起这段经历，原振侠很有自豪感，但想起了黄绢，他又不免黯然！

康维答道：“是啊，如果取出来，不会破坏她的脑部组织，我也可索性把它取出来——我就是这样，坐在她的身边，在考虑这些问题的。那时，你们已经走了！”

康维在这样说的时侯，身子向前略俯，双手握拳，托住了下颊，望向前。表示他就是这样看着柳絮，在思索该如何处理的。

那时，原振侠、水荭和曹金福都已离去，康维独自一人，对着昏迷的柳絮。

康维为了怕柳絮会忽然醒过来，有所行动，所以在她一昏迷之后，就把她放在一张特别装置的“床”上。她的双手、双足和颈际，都有金属环扣箍着。就算她醒了，也一点都不能动弹，以策安全。

康维盯着柳絮看。开始的时候，他动用了双眼中的X光功能，所以看到的，是柳絮的头骨、脑部、脑中的微型生物计算机，和柳絮的骨骼，以及骨骼之中，可怕的微型核爆装置。

这一切景象，自然不会引起别的联想。

可是过了一会，他还没有决定该如何处置柳絮，于是他停止了双眼的X光功能。

这一来，眼前的景象，就大不相同了！

他看到的，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睡美人！

柳絮极秀丽，而且她那种秀丽，有一种出尘的飘逸，十分古典——原振侠在第一眼看到她的时候，也曾惊讶于她脱俗的秀丽。

这时，柳絮看来像是十分平静地躺着，更显得她的秀丽，不食人间烟火。她双颊十分苍白，可是又有着莹白如玉的自然光泽，细腻得叫人心醉。

她的身型，十分苗条，这时她平躺着，就更令她的修腿细腰，特别展现。康维看着看着，不由自主，和柳絮之间的距离，在渐渐接近。他自己一直也没有察觉，直到他伸手出来，轻轻在柳絮的脸上，抚摸了一下。

即使是他抚摸柳絮的俏脸，对于这个第二种生命的人来说，他也不知道有什么特别的意义——看到了那么美好的东西，总有点轻抚一下的欲望。

可是，当他的手，一碰到了柳絮娇嫩的俏脸时，一股强烈的感觉，令得他如同遭到了电击一样——这种感觉，自然是当初输入的资料之一，可是这时却是第一次，他的“大脑中枢”接触到这个资料！

而且，这种第一次接触的资料，又迅速无比地，在他的“脑部”，形成了新的组合，产生了前所未有的新的感觉。这种新感觉，几乎令得他体内的一切程序，都完全变得凌乱！

对于这一切变化，康维十七世作为一种“新形式的生命”，其实和旧形

式的生命，并无二致，反应的程序，是完全一样的！

每一个少男或少女，或是第一次接触到异性肌肤的人，都会有同样的反应！

这时，来自柳絮娇嫩滑腻，细致莹白的俏脸上的那种感觉，瞬即变成了一股巨大无比的吸力，吸住了康维的手掌，使他的手掌，只能贴在柳絮的脸上，轻柔地缓缓移动，却再也提不起来！

而且，在轻柔的抚摸之中，那种吸力，越来越是强烈，根本没有可能抗拒。事实上，在康维精密无比、复杂无比的头脑之中，也根本没有起过任何抗拒的念头！

吸力渐渐加强，把他的另一只手，也吸了过去，变成了他的双手，轻轻地捧住了柳絮的双颊！

到了这时候，康维简直已感到了天翻地覆。他知道，自己的体内所产生的新变化、新组合、新感觉，会使他向真正的生命，更迈进一步！

这一点，只怕是连真正的三晶星人也不会料想得到。三晶星人根据地球人的一切，来设计机械人，把地球人的一切情绪，都一股脑儿输入机械人之中。可是其中有一些地球人的感觉，连三晶星人自己也不明白，自然就成为了隐藏起来的一种讯息！

而如今，这种隐性的讯息爆发了！如火山，如骤洪，如万马奔腾，如大海来潮，那种来势，没有任何力量可以阻挡！

康维的情形，就是那样！

他不由自主，呼吸变得急促，他的呼吸，令得柳絮前额的一绺秀发，轻轻颤动。他甚至感到了舌和唇的异样干燥（对他来说，那也是一种新的感觉，以前未曾有过）。

他舔了舔唇，然后，自然而然，俯首去亲吻柳絮那诱人的唇。而就当他和柳絮相吻的那一刹那，整个宇宙像是都不存在了！

别说是康维十七世了，记得原振侠吗？原振侠曾轻亲了柳絮的唇一下，也曾感到一阵昏眩，由此可知和柳絮的樱唇相接，是什么样的感觉，何况是第一次接触女性的康维。

康维整个人都僵硬了，他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（不知多久）之中，根本是没有知觉的。唇和唇相接的那一刹那间的感觉，令得他的身体，在感觉上迸散了开来，不知过了多久，才又重新有了组合。

然后，他的脑中翻江倒海，重新又有了思想。他先想到的是：柳絮正在昏迷状态之中，自己这样的行动，是不应该的，在地球人的行为中，属于卑劣无耻一类！

尽管他想到了这一点，他还是在万万分不愿中抬起了自己的头，双手仍然依依不舍地抚摸着柳絮的俏脸，而且渐渐移到了腴白滑嫩的粉颈之上。然后，他陡然震动了一下，双手缩了回来。

康维这时的行为，倒很可以令地球人感到骄傲。因为在他的脑中，有着地球人的罪恶思想和道德观念，可是一直以来，他的所有行为，都是道德观压倒罪恶的念头，即使在这时候，也不例外！

他双手缩了回来，没有了进一步的行动，可是他的思绪，却无法停止。他想到自己的双手，如果接触到柳絮身体的其余部分，那会是什么样的感觉？轻抚她的胸脯，握着她的双乳，或是再进一步，和她那诱人的身体结合，那又会怎样？

康维无法再想下去，单是想，已令得他有置身于烈焰之中一样的感觉！他速速后退，以免自己会把想法变为事实！

康维向水荭和原振侠叙述着曾发生的事，他说得十分详细，把他的每一个感觉，都细细说出来，毫无保留。原振侠和水荭，一直十分用心地在听。康维说到这里，停了一停，向两人望来，问：“你们会取笑我？”

原振侠和水荭异口同声：“绝不！”

康维伸手在自己的脸上，重重抚摸了一下，又长叹一声：“这种感觉，无可遏止，这种感觉……”

康维的神情，略有犹豫。原振侠和水荭又齐声道：“这种感觉，叫爱情！”

康维指了指自己的头部，神情仍然疑惑：“会突然产生？来得那么快？”

原振侠和水荭，一起点着头。

原振侠作出更进一步补充：“那是最奇妙的感觉，可以迟迟不来，可以姗姗而来，也可以来得疾如闪电，更可以来无影，去无踪。是地球人的感情之中，最最奇妙，又难以捉摸的一种！”

水荭在这时候，忽然低叹了一声：“许多进步的宇宙生物，不知道本来是不是有爱情这回事，但现在，早已没有了。爱情，太妨碍生物的生活！太妨碍文明的进展！”

康维摇头：“在有了爱情的感觉之后，我不以为没有爱情的生活是进步的！”

他们就这种地球人的感觉，又讨论了很久，内容因为和整个故事无关，所以也不必详叙了。反正，每一个地球人，都知道爱情是怎么一回事，都尝过爱情的甜和爱情的苦，也都尝过爱情的乐与爱情的悲。

康维继续他的叙述。

康维在退开了几步之后，勉力令自己镇静下来，可是思绪仍是极之紊乱。本来，以他的结构而论，是不应该有这种情形出现的，可是他的结构，显然受了干扰，所以才会有“思绪紊乱”这种情形出现。他首先想到的是：他要柳絮，他极需要她！

他对自己需要柳絮的感觉是如此之强烈，感到吃惊，因为那时，他完全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！只是原来就存在于他脑部的，所有有关地球人男女关系的种种资料，一起涌现出来。

由于这些资料是如此繁复，如此变化万端，如此没有规律，几乎每一个单一的变化，都是一种独立的情形。因此，尽管他处理资料的能力，在地球上没有任何一座大型计算机可以比得上，可是他也感到杂乱无章，无法处理！

但是，他毕竟有着不同凡响的处理讯号的能力，很快地，他就找出了男欢女悦的关系之中，最重要的一条：强烈需要对方的感觉，必须是双向的，而不是单向。

也就是说，爱情是双方的。男的对女的产生了强烈的爱，这不叫爱情，必须女的同时也对男的有同样的爱，爱情才成立！

一想到这点，康维更有点手足无措。他有了强烈需要柳絮的感觉，这一点自无疑问，可是，柳絮是不是也同样地需要他？

看来一点把握也没有！他找不出柳絮也有强烈需要他、爱他的理由！就算有，如果不是那么强烈，不足以形成爱情，对康维来说，也是不够的！

由于他的一切反应，都是参照地球人的行为而设计的，所以在这时候，他出了冷汗——真正地出了冷汗。而当他用冒冷汗的手心，抹拭着额头上的冷汗之际，一个念头，自然而然产生！

他立时镇定了下来，这个念头是：在柳絮的脑中，既然已被植入了一个微型讯号仪，所发出的讯号，不断地在指挥她，要忠于组织，要绝对忠于组织。那么，事情再简单也没有，只要改变讯号就可以了，把讯号变成爱康维十七世，爱他，把他作为你生命中唯一所爱的男人！

只要微型生物计算机，不断发出这样的讯号，柳絮一睁开眼来，一看到了康维，就会连十分之一秒钟都不用考虑，立刻向他投怀送抱，全心全意，把自己的一切，都交给康维，就像她忠于组织一样！

康维一想到这一点，不禁兴奋莫名，一面高兴地搓着手，一面发出了一下呼啸声来。

以他的能力而论，要改变柳絮脑中植入体的讯号，十分容易。他只需要把想输入的讯号，通过仪器，接触到植入体，然后加强讯号，以便新的讯号，替代旧的讯号，那就成功了！

康维这时的兴奋，可想而知，他自然也镇定大胆了许多。他先走近柳絮，老实不客气地，在柳絮的粉脸之上，亲了个够。最后，在她的唇上，吻了至少有两分钟之久，才转身去操作仪器。

当康维说到这里——不，是更早时，当康维说到他想到了改变讯号，把讯号改成要柳絮爱他开始，水荭和原振侠两人，就没有发出过任何声响。他们非但不出声，而且神情，也越来越是古怪，到后来，简直是神情阴沉之至。

康维向他们望来，用力挥了一下手，大声道：“我知道你们在想什么！”

水荭道出了一句话来：“你这样做，很不应该！”

原振侠也道：“这种手段，根本……不能用恭维的字句来形容！”

康维笑了起来，他的笑容虽然有点勉强，但也不失豪迈。

他道：“你们太客气了！这种行为，简直下流、卑鄙！利用自己异乎寻常的能力，使一个女子爱自己，这是一种十分卑劣的行为，不是真正的两情相悦。真正两情相悦的讯号，是要自然地自男女双方的脑部产生，而不受任何外来力量的左右，这必须分清楚！”

康维说来，甚是慷慨激昂，水荭和原振侠两人，由衷地鼓起掌来。原振侠松了一口气，有如释重负之感：“你没有那样做？”

康维道：“在最后一刹间，我想明白了道理，就没有那么做。”

水荭也呼了一口气：“要是你这样做了，你就变成了一个坏人，不可爱了！”

水荭用的词句，十分直接，她干脆就用了“坏人”一词。令得康维指着自己的鼻子，“呵呵”笑了起来：“现在我是好人？”

水荭用力点了点头，康维却又叹了一口气：“做好人的代价可不小，很苦！”

水荭道：“如果做坏人，你脑中的一切资料都会错乱，你会趋向毁灭！”

康维再叹了一口气，喃喃地说了一句什么话，但水荭和原振侠，都没有听清楚。

在最后关头，康维才想到自己的主意其实一点也不好，而且下流得很那时，他只消按下一个掣钮，就可以达到目的，可是他还是令他的手指，

十分困难地缩了回来。

在接下来的时间中，他翻来覆去，思想斗争了很久。最后，还是长叹一声，决定要设法使柳絮爱自己，但是爱的讯号，必须自然产生。

有了最后的决定，他也就镇定了下来。他十分小心地检查了一下情况，发现植入体的植入手术，十分糟糕，这时如果取出来，可能有危险。因为人脑的结构太精巧了，稍有差池，便有不测之祸，康维不敢造次。

康维不肯定，让植入体留在柳絮的脑中，会有什么害处。但他可以利用仪器，消除柳絮脑内“忠于组织”的讯号，而且有把握令得柳絮复明。

想到柳絮醒来之后的情形，康维还是十分紧张。他操纵着仪器，射出有效的激光，使柳絮的视觉神经，重新联结起来，并消除了植入体发出的讯号。

然后，到了最后一步，那就是令柳絮此刻醒来了。

他先把加在柳絮手、足和颈际的束缚，一起解除。不然，柳絮一醒来，发现自己的处境如此，自然不会有愉快的反应。

康维做妥了一切准备功夫，又来到了仪器之前，也就在这时，在仪器的萤光屏上，他有了惊人的发现。仪器的萤光屏，能显示柳絮脑部活动所发出的讯号。那植入体的讯号，就在萤光屏上，转为文字，使得组织的行为被揭穿。

这时，萤光屏上又有许多杂乱的文字现出来。康维知道，那是植入体的讯号消除了之后，柳絮脑部活动所产生的。也就是说，在萤光屏上可以看到的文字，是表示柳絮这时正在想的事。

地球人现在用来作脑部测量的仪器，也能显示脑部活动的情形，但接收的讯号，只是简单的脑电波。要把简单的脑电波，转化为字句，其间自然又要经过许多复杂的处理程序，但三晶星人做得到这一点。

康维只是不经意地，向萤光屏上看了一眼。那是无可避免的，因为他要操作仪器。

而一看之下，他就发现在闪动的字句之中，至少有一半以上，全是同样的四个字！

那四个字是：“同归于尽”。

康维自然明白“同归于尽”是什么意思。从萤光屏上的情形来看，柳絮脑中“同归于尽”的意识，强烈之至。这时，她仍然是在昏迷状态之中，已经有这样强烈的意识，她一旦清醒，脑部的活动恢复了正常之后，意识至少加强一千倍！那唯一的结果是，她会一刻都不耽搁，立即就把“同归于尽”这个意念，付诸实行！

这当然令得康维吃惊。“同归于尽”的意思是，把自己和敌方一起消灭！若不是有着极度的刻骨深仇，谁也不会起这样的念头！

康维觉得自己非把事情弄清楚不可，这并不是为了偷窥他人的思想，而是可以藉此设法帮助柳絮。因为，同归于尽的方法，毕竟太激烈了，而且，康维对柳絮已有了这样突发的感情，怎会允许柳絮去拚命！

再加上，康维知道柳絮本身隐藏的威力。如果她拚起命来，那是一场小型的核爆灾难！

康维心情紧张，调节着仪器，尽量使接收到的柳絮脑部讯号规律化。于是，他又看到另外三个字，不断重复地出现，那显然是一个人的名字：陈庆国。

那是一个十分普通的中国男性的名字。康维怔了一怔之后，又看到一些字句，和这个普通的名字连在一起。那些字句是：“死亡”、“他们杀死了他”、“我爱他，我要和他们同归于尽，为他报仇！”、“希望在另一个世界，我能永远和他在一起！”等等。

康维终于明白了。陈庆国，就是那个领袖的警卫连长，死在核武器基地中的那个军人，亦即是柳絮的恋人！

恋人惨死，柳絮在听到这个消息时，曾有过震动，也有过伤心的表示。可是那时候，她不断地接受着“忠于组织”的讯号，所以她自己的强烈感受被压制了。

而这时，康维替她消除了“忠于组织”的讯号，她自己的意志，得到了释放。虽然是在昏迷之中，她也立刻表示了极度的悲愤和哀痛，她要杀死她的恋人的凶手，同归于尽！

她同归于尽的对象，竟然是组织！康维呆住了，作声不得。萤光屏上继续闪耀出来的字句，每一句，都表现了柳絮对陈庆国的深切的爱，和陈庆国的死，给她所带来的巨大哀痛。

那是真正的痛不欲生，她再也无意活下去。她完全知道自己的能力，也知道一旦发生爆炸，她将化为亿万微尘，但也必然可以和敌人同归于尽！她已经下定了这样的决心，甚至在昏迷状态之中，她脑部的活动已经如此，一旦清醒过来……

康维虽然具有超能，可是在这样的情形之下，他也不知如何才好了。他坐了下来，双手托着头，良久，良久，没有动作。

水荭惊恐地道：“所以，你就一直让她昏迷，不敢令她醒过来？”

康维现出了十分疲乏的神情，点了点头。

水荭又叹了一口气：“想不到柳大姐的性子，竟然是这样的刚烈！”

康维再叹了一口气：“也想不到，她在苦难中的爱情，竟然是如此的强烈！”

原振侠也感叹：“诗人常说，在沙漠中开出来的花朵特别艳红，也就是这个意思。”

水荭和原振侠，这时都知道了康维的神情如此愁苦的真正原因。他无可遏止地爱上了柳絮，可是柳絮却要为她已死的情人，去和强大的组织，同归于尽！

水荭又道：“长期令她昏迷，是不是会损害她的健康？其实可以令她醒来，慢慢劝她！”

康维十分难过地摇了摇头：“我的措施十分安全，没有危险。根本不能让她醒来，因为我发现了极其可怕的一点！”

康维在这样说的时侯，神情严肃之极，令得水荭和原振侠，不由自主，身子向前俯了一俯，听他作进一步的说明。

康维也自然而然，压低了声音：“我想把她体内的微型核装置的引爆设备找出来。只要除去了这个设备，核装置也就不会爆炸了！”

原振侠和水荭虽然没有出声，但是都现出一副焦急的神情。

康维扬了扬手：“检查的结果是，我发现，引爆的设备，源自她的脑部。想不到那装置，竟然进步到了这种程度！我有理由怀疑这一切，不是地球人做的。至少，另有外星人在主持。地球人的文明，未曾达到这一地步，差得很远！”

原振侠和水荭同声道：“请你说得明白一些！”

康维一字一顿：“核装置，在她体内的核装置，由她的意念控制引爆！”

原振侠叫了起来：“什么意思？”

水荭的声音，听来也十分尖：“你是说，她想爆炸，就会爆炸？”

康维显然情绪激动，他的声音很急促：“正是在以前，组织可以控制她思想的时候，自然，也等于是由组织在控制。可是我消除了那控制她脑部活动的讯号之后，就完全由她自己控制了！”

原振侠和水荭不禁面面相觑，说不出话来！

情形真是可怕之极。外表如此美丽动人的柳絮，竟然是一个凭她自己的意念，就随时随地可以爆炸的核装置！而她“同归于尽”的意念竟是如此之强烈，以她的刚烈性子而论，绝不是想想就算。而且，事实上，她想要达到同归于尽的目的，太容易了！

她只要去组织的中心，趁组织核心人物在的时候，想一想她要同归于尽，她体内的核装置，就会爆炸。在直径三公里的范围之内，就没有任何生物可以生存！

她可以说是人类自有历史以来，最危险，最可怕，也最有效的复仇者！没有任何力量可以阻挡她的复仇行动，除非她自己取消了复仇的意念！

原振侠一想到了这一点，就道：“康维，事情十分严重，你总不能一直不让她醒来的！”

康维摊开了手：“当然不能令她一直昏迷，但是……我应该怎么办，请你教我！”

原振侠来回踱了几步，水荭的眉心紧紧打着结。在这样的情形下，她看来成熟了许多。

过了一会，原振侠才站定了身子：“康维，何不实行你的第一个念头？”

康维低下头。他的第一个念头，是改变柳絮脑部植入体发出的讯号，使得柳絮热烈地爱他，永世不移。康维完全有能力做到这一点！

康维才一想到这个念头时，曾有过异常的兴奋。可是他也随即受到了自己的责备，因为这样做，绝不高尚，十分卑劣！

当康维把自己这个念头说出来的时候，水荭和原振侠的反应，也大不以为然。而事实上，康维也已放弃了这个念头！

可是现在，原振侠却又劝康维把这个念头，付诸实行！

康维呆住了不出声。在他知悉了柳絮的情形竟然如此可怕之后，他也曾想到过：还是第一个念头好！只要讯号一改变，柳絮一醒过来之后，就会死心塌地爱他，不但什么问题都解决，而且他还得到了柳絮！

然而，康维也知道，自己若是这样做了，他“思想”之中的内疚感，会永远不能消除。那会对他的脑部活动，形成极度的困扰，会有什么样的后果，他也无法设想。

他的脑部活动，可能会故意去消除一些不愉快的记忆，把有关的资料抹去，可是那会引起更坏的后果！

当康维向水荭和原振侠解释，他不能这样做的时候，举了一个两人容易明白的例子：“这种情形，等于在我的脑部，自行制造了‘计算机病毒’

你们自然知道计算机病毒的可怕，最严重的结果，可以令我脑部所有的资料，全部消失，那我就变成了一个白痴！”

水荭和原振侠都不出声。他们都知道，康维的“脑部”，其实就是计算

机，如果真的产生了“计算机病毒”，后果自是不堪设想！

康维又补充了一句：“而且，我实在不愿意这样做。用这种方法得来的爱情，太卑劣了，还不如不要！”

原振侠很佩服康维的人格，可是他道：“那还有什么别的方法呢？”

康维坐了下来，双手抱着头，也不抬起头来：“我想了一日夜后，倒是给我想出了一个办法来。可是实行起来，困难之极！”

原振侠和水菘一听，大是高兴，齐声道：“什么方法？天下没有做不成的事。一个人做不成，多找几个相熟的人帮手！”

康维缓缓抬起头来，一字一顿：“去找一个鬼！”

原振侠和水菘，都怔了一怔。康维一进来，就说这些日子，他一直在做的事，是在“找一个鬼”，可是后来一说柳絮的事，反而把找鬼的事搁下了。现在康维又提了起来，两人这才知道，“找一个鬼”这样匪夷所思的事，原来和柳絮是有关的。

不等两人发问，康维就道：“找一个鬼，把陈庆国的鬼魂找出来！”

康维这句话一出口，原振侠和水菘立时明白了！

普通人，可能还不容易明白，但原振侠和水菘都是极有见识的人，就容易明白。

陈庆国，是柳絮的恋人，在核武器基地，感染辐射，以致死亡。

人的死亡过程，就是灵魂和身体分离的过程。

灵魂和身体分离之后，身体腐烂，回归尘土，灵魂却以人类知识所不能触及的方式，继续存在。

人的生命，虽然分为身体和灵魂两个部分，表面看来，身体是主，但实际上，灵魂才是生命的主宰。

原振侠现在的身体，就不是他出生时的身体。原振侠的身体和灵魂，曾经分开过——他现在的身体，是勒曼医院的医生们，利用他原来身体的细胞复制出来的！

在灵魂和身体的关系之中，灵魂是主，身体是副。没有了灵魂的身体，只是一团腐肉，而灵魂，却可以在还不为人知的情形下长存！

明白了这一点，也就容易知道，何以康维要去“找一个鬼”了！

康维想去把陈庆国的鬼魂找出来，然后，使陈庆国的鬼魂，进入一个身体之中——最理想的，自然是利用陈庆国原来身体上的一个细胞，请勒曼医院把他的身体，复制出来。就算不能做到这一点，令陈庆国的鬼魂，进入任何一个男性的身体之中，那也等于是陈庆国复活了！

或许，柳絮在一开始会不习惯，但是她一定很快就可以知道，虽然外型上有所不同，但那是真正的陈庆国，她自然可以接受！

那么，一切问题都解决了！

原振侠和水菘都知道，康维的设想，虽然惊世骇俗之至，但是却可以实行，并不是凭空想象的。

原振侠知道，在他最尊敬的那位先生的经历之中，就曾遇到过一个医生，成功地找到一些鬼魂，使之和人的身体发生关系，形成了奇异的“鬼上身”现象——一个自己以为是闯王李自成，一个自认是被他叔叔不断追杀的，明代建文皇帝！那个自以为是建文帝的人，甚至毫无困难地，找到了当年建造得隐秘之极，连参加建筑的上万匠人，也全都被杀死的一座避难宫殿！

要使鬼魂和一个身体结合，以康维的能力而论，是轻而易举的事情！

可是，康维想要做的事，却又困难无比。那是由于，他要先找到陈庆国的鬼魂！

即使是神通广大如康维十七世，他对人的鬼魂，究竟以一种什么方式存在，也只是一知半解。他能够找到那个“特定的空间”，已经是难得之极了。可是，他还是没有法子把陈庆国的鬼魂找出来！

原振侠和水荭都想到了康维的设想，也都了解这件事的难处，所以一时之间都不出声。

康维则望着他们，一副急切求助的神情。原振侠想起这个新形式生命的人，不知曾给过自己多少帮助，而轮到他需要帮助之时，自己竟无能为力，他心中十分难过，不由自主叹着气。

水荭咽了一口口水：“你的设想极好，可是实行起来，十分困难。是不是可以……还是从柳大姐身上着手？”

康维没有说什么，只是摊开了大手。

水荭道：“譬如说，把柳大姐体内的核装置拆除？”

康维苦笑：“你以为我没有想到过？我曾经想把她的四肢切下来，再换上假的四肢。

但是经过详细的检查，发现那几组微型核装置，巧妙绝伦——一遭到外来力量的干扰，譬如说切断它们和柳絮脑部的联系，或是企图把它们拆除，只要一动手，就会自动爆炸！”

水荭听了，不由自主，伸了伸舌头。

原振侠皱着眉心：“这是什么人的杰作？”

康维苦笑：“我不知道，但是我肯定，不是地球人！”

水荭忽然整个人弹了起来。她弹得十分高，人还在半空中的时候，就双手挥动，也不知道她想表达一些什么。她的神情，十分迷惘，然后，又重重坐了下来。

这种情形，表示她突然之间，想到了一些什么，可是一时之间，又表达不出来。所以原振侠和康维都望向她，等她有进一步的表示。

水荭吸了一口气，声音很低：“再让我想想，你们别理我！”

原振侠于是提出了他的办法：“是不是可以使柳絮脑中的植入体，发出新的讯号，使她再也不会产生‘同归于尽’的念头？”

康维没有立刻回答，神情惘然。原振侠觉得自己的提议十分可行，而且很简单，他进一步道：“讯号可以不断提醒她：生命可贵，活着十分可爱，忘记过去的日子，等等。”

原振侠一面说，一面向水荭望去，希望水荭能同意自己的提议。可是水荭却还在皱着眉思索，像是根本没有听到原振侠的话。

原振侠转向康维：“你完全可以做到我的提议的，是不是？”

康维的声音，听来极之疲倦：“当然可以，但是我却不愿这样做。”

原振侠提高了声音：“为什么？”

康维道：“如果柳絮脑中的植入体，不断发出讯号，控制她应该如何生活，那么，她始终不是她自己，她始终没有她自己！”

原振侠声音提得更高：“那又有什么关系？她自己根本不知道！”

康维道：“她不知道，我知道！我不能爱上一个没有自己的女人！”

原振侠心中，已十分恼怒，可是他不怒反笑，打了一个“哈哈”：“真妙！照你的办法，找到了陈庆国的鬼，令他复活，柳絮是陈庆国的恋人，你

就能爱她了？”

对于原振侠的讥讽，康维竟嗤之以鼻：“原，你不懂爱情。我不能爱一个受讯号控制的柳絮，和柳絮得到她的所爱，我的爱情落空，完全是两回事！”

原振侠乍一听，想说“太复杂了”。可是一转念之间，他就明白了康维的意思，也感到自己，真如康维所指责的那样——不懂爱情！

原振侠不是第一次受到这种指责了，可是这一次，却更令得他伤心！

因为发出那指责的康维，是另一种形式的生命——说得明白一点，是一个机械人，是应该根本不知道有爱情这回事的！可是居然就比他更懂得爱情！

刹那之间，原振侠真可以说是百感交集，感叹莫名。

康维反倒伸手在他的肩头上轻拍了两下，表示安慰，这更令得原振侠啼笑皆非。

就在这时候，水荭忽然叫了起来：“解铃还需系铃人！”

原振侠和康维向她看去，一时之间，都不知道她忽然这样叫了一句，是什么意思？

水荭的神情十分兴奋，显然，是由于她想通了一件事。她道：“谁在柳絮的体内，用那么巧妙的方法，装上了核装置的，他就一定有办法把装置拆走！”

康维点头：“理论上是这样，可是这个人是谁，我找不到他的任何资料！”康维说到这里，伸手在自己的头部指了一指：“你知道，我是几乎可以和地球上所有的计算机，取得联系的！”

水荭笑了一下：“当然，你们是‘自己人’。正如你所说，这个人，可能是一个有异常能力的外星人，情形和你相仿，帮助组织做了些事。所以要知道这个神秘人物是谁，只有向组织去了解！”

原振侠和康维都不出声，因为水荭说的话，十分有道理。

水荭又道：“当然，有这样一个人存在，必然是组织的最高秘密。但只要真有这个人在，就一定可以设法探听出来的——我有这个信心！”

康维望了水荭片刻：“听说你和组织的最高核心，关系很好，你准备利用这个关系？”

水荭点了点头：“正是！”

康维接下来的一番话，显示了他对控制水荭的那个组织，很有认识。他道：“组织的最高核心，本来是由三个人主持的。可是在你死我活争权夺利的过程之中，有两个已经死于残酷的斗争中了。现在仅存的一个，是不是真的能控制组织？”

水荭咬了咬下唇：“绝对可以，他控制一个小组，这个小组听命于他。”

康维沉吟了一下，忽然伸手向水荭指了一指：“你不是这个小组的成员！”

水荭“嗯”了一声：“我不是，我也不知道什么人是。全由最高核心亲自挑选，那是绝对机密！”

康维问了半天，这才来到了话题的中心点，他叹了一口气：“你自以为和最高核心人物关系很好，可是他为什么不挑选你进入小组呢？小水荭，在那么严酷的环境中，别太相信人和人之间的关系！在组织之中，除了权力关系之外，绝不会有别的关系！”

康维的话，听得水荭默然不语。连原振侠也感到一股寒意，他勉强笑了一下：“你这番话，倒有点像马克思批评资本主义的话——人和人之间，除了赤裸裸的金钱关系之外，没有别的关系！”

康维笑了起来：“马克思当然错了，实在有太多金钱之外的关系。这个大胡子，根本不懂！”

水荭十分感慨：“谢谢你提醒我，你的意思是，如果我向组织查询这件事，会引起怀疑，发生危险？”

康维用力点了一下头。

水荭神情显得十分坚毅：“可是我还是要去。我的这个办法，比你的办法好得多，你当然知道原因是什么！”

康维确实已知道原因是什么，原振侠也知道。

原因再简单也没有：找到了陈庆国的鬼魂，令他复活，柳絮自然欢天喜地，得庆恋人重逢。可是爱上了柳絮的康维，情何以堪？自然只有黯然神伤。只怕在以后无穷尽的岁月之中，他都无法令自己快乐！

而水荭的办法如果成功，尽管柳絮仍然想“同归于尽”，也没有那么容易实行，那就有希望使她的心境慢慢变好——她必然会在康维的尽心呵护之下生活，那么，她也大有可能，会对康维产生爱情，这是最美满的结局了！

康维自然知道水荭是在为自己着想，所以他握住了水荭的小手，神情十分感激，轻拍着水荭的手背：“谢谢你！我们分头去进行。我仍然去找陈庆国的鬼魂——放心，我经得起失恋的！”

水荭也拍着康维的手背。康维问：“人们有好些特殊的招魂方法，据你看来，是不是有效？”

康维在过去一个多月来，用他的方法找鬼魂失败了，所以他想起了地球人寻找鬼魂的方法来了。

原振侠想了一想：“地球人招魂的方法，五花八门，方式极多，最有效的是——”

他讲到这里，不禁苦笑，因为最有效的方法是什么，他也说不上来！

定了定神之后，原振侠才道：“东西方都有灵媒，他们招魂的方式虽然不同，但是原理都一样——”

康维一面摇头，一面道：“是，原理是一样的，通过精神力量，使得鬼魂和他们的脑部活动，发生作用，就像是收音机接收到无线电波一样！”

原振侠道：“是不是找几个著名的灵媒试一下？我知道在伦敦，就有一个招魂俱乐部，和世界各地的灵媒，都有联系。主持人是普索利爵士，他们曾有一次十分成功地和鬼魂沟通的经验，当时那个鬼魂，是被困在一块木炭之中——”

康维用力一挥手：“我知道这件事，当时，著名的传奇人物，那位先生也在场，是不是？”

原振侠点头，表示同意：“是，那块内有鬼魂的木炭，就是他带到那个俱乐部的。”然后他又说：“还有一个十分出色的灵媒，他的名字是金特，曾经和灵魂有过接触。”

康维叹了一口气：“这一类灵媒相当多，你听说过‘非人协会’？其中有一个会员，就是最出色的灵媒。”

原振侠点头：“我知道，这个灵媒的名字是阿尼密。”

康维又叹：“是金特也好，阿尼密也好，不错，他们都有招魂的本领，

但他们只能招到他们可以接触到的鬼魂——我也可以做到这一点，但没有一个灵媒，可以招到指定的一个鬼魂！”

原振侠呆了片刻，慢慢地呷着酒。水荭在这时候道：“中国的一些招魂者，有本领应人的要求，招来他们亲人的鬼魂。”

康维愤然道：“那全是假的！”

看他这种愤然的神情，显然是他曾找了不少这一类的招魂者，可是一无结果。

原振侠沉声道：“我刚才，也正想到了这一点。你说全是假的，那太武断了。可以说大多数，或绝大多数是跑江湖骗人的玩意，但也有真的。”

康维睁大了眼睛，开口想说话，可是原振侠作了一个手势，制止了他。原振侠继续道：“中国的灵媒，采用的方式十分特别。一般来说，在人死后的第四十九日，最容易把他的鬼魂招来！”

康维苦笑：“谁知道陈庆国死了多少天？”

原振侠道：“那只是随便举一个例子，还有一些情形，使鬼魂容易出现。例如有亡魂的亲人在场，或者是在死者死亡之处，或者是在死者的埋骨之所。不知基于什么理由，可以进行较有效的招魂。”

康维眨着眼睛——他双眼之中，有一种不易为人觉察的神秘光芒在闪耀。他正全力在搜寻他脑部所存的资料，接着，他陡然长长地吸了一口气，双掌互击，发出“啪”的一声响：“你说得对！亡魂在离开身体之后，对身体会有一定程度的……留恋，就算身体成了灰烬，仍然有可能和灵魂之间，有着极微弱的联系，可以利用。这就是为什么在遗体之前，容易招魂成功的原因！”

水荭轻声道：“陈庆国当然火葬了，你上哪儿去找他的骨灰去？”

康维笑了起来——自从进了门之后，康维一直愁眉苦脸，直到这时，他才展颜，有了笑容。

他道：“这倒不难。我已知道，陈庆国确然被火化了，而他在牺牲之后，他的身分是烈士，有专供奉他骨灰的地方。这样礼遇死者，可能会使活着的人，更勇于牺牲，这是自古以来，愚民政策的内容之一。”

原振侠和水荭齐声道：“你是说，你可以得到陈庆国的骨灰？”

康维微笑着，用力点头。

水荭道：“即使是这样，也先让我试试我的方法，好不好？要是你找来了陈庆国的鬼魂——”

康维接着道：“下一步，我就会请勒曼医院，为陈庆国的鬼魂，找一个英俊高大又健康的男性身体。”

水荭原来的话，并不是这个意思，而康维又是故意打断了她的话头的，所以水荭咬着下唇，也没有再说下去。

在一旁的原振侠，知道水荭原来的意思是说：陈庆国魂兮归来，柳絮必然投入初恋人的怀抱，康维自己，就落空了！

可是康维显然已下定了决心，只要柳絮称心如意，他宁愿忍受永恒的寂寥！

原振侠感叹：这就是爱情的真谛吗？他的心中，仍然不免十分疑惑！

康维搓着手，望向水荭：“小水荭，你不必去冒这个险了，让组织对你起疑，那不是好事！”

水荭赌气转过头去，不理康维。过了一会，她才道：“我自己想做什么

就做什么，我是成年人，不是小孩子！”

水荭的话一出口，原振侠和康维，都自然而然，哈哈大笑起来。原因十分简单，因为水荭在这样说的时候，从她的神态和语气，就显出她根本是一个生了气的小女孩！

水荭自然知道他们发笑的原因，她一顿足：“我走了，你们慢慢去笑吧！”

她走向门口，打开门来。康维忙叫：“别生气，我还要你帮助！”

水荭仍在负气：“一个小女孩，能给你什么帮助！”

康维笑：“当然能够，我想请你去看护柳絮。你毕竟和她相熟，在她醒了之后，可以立即对她分析利害。她醒过来的那一刻，十分危险，因为她体内的核装置，是由意念引爆的！”

水荭咬着下唇，神情犹豫。过了一会，她才摇了摇头：“柳大姐不会相信我的话。”

虽然同在组织之中，可是人和人之间，除了勾心斗角之外，没有别的关系！”

康维还想说什么，水荭又大摇其头，道：“我知道，你的目的，是不想我去进行我的计画。但是我必须去进行，因为柳絮体内的核装置，如果不拆除，始终是极危险的一件事！”

康维沉吟不语，水荭又补充：“别忘记，柳絮是人，人有人的情绪变化。而且，她在那种环境长大，那种环境，可以称为无间地狱。别太期望她会有美丽高尚的情操，所以不能让她，有随时引起核爆炸的能力！”

水荭的话，十分有理。康维虽然想替柳絮辩护几句，可是他说出来的话，竟也软弱无力：“或许……在爱情方面满足了，她就不会……那么轻易牺牲自己！”

原振侠摇头：“水荭说得对，不能冒这个险。”

水荭又道：“还有，你怎么肯定她能在爱情上得到满足？你能肯定陈庆国会一直爱她，直到永远？”

水荭的话，令得康维也不禁犹豫起来，他摊开双手：“对，你去进行吧。我同意，她体内的核装置，必须拆除！”他顿一顿，才又道：“可是，你真的要小心才好，环境十分恶劣！”

水荭对康维真诚的关怀，也十分感动，她不再赌气：“放心，对这个环境，我比你熟悉。别忘了，我正是在这个环境长大的！”

原振侠忽然叹了一口气：“只缘身在此山中！你不一定对你自己的环境熟悉的！”

水荭抿着唇，又呆了一会，才十分潇洒地挥了挥手，大踏步向外走去。康维和原振侠都自然而然，在她走出门口之后，到了窗前。

不一会，他们就看见水荭走出了建筑物。妙在她知道会有人在窗口看她，她却并不转身，只是向后挥了挥手，就登上了一辆外表看来十分普通的小型汽车，发出“轰”的一声响，绝尘而去！这辆车子的外型虽然毫不起眼，可是性能之佳，超乎普通人的想象。

康维重新提出他的要求：“原，我要你的帮助！”

原振侠十分慷慨：“只要我能做得到的，我一定做。可是，对于招魂，我真的不是很在行！”

康维吸了一口气：“我知道，我需要你帮助的，是替我把你刚才提到的，

那两个出色的灵媒找出来！”

原振侠沉声道：“你讲的灵媒是金特？阿尼密？”

康维点了点头，原振侠叹了一口气：“据我所知，金特是肯定找不到了，他的遭遇十分奇特，可能已经……也只剩下灵魂了！”

康维对原振侠的这个回答，觉得并不感到意外。他指了指自己的头部：“我知道，我有他的资料，你只要找到阿尼密，也够了！”

原振侠摊开双手，康维吸了一口气：“阿尼密的行踪十分神秘，我只知道他最近的行踪。正确地说，在八个月之前，他曾出现在波兰，在一所规模中等的……过去纳粹的集中营之内工作！”

原振侠听得康维提起了“纳粹集中营”，不禁一阵恶心。

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，心理极不平衡的纳粹头子希特勒，由于极端憎恨犹太人，对犹太人展开了大搜捕和大屠杀。规模之大，是人类历史上最丑恶的行为之一。

纳粹在欧洲各地，都建立了囚禁犹太人的集中营，大屠杀就在这种集中营中进行。

毫无抵抗能力的犹太人，被一批一批驱入毒气室中毒死，死者甚至连姓名都没有完整地留下来！

就算是一座小规模集中营，至少也曾有数以万计的人在那里丧生。

阿尼密研究灵魂，而曾有那么多人在里面冤死的集中营，自然是他理想的研究场所。

因为，根据一般的假设，鬼魂通常会在这个人死亡的所在出现！

原振侠想了几秒钟之后，道：“好，我到波兰去找他。就算他不肯帮忙，我也至少可以在他那里，学会如何和灵魂接触的方法！”

康维现出十分感激的神情，拍了拍原振侠的肩头：“我们分头进行。我到陈庆国牺牲的核武基地去，若能找到他的鬼魂，自然最好，至少，我也可把他的骨灰带出来。希望能通过阿尼密的非凡本领，和他的鬼魂接触。”

原振侠扬起手来：“十五天之后，我们再见！”

康维侧了侧头，显然他认为“十五天”太久了。可是他却并没有异议，只是道：“好，我会先回去等你，回希腊。唉，真矛盾，回希腊去，可以看到柳絮，我明明那么想看到她，可是却又害怕看到她！”

在康维的脸上，又现出了那种受爱情困扰的神情。原振侠只好跟着他，同时叹着气。

康维伸出大手来，和原振侠热切地紧紧一握。原振侠送他下楼，直到康维驾来的车子，驶得看不见了，他才缓缓转过身去。

在那一段时间中，他根本不知道自己想了些什么，只是一片惘然。

原振侠回到了住所，注视着康维留下来的那些集中营的资料，心中又生出十分不快的感觉。这一类集中营，有的在纳粹战败之后，被拆除了，但是也还有不少留了下来，尽量维持着原来的样子，成为纳粹的罪行展览馆，使参观的人，感到极度的愤慨和战栗。

原振侠并没有多延搁，第二天，他就登上了飞机。当他驾着租来的吉普车，向那座集中营进发时，正好是一个阴天的下午。所以，到了可以看到那座集中营的时候，集中营的建筑物，看来也格外阴森。

康维只说阿尼密曾在八个月之前在这里出现，原振侠只好希望他对灵魂的研究，进展不快，那么，他就有可能还在集中营中！

原振侠在动身之前，曾企图和那位先生联络，因为他知道那位先生，曾和阿尼密有过交往。如果有了他的介绍，事情进行就会顺利得多。

可是原振侠却无法和那位先生取得联络。所以他预计，就算能在这里见到阿尼密，只怕也要花费一番唇舌，才能令得这个世界著名的灵媒，拔刀相助。

可是，事情的发展，却出乎原振侠的意料之外。

原振侠在门口停下了车，就有管理人员告诉他，参观的时间过了，最好明天再来，原振侠于是说了来意：要见阿尼密先生。

两个管理员一听到“阿尼密先生”这个名字，就肃然起敬，对原振侠的态度，也大是不同，连声道：“请进！请进来！”

他们带着原振侠向内走，这时，天色已迅速黑了下來，连灯光看来，都特别昏黄。

他们来到了一幢破屋之前，那两个管理员向破屋的窗口指了一指，但见窗口有灯光透出来。

管理员道：“阿尼密先生常常彻夜不睡地工作。他工作的时候，不喜欢人打扰，你还是自己推门进去吧！”

另一个管理员补充：“你进去之后，如果看到他一动不动地坐着，最好别打扰他！”

原振侠点头笑着，好奇心起：“阿尼密先生在这里做的，是什么工作？”

两个管理员互望了一眼，神情神秘，把声音压得十分低：“他在编集一份名单，一份这个集中营死难者的名单——听说以色列的一个十分有势力的民间组织，委托他做这件事的！”

这个答案，不禁令原振侠愕然，他道：“编名单？据我所知，他是一个出色的灵媒！”

两个管理员把声音压得更低：“是啊，当年德国的秘密警察，见了犹太人就抓，抓了就集中起来，送进集中营来屠杀。死难的犹太人连姓名都没有留下，大多数，只是一个号码，所以——”

原振侠不等他说完，就明白了。他虽不意外，但也大是骇然：“所以阿尼密先生就和死者的亡魂接触，弄明白他们的身分，把他们生前的姓名留下来？”

两个管理员一起点了点头，原振侠却自然而然摇头，因为事情毕竟十分怪异。

两个管理员没到门前，就转身走了开去。原振侠到了门口，握住了门柄，轻轻一推，门就打了开来。

门内是一个小小的穿堂，左右各有一扇门，右边的门打开一些，有灯光透出来，但仍相当昏暗，左边的门则紧闭。

整个建筑物之中，静到了一点声音也没有，原振侠可以听到自己的心跳声。

原振侠估计，这残屋，可能是当年集中营之中，德国军队的办公室。这时，有说不出的阴森，像是每一个角落，都有无数冤魂，挤在一边，泣诉当年发生在这里的悲惨事实。

原振侠记得，那两个管理员说过阿尼密不喜欢被打扰，所以他没有发出声音，而且放轻了脚步。他走向有灯光透出来的那个房间，在门口站定。由于门半掩着，所以他一下子就看清了房间内的情形，出乎他的意料之外，

房间虽然有灯光，可是却没有人。

原振侠看到，房间中放着一张简单的长木桌，桌旁是两排长凳，桌子上堆满了文件纸张，看来凌乱无比。在一边墙上，还有几个木橱，也都已十分残旧，其中一个木橱有两个抽屉打开着，一只抽屉之中，全是各种各样的金属眼镜架，有的扭曲损坏，有的还相当完整。另一个抽屉中，则全是各种各样的小饰物，有戒指，有钩子，有发夹，有胸针，有的十分廉价，有的在昏暗的光芒之下，也闪着精光。

原振侠一看到了这两个抽屉中的东西，就不由自主，闭上了眼睛片刻。然后，当他再睁开眼来时，强迫自己的视线，离开了那两个抽屉。

他自然知道那些物品，全是犹太人被驱进毒气室之前，在他们身上取下来的。那全是死难者的遗物，绝大多数都已被德军处理掉了，这一些是保存下来的极少数。

阿尼密不在这房间中，原振侠转过身来，屋子看来只有两间房间，不在这里，一定在另一间了。可是另一间的房间却紧闭着，而且，在门缝下，也没有灯光透出来，难道阿尼密竟然在黑暗中工作？

阿尼密是灵媒，倒也可以想象，他在黑暗中和鬼魂接触的情形。可是，怎么去和他会面呢？

原振侠仍放轻脚步，来到了门口，想伸出手去敲门，可是又犹豫了一阵子。

就在这时，他听到门口传来一个十分阴冷愤怒的声音：“你以为你不发出任何声音，就不会打扰我的工作了吗？进来，告诉我你是谁？”

那声音虽然不友善，而且声音的本身，也刺耳难听，可是原振侠听了，还是大为欢喜，他连忙推开了门，走了进去。

房间之中，本来是一片漆黑的，可是在房门被推开的时候，有光线透了进来。使原振侠可以看到，又高又瘦，穿著黑衣的一个人，面色白得惊人，正背贴着一个墙角，笔直地站在那儿。

而整间房间之中，除了他这个人之外，什么也没有。门才一推开，那人又喝道：“把门关上！”

原振侠反手把门关上，立时一片黑。可是，当原振侠向那人站立的方向望过去的时候，却看到了两团灰蒙蒙的光芒，恍恍惚惚，不可捉摸，十分神秘。也叫人不由自主，生出一股寒意，以致令得他一时之间，说不出话来！

那人刺耳的声音再度响起：“你看到的是我的眼睛，你是谁？”

原振侠这才吁了一口气，心中想，能成为世上最出色的灵媒，自然有异于常人之处，自己太大惊小怪了。他急忙道：“我的名字叫原振侠，是卫先生的朋友！你是阿尼密先生？”

原振侠的自我介绍，再简单也没有，可是起的作用倒不小。那声音听来立时顺耳了许多，他先是“啊”地一声，才道：“原医生，久仰了。刚才你一进来，还在另一间房间中的时候，我已经可以感到你带来的力量，当然不是普通人所能发出来的。”

原振侠对阿尼密的话，虽然不是十分明白，但他可以估计到，阿尼密所说的“带来的力量”，多半是指自己脑部活动，所产生的能量而言。

接着，阿尼密不等原振侠有反应，就叹了一口气：“今晚由于你的出现，我的工作无法再继续了，我们到有灯光的房间去坐坐吧！”

原振侠说了一声“对不起”，阿尼密已推开房门，进入了那有灯光的房

间。他才一进门，就很快地推上了那两个原本打开了的抽屉。

原振侠这才注意到，阿尼密的手上，拿着一副金丝边的眼镜框，也注意到了阿尼密的手指又细又长，肤色也白得惊人。阿尼密在桌旁坐了下来，作了一个手势，示意要原振侠也坐。等到原振侠在他对面坐下来之后，他才道：“我在进行什么工作，你一定已经在管理员那里，知道了一些大概了，是不是？”

原振侠点头：“十分不可思议，但是我确实知道了一些大概。”

阿尼密翻了翻眼睛。他的双眼在灯光下看来，除了目光深邃之外，别无异状，可是在黑暗之中，居然会放出灰色的光芒来！阿尼密道：“我是一个灵媒，对我来说，和鬼魂联络，再正常不过！”

原振侠灵机一触，指着他手中的眼镜：“是不是有这副眼睛，你就比较容易和这眼镜的主人接触！”

阿尼密点头：“有些情形之下，是这样的。你来这里，不见得是对犹太人的鬼魂有兴趣吧？”

原振侠说得十分认真：“极想和一个鬼魂联络，甚至可以得到这个鬼魂的骨灰。”

阿尼密皱了皱眉：“灵魂和身体的关系，十分复杂，每一个个别的情形都不同，绝无规律可循。就像人在世的时候，每一个人的性格都不同！”

原振侠道：“你的意思是，有这个人的骨灰，也起不了作用！”

阿尼密瞪了原振侠一眼：“我以为我说得够明白了。每一个个别的情形都不一样！”

把你要找的那个鬼魂的情形说一说！”

原振侠对阿尼密的好感，本来就不高，这时更在迅速降低之中。若不是想到康维急需帮助，而自己又那么顺利地见到了他，原振侠真会由于忍受不了他这种冰冷的态度，立刻拂袖而去！

忍住了气，原振侠道：“那人是一个军官，驻守在一个核武器基地，因为感染到强烈的辐射而死，他”

原振侠才说到这里，阿尼密已经陡然扬起手来，打断了他的话头。而且，神态极之不耐烦：“对不起了，原医生。和间谍特务有关的事，我绝不沾手！”

原振侠扬了扬眉：“我曾说事情和间谍特务有关吗？”

阿尼密望向原振侠，原振侠和他对望着，又道：“如果你有时间，也愿意听，我会把详细情形告诉你。”

阿尼密并没有立时回答，而是沉着脸，认真考虑了相当时间，才道：“好，你说。对不起，我和灵魂打交道的时候多，和人打交道的时候少，所以不善交际应酬，请你别见怪！”

原振侠不禁苦笑。人可以用很多理由，来说明自己不善于交际，可是听了阿尼密这样的解释时，也可以说世上只此一人了！

于是，原振侠就对阿尼密说了柳絮、陈庆国和组织的故事。

原振侠绝无对阿尼密隐瞒的意思，所以他说得十分详细。连康维十七世，这种宇宙之中第二种生命形式，也对阿尼密说了。

阿尼密对康维的新生命形式极有兴趣。在原振侠的整个叙述过程中，他插话不多，在说到康维的时候，他却加了一句：“有趣之极，有机会，请你给我介绍一下这个奇特的生命，太奇特了！”

原振侠道：“你必然会见到他，如果你答应了我的请求的话。”

原振侠在集中营的小破屋中，对阿尼密所说的一切，就是这个故事开始后的大段情节，自然不必再重复了。

等到原振侠讲完，早已过了午夜。阿尼密确然不懂得“交际应酬”，在那七、八个小时之中，原振侠连一口水都没有喝过。而阿尼密自己，则一副连呼吸也可以不必进行的样子。

等原振侠讲完，阿尼密站了起来，以一种十分奇特的姿势，团团转着身子，足有十分钟之久。然后他才道：“你的故事动人之极，设想也极大胆，是灵魂学研究上的一大突破，也正是灵魂学研究的最终目的——使人的生命，通过变换身体，而永恒地延续！”

原振侠摇头：“我们没有想到那么远，只是想令陈庆国的鬼魂得到一个身体。这个人就可以令得柳絮的情绪平稳，不会那么激烈！”

阿尼密像是没有听到原振侠的这几句话，他自顾自道：“他们竟然制造了一个‘核弹人’！‘他们’是谁？”

原振侠道：“不知道！康维的推测，不会是地球人，他正在查。”

阿尼密又团团转了一会——看来这是他思索问题的特定动作。

原振侠问：“你愿意帮助我们，把陈庆国的鬼魂找出来吗？”

阿尼密点了点头：“我会尽力试。我刚才解释过：他的骨灰、他生前用过的对象、他殉难的所在，都可能留下一定的讯息，对联络他的鬼魂可能有帮助，但也可能一点用处也没有。所以，我没有把握——要和一个特定的鬼魂取得联系，是十分困难的事。”

原振侠并非这方面的专家，所以他无话可说。阿尼密又道：“我在这里八个月了，总共联络上的鬼魂，确定是在此死难的，还不足三百个！”

阿尼密以为他工作成绩欠佳，原振侠却惊讶莫名！

八个月的时间，竟能和将近三百名亡魂取得联络，阿尼密当真不愧是天下第一灵媒了！

原振侠道：“招魂将在康维的巨宅中进行。他的那所巨宅之中，有许多难以想象的仪器——”

阿尼密接上了口：“是啊，能把人脑部活动的的能力，转化为文字，那么，理论上来说，也可以把鬼魂在萤光屏上显现出来。鬼魂正是人脑活动力量的结聚！”他搓着手，又说道：“这自然又是灵魂学研究的一大突破，谢谢你来找我！”

他感到了真正的兴奋，双手抓住了原振侠的手，用力摇撼着。

来求阿尼密的结果，如此顺利，自然很出乎原振侠的意料之外。他也十分高兴，因为看来，阿尼密似乎比他更心急去见康维！

在前赴希腊的途中，阿尼密终于忍不住，提出了他想要做的事来：“一个活了的机械人，他自称是宇宙之中的一种新生命形式，我却只想知道一点：这个新形式的生命，是不是有灵魂？”

阿尼密说得十分认真，原振侠也不禁呆了一呆。真的，新形式的生命，是不是有灵魂呢？

原振侠自然无法回答这个问题，他只是含糊地道：“或许，这种新形式的生命，根本不在乎是不是有灵魂。”

阿尼密的神情，更是严肃之极。他摇着头：“不！任何高级形式的生命，都会在乎是不是有灵魂，如果不在乎，那么就不是一种新生命！”

原振侠并没有就这个问题，再和阿尼密讨论下去。至于这个问题，后来有相当有趣的发展，这一点，自然是原振侠在这时候所意想不到的。

到了康维的那所巨宅，出乎原振侠的意料之外，康维竟然还没有回来。

接待他们的总管说：“主人一直没有消息。”

原振侠是康维曾特别吩咐过，要好好招呼的贵宾，可以通行全宅，绝无阻碍。对于这所新建成的巨宅，原振侠有许多地方，也还未曾到过，所以在休息了一会之后，要总管带着他，好好参观一下。

阿尼密也跟着参观，但是在看到了昏睡不醒的柳絮，和那副可以把柳絮的脑部活动，转化为文字，而显示在萤光屏上的仪器时，一直不出声的他，在发出了一下惊呼声之后，却再也不肯离开了！

原振侠在这间大房间中，也停留了很久。

在他们进入这间大房间之前，带领他们来的总管，有一阵短暂时间的犹豫。他道：“主人吩咐过，除了有限的几个人之外，谁也不能进入，我也不能进这房间。”

总管在这样说的时侯，有着相当惶恐的神情，视线却停留在阿尼密的身上。

原振侠忙道：“这位阿尼密先生，是康维先生极想会晤的重要人物。没有问题，一切由我负责！”

总管这才松了一口气：“是，原医生！”

推开门之后，总管自己果然并不进去，甚至连看也不向里面看一眼。这自然也是遵从康维的吩咐了。

而才一跨进门，原振侠就看到了柳絮。

康维并没有说到，他最后是如何处置昏迷状态中的柳絮。所以这时，原振侠看到了柳絮的处境，也不禁呆了一呆。

柳絮躺在一张古式的铜床上。那张床，华丽之至，可以肯定，床架大部分镀上纯金。

半空垂下极浅黄色的帐子，帐子由一对铸成天使的帐钩拉开着。

床上的一切铺设，都是悦目的浅蓝色。柳絮仰躺着，看来十分安详，只是头的上部，有一些电线，和床后的一副仪器相连着。

躺在床上的柳絮，看来是那么纤弱和安详。不是知道真相，绝无可能把她，和如此强大的爆炸力联系起来！

她长长的眼睫毛，配着雪白的肌肤，口唇相当苍白，但一样诱人。

阿尼密只向柳絮看了一眼，也忍不住道：“好一个出色的美人！”

可是他说了一句之后，就绕过床头，去看床后的那副仪器了。

原振侠又盯着柳絮看了片刻，心中在想：自己认识的奇人虽然多，但是敢说，绝对没有一个比柳絮更奇怪的了！女巫之王玛仙虽然巫术惊人，可是还是一个完整的人，是真正的血肉之躯，但柳絮的体内，却有着由她的意念引爆的核装置！

她究竟算是什么？是一个人，还是一颗活的炸弹？

原振侠也注意到了，床的垫褥，在轻微地震荡，那是为了增加她血液循环的功能，保护她的健康。可见康维在每一方面，都设想得十分周到！

他看了一会，也来到了那副仪器之前。一如康维所叙述的那样，萤光屏上有许多文字，“同归于尽”出现得最多，“庆国”其次，表示了她在昏迷之中的思想。

阿尼密全神贯注地看着，原振侠则思绪紊乱，十分感慨。柳絮对陈庆国的爱意，毫无疑问，可是，她的脑中有植入体，一直在发出“忠于组织”、“绝对忠于组织”的讯号，这种讯号，十分有效，显然柳絮的一切活动，都遵照了这个讯号的指示。为甚么在那样的情形下，她还会对陈庆国产生爱情呢？

原振侠心想，唯一的原因是：爱情，是人的天性，一旦有可以产生的可能，就一定会产生，不是任何力量可以阻止的！除非有本领，能把人的大脑小脑完全摘除，不然，爱情的力量一到，就是人脑之中至高无上、无可抗拒的力量——这或许就是自古以来，爱情被称为伟大，受到无数人歌颂的原因！

在爱情之前，甚至死亡都不能匹敌，植入体的讯号，自然难以阻止！

一想到这一点，原振侠又不免长叹一声。因为，他似乎并不知道什么是爱情！

发了一会儿呆，原振侠来到阿尼密的身边：“离开这里，再到别处去看看！”

阿尼密摇头：“不！你看，这简直不可思议！在这上面现出来的文字，就是一个人的思想，而思想形成的记忆组，就是人的灵魂！”

原振侠点头：“确实奇妙之极。人脑活动所产生的能量，十分微弱，人类自己无法捕捉，康维通过了仪器，把它强化了！”

阿尼密大摇其头，像是对原振侠的话不同意。可是他却又并不反驳，只是自顾自说：“人另有一种途径能感到灵魂的存在，我就可以感到。但至少，这仪器比我灵敏，现在，我就不知道这躺着的姑娘在想什么！”

原振侠不禁骇然：“那当然，躺着的姑娘还活着，她是人，不是鬼！”

阿尼密深深吸了一口气：“我要留在这里，好好想一想。到别处去，你去吧！”

原振侠见他整个人，像是着了魔一样。想到他毕竟从事灵魂的研究，忽然看到了那么奇妙的设备，自然会被吸引住了的。

原振侠又逗留了一会才离开。等到他看完了巨宅的各处，阿尼密仍然不肯离开，原振侠也拿他没法子，只好由得他去。

一连三天，康维都未曾出现，这令得原振侠感到十分奇怪。

以康维十七世的神通来说，有那么多天的时间，到月球背面去，也可以回来了，何况这趟来来去去，全是在地球上！可是算起来，康维也不会发生什么意外，他根本是无敌的，没有什么力量可以令他为难。

（爱情的力量，似乎是例外。）

所以，原振侠只是奇怪，知道一定另外有一些事发生了，但他并不焦急担心。

一直到第四天傍晚，原振侠正在一个相当大的平台上，观看湖景落日时，突然之间，康维的声音在他背后响起：“要你久等了！”

原振侠回过头去，看到了康维。晚霞的余晖，照映着康维的双眼，反射出一种异样的光芒来，这或许是他和真人唯一的不同之处。

原振侠还没有开口，他就道：“对不起，我才到，先去看了柳絮，才来看你！”

原振侠“啊”地一声：“那你看到阿尼密先生了？”

康维点头：“他正在静坐，我没打扰他，但是猜也猜得到他是谁！”

原振侠扬了扬眉，康维道：“有一点小意外，但是我仍带来了陈庆国的骨灰！”

原振侠吸了一口气：“在哪里进行好？”

康维还没有回答，就听到阿尼密的声音。在暮色中听来，这个灵媒的声音，也充满了神秘，带着阴森：“就在那副仪器旁边，我想会有突破。”

阿尼密瘦长的身子向前走来，康维高大的身躯向他迎过去。两人迅速会合，四手相握，康维道：“其实，我还有一个十分重要的私人问题要请教。”

这时，原振侠也走向前。夜色来得十分快，他看到阿尼密和康维的眼中，都有异样的光采。

阿尼密在这时，忽然无头无脑说了一句话：“我知道你想问什么？”他顿了一顿，才又十分有力地道：“你有！”

康维在刹那之间，现出十分兴奋的神情，握住了阿尼密的手，用力握着，连声问：“真的？真的？”

阿尼密有点阴森的脸上，也不禁现出了罕见的笑容：“我没有骗你的理由！”

康维深深地吸了一口气，仰天发出了一下长啸声。看他的情形，像是解决了一个多年来的难题。

原振侠在一旁，却莫名其妙，不知道他们在说些什么。不过他也没有问。若是他应该知道的，康维自然会告诉他的！

康维的长啸声，兀自在悠悠不绝，把栖息在树上的鸟儿，都惊得飞了起来。

他十分高兴，向着原振侠：“有一个问题，我一直在自行思索，可是没有结果，所以我一见阿尼密先生，就想问他。谁知我还未曾说出来，他就知道我想问什么了！”

原振侠听得康维这样说，已经知道康维的问题是什么了。这个问题，他和阿尼密也曾讨论过。

所以，原振侠道：“如果你问我，我也会给你同样的答案！”

康维“呵呵”笑着：“可是你只是人体专家，他却是灵魂的专家！”

很明显，康维想向阿尼密请教的问题，是像他这样的生命形式，是不是也有灵魂的存在，而阿尼密已给了他肯定的回答。

原振侠不禁好奇心大起：一个机械人，是活的，是一种新形式的生命，这已经是相当令人不能接受的事了。而他居然也有灵魂，那么，他的灵魂，又是什么样的呢？

阿尼密很有看透他人心思的本领，他望着原振侠：“没有人知道，灵魂真正是什么样的，但是我可以告诉你。”

阿尼密说到这里的时候，伸手在康维的肩头上，轻拍了一下：“他的灵魂，竟和人类的极其相似，都是脑部活动所产生的能量的组合。当然，他的那种能量，强而有力得多……我想，嗯，如果你死了，康维先生，我会很容易和你的灵魂有接触！”

康维“呵呵”笑了起来，原振侠也笑：“很难找出他会有死亡的理由！”

康维高兴了一阵子，就已面有忧色：“你们都在萤光屏上，看到柳絮脑部活动的情形了？”

原振侠和阿尼密都点了点头：“她报仇的意识，强烈得到了可怕的程度！”

康维叹了一口气：“这几天，阿尼密大师可有什么心得？”

他知道阿尼密一连几天没有离开过房间，所以才会有此一问。

阿尼密没有立时回答。本来他们是并肩向前走的，阿尼密忽然停了下来，康维和原振侠也停下来等他。

过了一会，阿尼密才道：“我试图利用柳絮脑部活动的能量，和陈庆国的鬼魂接触，但是没有成功。我的设想是，他们相爱既然如此之深，脑电波和脑电波之间，必有频率十分相似之处，可是并无结果，或许是我还未曾想得通其中一些关键之故。”

康维听得阿尼密这样说，忽然一伸手，握住了阿尼密的手臂，神情激动得张大口，说不出话来。原振侠和阿尼密齐声说：“别急，慢慢来！”

康维喘了几口气，这才叫了起来：“我这副仪器，可以把人的脑电波扩散出去，像是广播电台所起的无线电波发射作用一样！”

阿尼密一听，他苍白的脸上，居然也红了起来，可知他心中的兴奋

如果这副仪器有这样作用的话，那等于是通过柳絮的灵魂，去寻找陈庆国的鬼魂！自然比靠他这个灵媒有效得多了！

阿尼密在兴奋之后，也不免十分伤感。因为他号称是世界上最好的灵媒，可是比起一副仪器来，却是大大的不如，心中自然又不是滋味。

康维看出了他的心意，补充道：“没有大师在场，就算联络上了我们要找的鬼魂，也无法……与之沟通。”

阿尼密望了康维片刻，才道：“你不必安慰我了。我知道，仪器可以捕捉到这种脑电波，也就是说，可以使鬼魂在萤光屏上现出来。甚至可以通过仪器，和鬼魂作直接的沟通！”

康维现出忸怩的神情，显然被阿尼密说中了。但是他用十分诚恳的声音道：“无论如何，我对灵魂所知太少，一定要大师在旁协助！”

阿尼密望了一下：“请试试赶我走，看我是不是肯离开这里！”

康维又“呵呵”大笑了起来，想到了寻找陈庆国鬼魂一事，虽然还没有进行，可是已向前迈进了一大步。

康维一直十分高兴地笑着，直到到了那间房间的门口，他才突然停止了笑声。而且，现出小心翼翼的神情。

他自然知道，处于昏迷状态的柳絮是吵不醒的，却还是自然而然，小心起来。从这种小动作之中，也可以知道他内心深处，是如何真正关切着柳絮。

原振侠和阿尼密看到了这种情形，互望了一眼。阿尼密仍然神情阴森，看来无动于衷，但原振侠却结结实实地长叹了一口气。

进了房间，康维先直趋床前，呆呆地望了柳絮片刻。阿尼密则来到一张几前站定，在几上，有一只石头雕出来的骨灰盅，看出十分粗糙。

在这种情形下，原振侠只好成为旁观者，插不下手去。

康维离开了床边，到了那副仪器之前，迅速而忙碌地操纵着。动作之快，令人眼花撩乱。

阿尼密在骨灰盅之前，直立不动，整个人看起来，像是一具塑像。

原振侠先在阿尼密的身边停了片刻，他看到骨灰盅上刻着“陈庆国烈士”五个字，和陈庆国的生卒年份。算起来，他只有二十九岁。

原振侠知道阿尼密正在集中精神，发挥他灵媒的作用，正在进行招魂，企图和陈庆国的鬼魂取得联络。在进行这种工作的时候，最怕人家打扰，所

以原振侠只站了片刻，就悄悄退了开去。

他又来到那副仪器之前，看康维的操作。康维向萤光屏指了一指，示意他注意。原振侠看到上面的文字已经消失，代之以许多杂乱的线条，那些线条在不断变化，渐渐变成了一小团一小团，在迅速地移动，其中有许多逸出了萤光屏的范围外。

接着，另外一幅萤光屏，也着亮了。那幅萤光屏上所能看到的情形更乱，全无头绪，勉强要形容的话，只好说有数不清数目的萤火虫，正在乱舞乱飞，可是又互相之间，绝不碰撞。

原振侠不明白那是一种什么情形，但看到康维在忙碌地操作，他也不便问。

过了约莫二十分钟左右，两幅萤光屏上的情形，并没有改变。

原振侠听到康维吁了一口气，向他望去。只见他已停止了操作，搓着手，来到了原振侠的身边。

他先隔着纱帐，又看了柳絮一会，才指着那幅不断有小亮点逸出范围的萤光屏：“这显示柳絮的脑能量，正在扩散。”

原振侠深深吸了一口气，这种情形十分不可思议，他需要运用相当程度的想象力，才能接受。但那绝不代表，他已真正明白发生了什么事。

康维又指着另一幅萤光屏，压低了声音：“在萤光屏上所见到的，是一个范围内鬼魂活动的情形！”

原振侠吃了一惊：“那范围有多大？一个亮点……就是一个鬼魂？”

康维点了点头，可是还有进一步的解释：“范围有多大，无法用度量来表达，因为鬼魂活动的空间，和地球人的大小、面积、体积的观念，完全不同。是的，一个亮点就是一个鬼魂，多吗？其实任何一个小小的空间之中，就可以有成千上万的鬼魂！”

原振侠吸了一口气，盯着萤光屏看，又看到有极细的细线，像是流星一样出现，然后又迅速消失。

原振侠伸手，指了指那些细线，康维道：“那就是扩散出去的柳絮的脑能量，看，和那些鬼魂，并不发生关系。但如果陈庆国的鬼魂在这个范围之中的话，他们既然是爱得这样深的一对恋人，就应该会有异乎寻常的变化，或者是特别的反应！”

原振侠感叹：“这仪器可以说是最有效的鬼魂联络仪了，比任何”

他本来想说“比任何灵媒更有效”的，可是说了一半，想起阿尼密就在身边，所以陡然住了口。他压低声音：“你早用这个方法，只怕已经成功了！”

康维伸手在自己头上拍了一下：“当局者迷，一时想不起来，还是阿尼密大师提醒了我！”

他们两人说话的声音虽然很低，可是，在一旁的阿尼密居然听到了。他发出了“哼”的一声冷笑，表示他对两人的对话不满，然后才道：“你们把灵魂的存在，看得太简单了！不错，人的灵魂，就是人脑活动所产生的能量，但正如人活着的时候，所产生的脑能量，没有两个人是相同的，这就是人的思想，绝无可能出现完全相同的原因。等到灵魂离开了身体之后，这种情形依然不变！”

康维和原振侠向阿尼密望去，看到他虽然在说话，可是仍然双目紧闭，仍旧在进行他的灵媒工作。原振侠低声说了一句：“对不起，打扰了你的工

作！”

阿尼密叹了一口气：“不要紧，只是你们讨论到了鬼魂的问题，我忍不住插口。地球上有四、五十亿人，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。在不为人知的空间中，有无数亿鬼魂，也没有两个是完全相同的……”

原振侠和康维，都“唔唔”地答应着。阿尼密忽然睁开眼来，他的双眼之中，有异样的光芒闪耀，视线直投向萤光屏，声音也提高了不少：“不错，显示在萤光屏上的是脑能量，也可以说是鬼魂。但每一个亮点，并不代表是‘整个鬼魂’，那只是鬼魂之中，恰好能和仪器发生感应的一部分……”

阿尼密最后几句话，已经令得原振侠不是十分明白了，他要加上相当程度的想象力，才可以朦胧地知道这几句话的意思。

康维在才一听到的时候，也皱着眉，可是他显然一下子就明白了。他吁了一口气，向原振侠做了一个手势：“大师的意思是，仪器所联络到的，只是许多鬼魂的相同的一部分，甚至无法知道是哪一部分……”

阿尼密笑：“可以知道的！你可以将之化成文字，看看这么多鬼魂的共通点是什么？何以柳絮的脑能量，和它们全然不发生关系？”

原振侠不时向康维望去，康维急促地眨了几下眼，又飞快地去操作。萤光屏上线条乱颤，约莫在三分钟之后，就由颤动的线条，组成了文字。显示出来的字，词义十分容易明白：父母！

人活在世上，人人都有父母。在生前，人的脑部活动，必然有许多是和自己的父母有关的，所以，和父母有关的记忆，也必然成为鬼魂的组成部分。

而柳絮却自小，根本不知道自己的父母是谁。而且，她是在组织的培育下长大的，脑部活动涉及父母的部分，可以说少之又少。仪器恰好联络到了许多鬼魂对父母的记忆，柳絮的脑能量，自然不会和它们有任何共通点了！

原振侠明白了这一点，他不禁“啊”地一声：“康维，就算在萤光屏上，看到了柳絮的脑能量，和一些亮点有了接触，也决不表示那是陈庆国的鬼魂。可能只是两者之间有了共通点，例如爱情、恋人等等！”

康维的神情，不免有点沮丧，他长叹了一口气，向阿尼密望去。阿尼密又闭上了眼睛：“所以，别用你的方法了，那没有用……”

康维的神情显得更是沮丧。

但是阿尼密接下来的话，却又给了他不少鼓舞。阿尼密道：“你也有事要做，请用仪器捕捉柳絮的脑能量。”

康维道：“我一直在那样做……显示出来的，是她要报仇，要‘同归于尽’！”

阿尼密声调缓慢：“如果陈庆国的鬼魂，也有同样的想法，那两者之间，就容易解决。如果陈庆国根本没有这种想法，就很难解决了。”

康维摊着双手，他这个机械人，竟然有真正不知所措的无助。

阿尼密吸了一口气：“在过去的一段时间之中，我已经接触了不少鬼魂”

他讲到这里，顿了一顿。康维向那仪器望了一眼，欲语又止，原振侠明白他的意思是在说：“要接触到不相干的鬼魂，绝非难事，难的是要找一个特别的鬼魂，陈庆国的鬼魂。”

阿尼密继续道：“我和那些鬼魂联络，可以知道他们以前的姓名。”

康维忍不住说了一句：“仪器也可以做到这一点。”

阿尼密道：“那就好，大家分头进行。你可以把联络到的鬼魂的姓名，显示在萤光屏上，希望可以‘陈庆国’这个名字出现！”

阿尼密的话，在不明究竟的人听来，像是天方夜谭，匪夷所思。但是原振侠知道，这是完全可以做得到的。

仪器和鬼魂的联络，在方式上，和阿尼密作为一个灵媒的联络方法，基本上是一样的，都是捕捉一种能量（鬼魂）。阿尼密是用自己的脑，直接和鬼魂发生作用，仪器则通过装置发生作用。

阿尼密捕捉到的能量，直接成为他的所知分析。而仪器所得的讯号，会经过分析之后，显示在萤光屏上！

康维自然更明白，所以他连声道：“是……是……”

他又急促地操作仪器，阿尼密也闭上了眼睛，不再言语。原振侠在这个时候，不由自主，吐了吐舌头。

他知道，这时候，阿尼密这个地球人灵媒，要和三晶星的仪器，进行一项竞赛，看谁先联络上陈庆国的鬼魂！

这种竞赛，可以说是由于原振侠刚才的半句话而引起的。原振侠刚才，曾赞叹过，说这仪器比任何灵媒更有效！虽然他只说了半句就收了口，可是已经引起了阿尼密大大的不满。

在一连串杂乱的线条结束了闪耀之后，是许多由拼音文字组成的音节，有的长，有的短。很明显，那都是仪器联络到的鬼魂生前的名字。

原振侠在那一刹间，思绪上有难以形容的紊乱。每一个鬼魂都曾经有“生前”，但是，如今似乎又不能说他们全是“死亡”的，因为他们仍然有活动！

那么，是不是可以说，人和鬼，只是生命的两种不同方式？人是生命，鬼也是生命，只不过生存的形式绝不相同而已！

人对于鬼魂是如何生存的，所知极少，但至少已肯定了鬼魂的存在

其实，人在几千年前，已经肯定了鬼魂的存在。若不是如此，怎么会在文字之中，出现了“鬼”这个字眼？

原振侠望着萤光屏上闪耀的许多姓名，心中一片茫然。因为他从来也未曾如此和鬼魂之间，有那样直接的接触。由于鬼魂是如此不可知，不可测，所以那使他感到了思绪上的紊乱。

康维的感觉，可能不如原振侠强烈，他只是目光灼灼地望定了萤光屏，等待着“陈庆国”这个名字的出现。原振侠知道，凭自己的肉眼，想要在一闪即逝的萤光屏上，找出一个特定的名字，是没有可能的事。但康维一定有他独特的方法，可能他整个人，根本已经和这具仪器，联系在一起了！

当原振侠想到这一点的时候，他依稀感到康维的双眼，就像是两幅微型萤光屏一样，闪耀着许多亮点和线条！

康维和阿尼密两个人都在全神贯注，原振侠插不上手去。他知道，两人都在努力和鬼魂接触。不管是运用人脑的能量，还是仪器的能量，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，那就是现在的这段时间之中，必然有大量的鬼魂，处于比较容易联络的状态之中！

这种情形，用通俗易懂的方式来说，可以这样说：两个招魂的高手，正在致力于招魂行动，在这一刻，不知有多少鬼魂，聚集在附近！这一点，从显示在萤光屏上的姓名，竟然如此之多，可以得到证明！

原振侠也想到，和鬼魂接触，理论上来说，是人人都是可以做得到的事。

只不过有些人容易，有些人困难，有些人甚至根本不能。

理论上来说，鬼魂和人有联络，是因为鬼魂游离状态的脑能量，和人的脑能量有了接触。

几乎毫无例外地，在记载中也好，由有实际经验的人口述也好，都说要进入这一状态，必须集中精神。现在阿尼密在做的，就是那样。集中精神的目的，是为了使脑能量增强，以增加和鬼魂接触的可能性。

这是人要主动和鬼魂联络的方法。

至于有些情形下，鬼魂和人，会发生偶然的联络，却全然是一种意外，不受人主观意志的控制。

一想到这一点，原振侠就有了主意。既然现在，是和鬼魂取得联络的最佳时机，自己反正没有事，何不也试上一试，看看有什么结果？他一有了这个主意，就走到房间的一角，照着阿尼密的姿势，坐了下来。

阿尼密的坐姿，其实相当普通。他坐在一张椅子上，身子挺得很直，手放在膝头上。看起来，像是一个规规矩矩的小学生。

原振侠也注意到了阿尼密的呼吸十分缓慢，他自己受过严格的武术训练，要做到这一点，不是难事。

在开始的那段时间中，他觉得十分烦躁不安，各种各样的想法，纷至沓来，根本无法集中精神。

直到他坚持了缓慢而有规律的呼吸，将近一百遍之后，他的精神开始集中。他强迫自己去想陈庆国这个名字，再想陈庆国和柳絮间的热恋，那样，才可以得到和陈庆国鬼魂联络的结果。可是，他却无法做到这一点，他在集中精神之后不久，就自然而然，只想到了柳絮。

他先是从自己如何在展览馆见到柳絮开始，以至其后的每一个细节、每一个动作，都像是重复了一遍。当然在时间方面，减缩很多，但是却事无巨细，没有一点遗漏的。

这是一种十分奇妙的感觉，他的整个脑部活动，都被和柳絮交往的那段经历所占据。

当他回忆到了轻吻柳絮的樱唇时，那种飘然欲仙的感觉，重新袭向他的全身。

他仿佛又看到了柳絮的双颊，由苍白转为酡红，看来动人之极。而就在原振侠极度地陶醉在这一段经历中的时候，他忽然听到一个声音。或者说，不是听到的，只是感到的，但无论如何，他十分清楚地接收到一些讯号，这些讯号已转化为他所能明白的讯息。

于是，他听到的是一个男人的声音，这声音之中，充满了由衷的赞叹：“真美，是不是？”

原振侠的第一个反应，并不是惊讶，也不感到意外。因为这时，他也正陶醉在柳絮异样的美丽之中，所以他立时就有了共鸣，十分自然地有了反应：“真美，是的，我见过不少美女，她是其中之一。”

等到他在意识之中，有了这样的回答之后，他这才怔了一怔，感到了十分意外。所以他立即问：“咦，你是什么人？”

他一连问了三次，可是却都没有回答，只是听到了一下长长的叹息声。

这一下叹息声，使人感到无比的凄怆和悲伤，令得原振侠的心中，陡然一动。虽然他以为自己会那么幸运，竟然一下子就取得了成功，可是他还是立即问：“你是陈庆国？你和柳絮，是一对恋人！”

他在这样问的时候，心头狂跳，那是异样兴奋的自然反应！

（当然，这时他并不是真的在开口发问——一切全是以脑部活动产生的能量，在直接交流的。和鬼魂“说话”，是在心里说的，很多有过和鬼魂接触经历的人，都知道有这样奇妙的感觉。）

有一段相当长时间的沉默，那简直是一种万籁俱寂的沉默。原振侠大是发急，他明明可能和陈庆国的鬼魂取得了联络，但是一下子又失去了，那真是太可惜了！

所以他急急地叫：“陈庆国，如果你有意识，你应该可以知道这里的几个人，全是非凡人物。而且为你和柳絮这一对恋人，拟订了一个十分惊人的计画！”

在原振侠表达了这番话之后，他才又听到了那个声音：“你说了两次‘恋人’，我们曾经是。可是现在，人鬼殊途，幽明阻隔，还说什么恋人！”

原振侠不加思索地叫了出来：“可以使你复活，可以使你再变成人！”

又是一阵子令人心焦的沉静。然后，是一阵又凄苦又伤心的笑声：“你……你在开什么玩笑？就算我能复活，我那溃烂成……一团浆一样的身体，谁沾到了都会死，我怎么能复活？”

这时候，原振侠的心中，再无疑问，自己是真的和陈庆国的鬼魂联络上了！因陈庆国正是沾染了过量辐射致死的。他心中又是紧张，又是兴奋，觉得最重要的，就是不让陈庆国的鬼魂逸走。

所以他急道：“我们有办法，请你和我保持联络。陈庆国，为了柳絮，为了你自己，你不能离开，你要一招就来，就和我联络。”

再是一阵沉默，才有了反应：“好的，你一想到柳絮的美丽，我就和你接触。”

原振侠在这时，自然来不及去追问何以自己一想到柳絮，就可以和他取得联络。他只是一再叮嘱：“千万！千万！这对你和柳絮来说，都重要之至！”

显然，陈庆国的鬼魂，并不能了解他和柳絮之间，还会有甚么希望。所以，原振侠又听到了一下充满了悲愤、绝望和苦痛之极的长叹声。

不等那长叹声消失，原振侠已令自己脱离了和鬼魂的接触状态。他急不及待地睁开眼来，陡然叫：“我找到他了！”

他叫得如此大声，自然把正在全神贯注工作的，阿尼密和康维的注意力吸引了过来，两人都望向他。

他们自然都听到了原振侠的呼叫声，可是也同时现出了不相信的神情。

原振侠喘着气：“我接触到了陈庆国的鬼魂！”

这一次，康维和阿尼密两人，都摇起头来，表示了他们的不信。原振侠于是把刚才自己的经历，匆匆说了一遍。

原振侠把自己的经历说完了之后，期待着康维和阿尼密热烈的欢呼，可是，他等到的，只是一片沉默。康维的神情，十分迟疑，望向阿尼密，显然他不信原振侠的话，要听这位灵媒的意见。

阿尼密的神情，看来十分阴森，脸色也十分苍白。他冷冷地望着原振侠：“若是太急切想和鬼魂接触，会使人产生一种幻觉，幻想自己和鬼魂有了接触！”

原振侠呆了片刻，再把刚才的经历，细想了一遍，然后自己问自己：这是幻觉吗？

一时之间，他竟然十分难以下判断！

因为一切全是在脑部的活动下进行。他虽然和鬼魂交谈了许多话，可是实际上，他的口没有动过，他实际上也未曾发出过任何声音！他有什么方法，可以证明自己刚才的经历不是幻觉呢？

根本没有方法！

尤其，在阿尼密灵媒如此权威性的判断之下，他更加对自己失去了信心。觉得刚才那一切是幻觉的可能，大是增加！

这令得原振侠十分沮丧，一时之间，不知该说什么才好。也就在这时，阿尼密道：“如果不是幻觉，它还会再和你联络！”

原振侠苦笑：“如果上次是幻觉，那么，就算有第二次的联络，也一样是幻觉！”

阿尼密沉声道：“可以证明不是幻觉。再和他联络，然后，请他和我接触！你是不是愿意证明一下？”

原振侠欣然：“好，我再试！他告诉我，只要我想柳絮，他就会和我联络！”

阿尼密作了一个“请进行”的手势，原振侠深深地吸了一口气，又在椅子上坐了下来，再闭上了眼睛。

他花了几分钟令自己安静下来，然后，再想起柳絮。这是一件十分容易的事，因为美丽的柳絮，可供人思念之处，实在太多了！

原振侠不知过了多少时间，他才又听到了那一下叹息声。十分奇妙的是，他听到的，不是整个的叹息声，而是一下叹息声的下半部。就是他刚才听到的那一下。

这种情形，就像是刚才的联络，忽然“暂停”，现在又继续运作了。

原振侠不等那一下叹息声结束，就急急表示：“你留意到那个灵媒没有？他有非凡的和灵魂接触的本领，请立刻接触他！”

原振侠把这个讯息送了出来之后，他松了一口气。这时，他已经十分有信心，自己和鬼魂的接触，并不是幻觉，是真正的人鬼沟通！

可是，陈庆国鬼魂的反应，却出乎原振侠的意料之外。他听到的是：“我为什么要和他接触？我不喜欢这个……灵媒……我知道，如果让他找到了我，他有一种力量，可以从此之后，对我……有一种控制力量！”

原振侠“啊”地一声！阿尼密果然是一个神通的灵媒。可是，这样一来，怎么能证明自己和鬼魂沟通不是幻觉呢？他也叹了一口气：“和他接触，对你有莫大的好处，你知道吗？我们准备为你找一个身体，使你再次……成为一个人……使你活过来！”

原振侠要相当艰苦，才能表达自己的意思。因为这是人类行为中，从来也未曾有过的事，要用人类的语言来表达，自然是十分困难的。

他得到的回答，又是一下凄绝之极的叹息：“我的身体早已化成灰了！”

原振侠强调：“另外找一个！找一个身体，并不是困难的事，我的身体，就曾换过！”

又是一段相当长时间的沉默，令得原振侠焦急无比，这才才有了陈庆国的讯息：“你……身体是换过的？我不能明白你的意思。”

原振侠一时之间，不知如何解释才好，因为那是一个十分复杂的经历。就算陈庆国不是一个鬼魂，是一个活生生的人，只怕要他明白，也不是容易的事！

陈庆国却表现得十分焦切，他不断地向原振侠输出讯号：“告诉我，是怎么一回事！”

原振侠吸了一口气，作了这样的回答：“以你现在的处境，你自然十分明白身体和灵魂的关系！”

陈庆国立时有了回答：“自然，人的身体……有灵魂，可笑还有太多的人，竟然不相信有灵魂。不过，等他们死了之后，他们就会知道，认为人没有灵魂，是多么愚昧！”

陈庆国的这一番“话”，倒令得原振侠十分感慨。他想起了阿尼密和康维的对话——连一个机械人，也那么紧张自己是不是有灵魂，可是却有那么多人，在“科学”的幌子下，认为人是没有灵魂的，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愚昧！

原振侠一面想，一面道：“那我的灵魂，曾和身体分离，你一定可以理解！”

陈庆国的回答是：“我理解，可是你说身体换过了，那是怎么一回事？”

原振侠用最简单的方法说明：“有一批科学家和外星朋友，早就发展了无性繁殖法，可以制造人的身体。他们最近成功的例子，是使一个在唐朝的时候，被密封死亡的女子，重新复活。”

这一次，原振侠又有一段时间，没有得到反应。显然，即使是一个鬼魂，要彻底消化这番话，也不是容易的事情。

因为一个鬼魂的领悟和理解能力，必然是他生前知识记忆的延续。本来是一个笨人，变了鬼之后，也仍然是一个笨鬼。

所以原振侠又耐心道：“我们的计画，就是替你准备一个身体，让你的灵魂进入那个身体，使你复生！”

原振侠接到的，是一个十分迟疑的讯息：“这个身体，难道原来……没有灵魂？”

原振侠进一步解释：“这种身体是专门培养出来，准备接受灵魂进入的。”

又是一次沉默，但是时间十分短暂。接下来，是充满了疑惑和不信任的责问：“你，你们……是些什么人？为什么要对我那么好？使我复生，你们有什么目的？”

这一连串的问号，不但令原振侠一时之间，无法回答，而且，还感到十分厌恶！

怀疑！怀疑！怀疑！

不断的怀疑，人和人之间，连最低限度的信任也没有——组织对下属没有信任，只有怀疑，所以才要在脑部植入讯号发射器，影响脑部活动，只有这样，才能使组织信任！

柳絮曾称这样的环境为无间地狱！

陈庆国的鬼魂，现在是在一种什么样的处境之中，不得而知。但是当他生前，有身体的时候，是处在“无间地狱”之中，这一点倒可以肯定。

所以，他才会对一切都怀疑！

一想到了这一点，原振侠对陈庆国的厌恶之心，去了不少。可是令得原振侠踌躇的是，如何向他解说，要令他复生的目的呢？

陈庆国不论是人也好，是鬼也好，决不会相信人和人之间有“好意”

他决不会相信，康维为了爱情，可以作出那样的牺牲。

康维的观念，是如此之无私，可是陈庆国却对人性充满了猜忌！

怎么能使陈庆国明白康维的意图？

可能是由于原振侠没有立刻回答，所以令得陈庆国更加怀疑。原振侠“感到”的，是愤怒而又自以为是的话：“哼！你们是不是想刺探军事基地的秘密？是不是想利用我？想我背叛组织？我是烈士，宁愿为组织死亡，不会被你们利用！”

原振侠叹了一口气：“夏虫不可以语冰。”

他很想对陈庆国作详细解释，但是实在却不知从何说起才好。对一个在思想观念上，从来没有“冰”的存在的“夏虫”，如何向他解释说“冰”的现象？他怎会相信流动的、柔软的水，会变成坚硬的、固态的冰？

在他沉默的期间，陈庆国的反应，更加愤怒：“你们是什么人？是不是国际阴谋集团？”

原振侠本来想先从柳絮说起，可是一转念之间，他醒悟到，柳絮是一个“核弹人”这个事实，陈庆国必然不知道而且，也不能让他知道！因为看起来，陈庆国并不是一个聪明人，不值得康维为他去进行那个计画！

就算帮他的鬼魂找到了一个身体，他仍然不断猜疑，不会相信人。他甚至猜忌柳絮，怀疑柳絮和“国际阴谋集团”有着联系！

对于这么一个愚昧无知，观念又如此固执的鬼魂，康维的计画不会行得通！

一想到这里，原振侠觉得，自己传出去的讯号，十分微弱。那是由于他对整件事，感到了厌恶和疲倦的缘故。他告诉陈庆国的是：“我们自己需要商量一下，请再保持联络。”

陈庆国却立刻有了胜利的反应：“阴谋被我揭穿了？你们真的是想利用我？”

原振侠没有和他争辩，只是在想，说是利用他，也无不可。因为康维的计画，正是要利用他，使柳絮的情绪正常，不至于运用她的意念，使自己爆炸！

他只是叹了一口气，重复道：“请和我保持联络，对柳絮，对你，都十分重要！”

然后，他就中断了和陈庆国的联系，睁开眼来。

当他睁开眼来之后，他发现康维和阿尼密，都以十分古怪的神情瞪着他。原振侠伸手在自己脸上抹了一下，问：“为什么把我当作了怪物一样？”

阿尼密抢先说：“你刚才又有了什么幻觉？”

从在波兰的集中营中，见到了阿尼密开始，原振侠对这个面目阴森，出言高傲的灵媒，就一直不是十分有好感。虽然原振侠承认他是一流的灵媒，但是不能令人有好感的因素也很多，原振侠也无法勉强自己。

这时，他一听得阿尼密这样问，心中又大是反感。他说得十分缓慢：“阿尼密先生，我可以肯定，一切都不是我的幻觉。而是实实在在的，我和陈庆国的鬼魂，有了接触和沟通。”

随着阿尼密的一下冷笑声，他的面目看来格外阴森，他的声音也是冷冰冰地：“是么？那么，你可曾代我致意，请他也和我联络一下？”

原振侠要相当努力，才能忍住自己不反唇相讥，所以他的声音，听来相当平静：“转达了你的讯息，可是他不肯，不愿意和你联络！”

阿尼密发出了夸张的尖笑声，声音十分刺耳：“是吗？那么他真是一个特别的鬼魂。”

所有的鬼魂，只要能和我取得联络的，没有不愿意的！”

原振侠冷冷地说：“大师，你不是才说过，每一个鬼魂都是独立的、不同的吗？”

这一句抢白，令得阿尼密的脸色，难看之极，简直成了一种恐怖的青灰色。

康维显然不曾料到会有这种场面的出现，所以他有点手足无措，他握着双手：“这一次，陈庆国……他又说了些什么？”

原振侠和阿尼密灰黝黝的眼睛对望着，他并没有回答康维的问题，却缓缓地道：“他说，如果和你有了联络，会受你的控制。你有一种力量，可以控制和你有过接触的鬼魂——他说得对吗？”

随着原振侠的话，阿尼密的脸色和神情，都变得十分可怕。他的脸本来就很瘦削，这时再一扭曲，看来也就十分骇人，双眼之中，也闪着一种令人心悸的光芒。

原振侠本来只是想，转达了陈庆国的讯息就算了的，可是一看到了阿尼密这样特异的反应，他心中一动。因为照这情形看来，竟像是陈庆国的讯息，揭露了他的一个大秘密一样！

原振侠心念电转，他用相当诚恳的语调道：“大师，我不知道你在使用什么能力，但是这种能力，虽然可以控制鬼魂，可是若造成鬼魂不愿和你联系的后果，照我的意见，还是不要使用的好。”

和刚才的情形相反，原振侠说着话时，阿尼密的神情，也变得缓和。等原振侠说完，他才吁了一口气：“你说得对，这种能力，我不会再运用——我相信你不是幻觉，因为只有鬼魂，才知道我有这种能力，人不会知道！”

原振侠也不禁感到了一股寒意。他是在灵机一动的情形下说出那番话来的，事先，他不能肯定阿尼密是不是真有那种能力！

一种可以控制鬼魂的能力！

那是十分难以想象的事，而且，一想起来，就难免使人遍体生寒——连在一旁的康维，也有骇然之色，他把他刚才的问题，又问了一遍。

原振侠叹了一口气，把情形叙述了出来。

在原振侠叙述时，阿尼密一直半闭着眼。原振侠和康维想先听听他的意见，可是他却一点也没有开口的意思。

等到讲完，原振侠望着康维，说出了自己的结论：“陈庆国由于生前生活环境十分特殊，所以他的思想方法，十分不正常。和许多在那种环境中成长的人一样，不相信人和人之间，有真诚的关怀和爱护。他对别人充满了猜忌、怀疑和不信，在他的观念中，除了组织之外，没有人是值得信任的——这种情形，可以说是人类的一种悲剧，真是不幸！”

刚才和陈庆国沟通时，原振侠实在憋了一肚子气，可是对方是一个鬼魂，他又不能对一个鬼魂发脾气。直到这时，他才算是把愤懑的情绪，宣泄了不少。

康维皱着眉，原振侠伸手，在他的肩头上轻拍了一下：“看来你的计画行不通，他根本不相信会有这种无私的帮助。他一口咬定，我们是在从事国际阴谋，目的是想在他那里，刺探组织的军事秘密！”

原振侠说到这里，想起了陈庆国那种幼稚无知的想法，不禁哈哈大笑起来。

康维叹了一口气：“或许让他知道柳絮的情形之后，会有所改变？他对柳

絮总是有感情的。你能和他联络，也是由于你想起了柳絮的缘故，他一定也在思念柳絮，所以你们才会有了联络。”

原振侠一面听，一面大摇其头，伸手指着康维的头部，毫不客气地道：“你的脑袋之中，装了太多人类善良一面的思想方式。”

康维抗议：“谁说的，我对于人性的丑恶，也有充分的了解？”

原振侠闷哼了一声：“不见得，在给你输入一切有关人类的资料时，有许多人类的丑恶行为，在人类历史上还未曾发生过，你当然没有这种资料！”

康维一副不服气的神情，瞪大着眼，望着原振侠。原振侠先作了一个手势：“我知道你不断有资料的补充！”

康维也承认：“当然有，但是补充的资料，始终不如原始注入的资料那样，影响我的思想方式！”

原振侠无意再在这个问题上讨论下去，因为那绝不令人感到精神愉快，但是他还是说了一句：“人类的丑恶行为，花样不断翻新，尤其在陈庆国成长的那个环境，人的善性已几乎被灭绝。我认为你还是放弃你的计画吧！把这样的一个鬼变成人，会有甚么后果，谁也料不到！”

康维的视线，缓缓移向柳絮，隔着纱帐看躺着的柳絮，觉得她有一种难以形容的、朦胧的美丽。

原振侠忽然烦躁起来。康维的外型，高大威武，可是他的行事，却令原振侠感到，他对道德固执到了迂腐的程度，十分婆妈，毫不干脆！

他坚持的是一个什么样的原则呢？他坚持不爱则已，要爱，一定要爱一个有自己思想的柳絮。如果他肯放弃这个原则，事情就简单，只要改变那植入体的讯号就可以了，哪有这么多的烦恼！

原振侠一再劝康维放弃他的计画，令得康维也焦躁起来，大声道：“我是来请你帮助我，不是请你来劝我停止行动的！”

原振侠闷哼了一声，不再言语。

康维搓着手，来回走了几步，又来到了床前，盯着柳絮看了一会，又长叹了一口气，才道：“你是不是可以再和陈庆国联络一下，告诉他，就算他进入了一个身体，对他来说，一点也没有损失。如果他不喜欢，随时可以不要这个身体？”

康维所说的话，当然是实情：一个鬼魂想找一个身体难，一个人想不要身体，容易之至！

原振侠迟疑着，还没有答应，阿尼密在这时突然道：“不必通过原医生，你自己也可以和他联络！”

康维立时现出一副高兴的神情，阿尼密继续道：“原医生和陈庆国取得联络，是由于两人对柳絮的共同思念。我无法做得到，因为我对这个女人，根本一点兴趣也没有。

你却不同，你对这女人的兴趣，远在原医生之上，应该更容易和那鬼魂接触！”

康维连连点头，颇有被阿尼密的话，一言惊醒了梦中人之感，连声音都有些发颤：“是！是！我这就试试！”

阿尼密扬起手来：“等一等！”

他在说了“等一等”之后，却又闭上了眼睛，好一会不出声。令得康维和原振侠，都不知道这个灵媒正在思索些什么。

过了一会，阿尼密才道：“当你和陈庆国的鬼魂有了联络之后，你是不是

是能把他的鬼魂，引进这座仪器之中？”

康维先是“啊”地一声，接着，双眼之中，有异样的光芒迅速地在闪耀，闪动得十分快。然后，他才道：“理论上可以！”

阿尼密道：“如果是这样，那么，我们三个人，就可以同时通过这副仪器，和他交谈了！”

康维兴奋地挥着手：“是，我们甚至可以‘听’到他的话，可以和他无拘束地交谈！”

原振侠也知道有这种可能，但是他并不乐观，他插了一句：“如果他愿意和你们交谈的话！”

康维压低了声音：“我们待之以诚，他没有理由会拒绝我们！”

原振侠冷笑：“我已经跟你分析过，这个人在那种环境中长大，他的思想方式和我们不一样！”

康维缓缓摇头：“我总想试一试！”

原振侠鼓掌：“好，你要向无间地狱挑战，希望你能成功！”

康维没有再说什么，只是转过身，来到仪器之前，飞快地操作。

看来，这次康维要完成的操作，十分复杂。因为他停下来好几次，神情十分严肃。

原振侠虽然不乐观，但是他也认为这办法可行。至于后来，会发生意料之外的变化，那是此际他们三个人都完全料不到的。

足足经过了半小时之久，康维才吁了一口气：“好了，如果陈庆国愿意，他就可以进入这副仪器！”

当康维这样说的时候，原振侠的心中一动，想到了一个问题。他开口想问，可是康维已经闭上了眼睛，显然他十分心急，想和陈庆国的鬼魂接触，原振侠也就没有把这个问题问出来。

原振侠想问的是：这副仪器还能起什么作用？一个鬼魂进入了仪器，是不是代表他控制了这副仪器？

原振侠想到了这个问题，并不是他预料到会有什么事发生，而是隐隐觉得会有点不妥而已。阿尼密在这时，也向原振侠作了一个手势，示意原振侠别去打搅康维。

康维的神情肃穆，约莫过了三五分钟，他忽然发出了一下低呼声。同时，陡然睁开眼来，一脸喜容，伸手向一幅萤光屏，指了一指。

原振侠连忙向那幅萤光屏看去，只见屏上有许多圆圈，在不断地旋转。这时，阿尼密在原振侠的身边，原振侠只觉得他的呼吸急促之极。

突然之间，所有的圆圈，叠在了一起，变成了一个圆环。那圆环在扩大和缩小，看来像是一只正在游泳的圆形水母。

而就在这时候，原振侠听到了声音——情形和他单独与陈庆国有联络时一样。但原振侠知道，此际，阿尼密和康维，也一样可以“听”到声音——陈庆国的声音！

康维首先开口，他的声音十分诚恳，他道：“陈庆国先生，你能明白你现在的处境吗？”

萤光屏上那个由许多圆圈叠成的圆环，迅速地扩大和缩小——这种现象，可以理解为“鬼魂在急促地喘着气。”

（请各位注意的是，由于这个故事在许多方面和鬼魂有关，而人类对鬼魂的理解程度又十分低，所以词汇全然不够使用。在这样的情形下，就会

有一些怪里怪气的话出现，像“鬼魂在急促地喘着气”之类的特别用词。）

（鬼魂自然是不会喘气的。急促喘气，只是人在紧张、恐惧或激动时的一种生理反应。而这种反应，是由心理反应所形成的。）

（人有身体，所以有生理反应；鬼没有身体，当然没有生理反应，可是心理反应还是有的。）

（鬼魂的心理反应，本来是无法“看”得到的，但是有了这副仪器，当鬼魂进入了这副仪器之后，就变成可以看得到了！而且，看到的人，可以直觉地了解到鬼魂的反应情绪——这是十分奇妙的一种感觉，人和鬼魂之间，毕竟还是有着十分直接的联系。）

当时，原振侠等三人，都感到陈庆国对康维的一问，反应十分激动。接着，他们就听到了陈庆国的声音：“不知道，我怎么？我怎么了？”

康维和原振侠都自然而然向阿尼密望去，因为他们对陈庆国的这个问题，都不知该如何回答才好。虽然康维清楚地知道陈庆国的鬼魂，现在是处在一种什么样的情形之下，但是却无法向陈庆国解释。太复杂了，陈庆国连了解的机会都没有！

而阿尼密是一个灵媒，惯于和鬼魂沟通，自然由他来回答问题，比较合适。

阿尼密先向康维和原振侠两人，略点了一下头，表示明白了他们的心意。然后，他就用一种平板得毫无感情的声音，回答了陈庆国的问题：“现在你很好，很好。自从你死了之后，从来没有那么好过！”

在听了阿尼密的话之后，萤光屏上的那个圆环，先是陡地扩大，然后，再缩小了一些。这情形，使看到的人感到陈庆国大大地松了一口气。康维和原振侠都不是很明白，何以阿尼密所说，听来相当轻描淡写的两句话，会有那么好的效果。

陈庆国的声音再度传出，听来已不像刚才那样焦切：“我会怎么样？再下来，我会怎么样？”

阿尼密先向康维和原振侠作了一个手势，示意不要作声，才道：“当你死了之后，你一直希望能和人有接触，却不能成功。现在你至少已经可以和我们有接触，这不是好得多了吗？”

陈庆国连声道：“是……知道自己死了，无法再和人接触，却又极想有接触时，痛苦之极。像是在无边无涯的黑暗和寂寞之中，再也摸不到边缘，再也走不出去，真是可怕极了！”

原振侠和康维，都是第一次听到一个鬼魂在“诉说心声”，讲及由人变鬼（死亡）之后的可怕心情。康维倒还好，因为他的那种生命形式，对死亡不是很了解；可是原振侠听了，却感到好一阵震撼。生和死、人和鬼，是每一个人必经的阶段，而死亡之后，竟然有那种无边的寂寞之感，自然令人不寒而栗。

所以，原振侠的脸色，刹那之间，变得十分苍白。他去看阿尼密时，阿尼密却若无其事，像是这种话，是他早已听惯了的。

阿尼密并且立时有了反应：“你现在能和我们有接触，都是由于我们不断努力的结果，你明白吗？”

陈庆国有一阵短暂的沉默，阿尼密进一步道：“你自己曾努力过，可是一点结果也没有，是不是？”

传来的是陈庆国十分无可奈何的声音：“是……鬼魂不能……主动接触

人？”

陈庆国在提出了这个问题之际，语气显然不是十分服气。原振侠也感到十分讶异，因为他一直以为，鬼魂主动和人接触，是鬼魂的能力之一，是轻而易举的事！

阿尼密冷冷地回答：“有的鬼魂能，有的不能。正像有的人可以主动和鬼魂接触，有的人却不能。而你，是属于不能的这一种！”

陈庆国又叹了一口气：“我……真无能……再下去，我……会变得怎么样？”

这种阴阳互隔，幽明殊途的对答，听得人有极度异样的感觉。可是阿尼密却十分自然，他立时道：“你想要怎么样？”

陈庆国的声音有点犹豫：“我想……怎样，有用吗？”

阿尼密笑了起来。他的笑声也是那么平板：“有用，比你生前有用得多。人的情形都差不多，在世的时候，想做什么，十之八九做不到，可是死了之后，鬼魂就自由得多了！”

陈庆国的语调，更是迟疑：“不……对吧？为什么我一直想和一个人接触……都做不到呢？”

阿尼密明知故问：“这个人是什么人？”

陈庆国（萤光屏上的那个圆环）又激动了起来，可是回答得十分快：“我的爱人，柳絮！”

阿尼密紧接着问：“你要和她接触，有什么目的？”

陈庆国有点结结巴巴：“我们相爱，我想念她！”

阿尼密冷笑：“你已经死了，对于生和死的观念，和在活着的时候，已经不相同。

她还活着，未曾踏破生死的关限，你想惹得她更伤心？”

陈庆国道：“我不知道……我不知道，但是我……真的想念她！”

阿尼密平板的声音，在放慢了语调之后，听来更怪异。他道：“刚才向你提供的那个计画，对你十分有利，使你和柳絮能够重聚。可是你偏偏怀疑另有目的，是一项阴谋！”

沉静了片刻，才是陈庆国的回答：“为什么选中了我？还不是因为我生前地位特殊！”

还是怀疑和不自信！

阿尼密陡然发出了一阵笑声。这种笑声，听在原振侠的耳中，也觉得可怕之极，对鬼魂来说，可能有更强的震撼，因为看到萤光屏上的圆环，又在迅速地缩小和扩大。而阿尼密接下来的话，更令得那个“圆环”，扭曲震颤得几乎不再成形！

阿尼密的话，是伴随着他那种震人心弦的笑声一起发出来的。他毫不留情地打击着陈庆国：“你的地位特殊？你以为自己是什么东西？你算是干什么？”

陈庆国在这时，曾有声调急促，但是十分软弱的辩护：“我是革命军人，是组织最信任的军人！”

阿尼密的笑声更尖锐：“组织信任你？为什么把你从岗位上调走，调到核武基地去？”

陈庆国继续争辩：“那是组织对我的信任和重用！”

阿尼密词锋如剑：“你别自己骗自己了！组织对你重用？组织为了不满

你和柳絮恋爱，把你调走，要你牺牲，等于是把你处死！你在临死之前，对你自己的死因，自然再明白不过。你可以骗别人，但是已到了这样的地步，何必再骗自己？”

这一次，陈庆国并没有再争辩，但也不是保持沉默，而是发出了一连串的呻吟呜咽声，听来十分凄酸。

过了好一会，萤光屏上的圆环，才渐渐恢复了正常。接着，便是一声长叹：“对，组织已不再要我……是组织处死我的……虽然我有了‘烈士’的称号，但是在组织的心目之中，我根本是叛徒！”

阿尼密冷笑几声：“你当然是早就明白的！”

陈庆国迟疑着：“你们是不是……在收买叛徒？”

阿尼密也忍不住长叹了一声，向原振侠望来。原振侠向阿尼密作了一个无可奈何的手势——他刚才曾说，康维的计画行不通，因为陈庆国的思想观念，全在“无间地狱”中形成，不可能有任何改变。对他来说，做一个鬼，似乎比做一个自由人更容易！

陈庆国这时，反倒着急起来：“给我一个身体，让我可以复活，怎么能做到这一点？灵魂再重生，不必经过轮回转世吗？”

阿尼密冷冷地道：“这些问题太复杂，你无法明白。我再问你一个问题：如果你重生了，又和柳絮在一起，你会怎么样？”

陈庆国的回答来得很快：“我会和她一起，去请求组织的原谅，向组织坦白交代，自己曾经有过对组织不忠的想法，承认错误。没有经过组织的批准，就……爱上了柳絮，要向组织交心……”

陈庆国可能还在絮絮不休地说些什么，可是原振侠已再也听不下去了。他只觉得耳际“嗡嗡”直响，根本再也听不清陈庆国的鬼魂在说些什么。

他早就料到陈庆国的思想观念是无可改变的，可是也想不到，竟然僵化到这样的地步！

他声声“组织”，不论是死是活，是人是鬼，他都离不开组织——而且，这是他天然形成的观念，和柳絮的脑中受植入体影响的情况大不相同！

这是何等可怕的情形！在这种情形之下，陈庆国就算是活着的话，他究竟是一个人，还是只是无间地狱中的一个鬼？

人应该是独立自主的，即使是奴隶，灵魂总也是自由独立的。可是陈庆国，连灵魂都是组织的！

原振侠看到康维正按动了几个掣钮，萤光屏上的圆环消失，他知道，康维的感受一定和他一样，他们都对陈庆国绝望了！同时，尤其是原振侠，感到了极度的悲哀，因为这可以说是人类的大悲剧——竟然有一种组织，连人的灵魂都可以操纵，那种力量，岂不是比地狱的力量更甚？

虽然陈庆国不能代表全人类，甚至人类之中，像陈庆国这样的人少之又少，可是他总是人类的一份子。他的行为属于人类行为之一，与他同是作为人类的一份子，原振侠简直感到无比的羞辱！

康维显然很了解原振侠的心情，他伸手在原振侠的肩上轻拍了一下，低声道：“想想柳絮，多么刚烈，这才是人的本性！”

原振侠还没有反应，阿尼密在一旁已冷冷地道：“你们真是少见多怪，从肉体到灵魂，都充满了奴性的人，不知道多少！”

原振侠苦笑：“人在世的时候，屈服于组织的势力，还可以理解。已经死了，完全没有了身体的束缚，灵魂是最自由的存在，为什么还要屈从组织，

自甘为奴？”

阿尼密瞅着原振侠，目光冰冷，在他的眼神之中，找不到半分同情：“刚才我向你解释过了，一个愚笨的人，死了之后，他的鬼魂，也是一个笨鬼。一个彻头彻尾自甘为奴的人，死了之后，他的鬼魂，也就是一个鬼奴。鬼是人在世时思想的延续！明白了这一点，你就不会再有什么疑惑了！”

原振侠的确没有什么疑惑，他只是感到悲哀——一种极度深切的悲哀！他喃喃地道：“柳絮……”

阿尼密摇头：“柳絮不同，她本来就没有奴性。她之所以对组织忠诚，全是由于她脑部植入体所发出的讯号之故，不是她自己本身的思想！”

康维补充了一句：“或许，正是由于组织发觉了，她不是那么甘心屈从组织的势力，这才在她的脑部，加上植入体的！”

原振侠深深吸了一口气，向康维望去，他还没有开口，康维已点了点头。

康维自然是知道了原振侠想说的是什么，所以才会有这样的反应。他一面点头，一面道：“是的，我的计画不成功了！”

康维的计画是，找来陈庆国的鬼魂，给他一个身体，令他和柳絮之间的恋情，得以继续。那么，沉浸在爱河之中的柳絮，就会放弃“同归于尽”的可怕念头。

然而，他们都发现，陈庆国的鬼魂竟然满是奴性——甘心为奴，是他的全部思想观念。当柳絮还在接受植入体讯号的影响之际，他们自然思想一致，志同道合，大家都对组织表示无限的忠诚——这正是他们双双坠入爱河的基础。可是如今，柳絮的思想，已经摆脱了“忠于组织”的影响，有了她独立的思维，和陈庆国完全不同了！最简单的例子是，柳絮如今对组织有着强烈的仇恨，不惜牺牲自己，也要和组织同归于尽——她要这样做，为的是陈庆国的惨死。

可是，陈庆国自己，对自己的惨死是怎样看法呢？他并不怪组织，反倒很高兴自己成为“烈士”！

这样思维方式截然不同的男女，怎么还可能处于恋爱状态之中？必然是一言不合，话不投机半句多！只怕给了陈庆国一个身体之后，不知会出现什么样意料不到的尴尬局面！

一想到这一点，康维也不禁苦笑了起来，伸手搔着头。连他这样神通广大，竟也不知如何才好！

阿尼密指着萤光屏：“陈庆国还在仪器里？”

康维点了点头，阿尼密又道：“柳絮的思想，也可以进入仪器？”

康维道：“当然可以，不然，我们也不会知道，她想和组织同归于尽！”

阿尼密扬了扬眉，原振侠已鼓起掌来：“好主意！让柳絮的思想，在仪器中和陈庆国相会，看看他们互相之间，是不是还能有思想交流？”

康维连连点头，转过身去，又去操作仪器。原振侠皱着眉，像是在自言自语：如何设想柳絮和陈庆国两人相会的情景呢？

阿尼密压低声音：“都是脑部活动能力，应该和思想直接交流相类似。当然，我有许多这种经历，刚才，你和陈庆国的接触，也是一样。对柳絮来说，可能像是一场梦，一场十分真实的梦。终她一生，她想起来都会不知是真是假的一个经历！”

原振侠听了之后，深深地吸了一口气。这种感觉，他并不陌生，有一

些事，他想起来，还真不能肯定那是真的发生过，还是只是梦境？这种疑真疑幻，不能确实肯定的经历，不单是他，很多人都有！

自然，对原振侠来说，最最真幻难分的，是他的灵魂离体，和年轻人的灵魂，一起进入幽灵星座一事——那件事，真幻难分得叫他甚至无法将经过的情形，向他人复述出来！

这时，原振侠对阿尼密的话，可以有充分的了解，所以他自然而然地点着头。

康维在这时停了手，吸了一口气：“可惜我们只能看到他们相会的情形，而不能知道他们相会的内容！”

这两句话，阿尼密和原振侠，都不是十分了解，一起向他望去。

康维再吸了一口气：“我们可以在萤光屏上，看到两股脑能量的接触，会有不同的图形和线条的显示，但是不能知道具体的内容。”

原振侠道：“你的意思是，他们之间有争执，我们也不能听到内容？为什么？”

康维叹了一口气：“仪器在设计的时候，绝未料到会有这种人鬼相会的情形发生。所以，它可以使一个鬼魂，通过仪器和很多人接触；但是不能使一个人和一个鬼在仪器内接触后，再和许多外人联系。”

康维解释得相当模糊，但是原振侠明白了。如果柳絮不是昏迷不醒，那么，柳絮和陈庆国的交流，旁人也可以参与。但如今是柳絮和陈庆国，两人的思想直接交流，除非别人的思想，也可以进入仪器，不然，就无法直接参与他们的交流了。

情形相当复杂，自然这种复杂的情形，都是由于目前所发生的一切行为，人类根本十分陌生之故。试想，他们是在安排一个人和一个鬼的相会！人类历史上几时有这样的事发生过？

康维望向阿尼密和原振侠，两人同时点头，表示对即将发生的事可以理解。于是康维用力按下了一个红色的掣钮。

萤光屏上现出了一个圆环，看来相当稳定，那仍然是陈庆国的鬼魂。突然之间，圆环颤抖了起来，在萤光屏上移向右上角。而在右下角，出现了一团十分杂乱，闪动不定的线条！

原振侠紧张得屏住了气息。原来的圆环是陈庆国，新出现，在右下角的那一团，自然是柳絮了！

柳絮和陈庆国“见面”了！

这可能是人类历史上，第一次这种形式的“见面”——他们自然不能互相“看到”对方，但是毫无影响，他们可以感到对方的存在，而且可以作思想的交流，用一种十分先进的方法交流！

人和人之间的思想交流，要通过语言和文字来进行，他们却是直接交流——没有保留、欺骗、虚伪，是真正的交流！

在这样的特殊情形之下，他们交流的结果会怎样？

在紧张的心情之中，原振侠感觉到阿尼密的神情，十分异样。他目光灼灼，盯着萤光屏，身子微微俯向前，像是恨不得他整个人，都可以挤进那副仪器中去！

原振侠知道，阿尼密有这样全神贯注的神态，是因为他在集中精神，企图多少了解一些陈庆国和柳絮“会面”的过程——他是一个成功的灵媒，若是在这种前所未有的“人鬼相会”之中，能够得到一定的讯息，那么，对

他日后的灵魂学研究，一定有十分巨大的帮助！

原振侠再向康维看去，康维的神态也很不平常。他紧靠着仪器站着，靠得太近了，像是整个人都贴在仪器之上。他的右手，紧握在一块平整的金属板之上，原振侠并不知道那有什么作用。

不过原振侠知道，康维十七世这种生命形式，严格来说，他整个人，也是一副由计算机控制的仪器。那么，这时他和那副仪器之间，是不是可以发生某种联系，从而使他了解陈庆国和柳絮的“会面”过程？

看来，不论他是否能达到这个目的，他都努力想做到这一点。康维和阿尼密一样，都想参与陈庆国和柳絮的“会面”，一个想通过仪器的帮助，一个想借助自己的精神力量。

他们是不是能达到目的呢？原振侠又想：自己应该做些什么呢？

他发现自己什么也不能做。他既不是出色的灵媒，也不是外星机械人。可是他也并不气馁，因为虽然康维和阿尼密是如此特殊，可是在三个人之间，最先接触到陈庆国鬼魂的却是他！

所以，原振侠在吸了一口气之后，也盯着萤光屏，全神贯注的看着，心中在想：原来灵魂可以用圆环的形式，出现在萤光屏上！

在萤光屏上出现的圆环，虽然在移动，有时快有时慢，有时扩大有时缩小，但如果不知道那是鬼魂和一个人的灵魂的话，看起来也就十分单调，不能理解是发生了什么特别的事。

但是原振侠却对这两个“圆环”的一切来龙去脉，十分了解。在他眼中看出来，所有的变化，就有了特殊的意义。

例如，新的圆环才在萤光屏的右下角出现，就看到原来的圆环陡然震动了一下。这代表了陈庆国已感应到了柳絮的出现，所以有了震撼。

这情形，就像是一个人，陡然看到自己日思夜想的人，忽然远远地出现了一样！

原振侠感到这第一印象，已经如此生动和形象化，他心中一动，就使自己全心全意，投入这种想象式的理解之中。简直把两个圆环，就当作是有灵有性、有感有情的两个灵魂！

这一来，原振侠看出来情景，加上他的想象和感受，就自然而然，组成了十分丰富的画面！

他看到，陈庆国（鬼魂）在感应到了柳絮（灵魂）的出现之后，先是震动了一下，然后，迅速地向柳絮移近了过去。

而柳絮在一出现之后，却停留着，并不移动。

原振侠稍感讶异之后，便自了然。他知道，鬼魂和灵魂之间，多少还有点相异之处。

鬼魂十分清楚知道自己已经死了，知道自己的身体已不再存在，所以也十分明白，自己是一种什么样形式的存在。

而灵魂却没有死亡的经历，人还活着，身体也还在。灵魂离体之后，并不能立即明白，自己是在一种什么样的情形之下活动，所以必然有一个短暂时间的迷茫，才能明白自己的处境。只怕始终不能真正明白，而只当自己是进入了一个梦境之中。

所以，陈庆国立即知道，柳絮来了！而柳絮则在犹豫：怎么会呢？怎么会感到陈庆国出现了？他不是已经死亡了吗？

柳絮的犹豫，自然只是十分短暂的一刹那。接着，她显然也明白，她

真的可以和陈庆国相遇！

所以，不但是陈庆国向她接近，她也开始迅速地移近陈庆国。两者迅速碰在一起，迸出了一片灿烂夺目的火花，像是陡然之间，引爆了一簇烟花！

原振侠甚至从内心深处，可以感到他们两者相遇的那种欢愉！

正是由于陈庆国和柳絮的相遇，迸发了如此强烈的欢愉，所以在萤光屏上，才会有如同烟花爆散的情景出现。

原振侠这时，已完全沉浸在自己的想象之中。他想到的是，让自己在全然出乎意料之外的情形之下，遇到什么人，生命才会迸出这样的火花来？

好象并没有谁可以令自己如此快乐当然是有的，但不会如此灿烂！

这是不是由于，自己的心中没有一个真正的爱人？或者正如康维所说，自己根本没有爱情和黄绢、海棠、玛仙之间，自己都未曾有过爱情？这才令得她们感到失望，所以才不惜用各种方式，离开了自己？

一想到了这些事，原振侠大是怅然，长叹了一口气，不再去想，只是留意这一对恋人相会后的情形。

在才相会的一刹那，两者好象都不再是单独的存在，而像是完全缠在一起。

自然，这期间，有说不完的情话、诉不尽的相思。那是真正的劫后重逢，是人鬼殊途之后的相会。

如果相会的两者都是正常人的话，这种情形，可能持续极久。但由于他们的交流方式，是直接交流的缘故，就算彼此的思念再深，在极短的时间之中，也都可以互相了解对方的心意，不必依靠语言来慢慢地倾诉衷肠。

所以，大约只是几秒钟的时间，恰如爆散的漫天烟花，在半空中逗留的时间，陈庆国和柳絮，又各自回复了自我。而且是突然之间，分了开来，一下子分得极远，像是有一股强大之极的力量，把他们弹了开来，各自到了萤光屏的一角。

可以看出，两者的心情十分激动，因为两者都在迅速地扩大和缩小，速度十分快，快得令人眼花撩乱。然后，就在这样的情形下，再渐渐地接近。在接近之后，双方旋转着，互相碰撞着、挨挤着、压迫着，有时分开，有时又靠近。

原振侠的耳际，其实什么声音也听不到。可是他却实实在在感到，在陈庆国和柳絮之间，正在展开激烈之极的争辩！

这种争辩，必然是由两种截然不同的意见，发生了磨擦而产生。所以其激烈的程度，全然无可妥协！

原振侠也感到，这种程度的争辩，由于根本没有妥协的余地，所以，倒很快便会结束，不可能持续下去。

果然，这种情形，维持的时间，也不过是十秒钟，紧张得令人喘不过气来的十秒钟。

陈庆国和柳絮又各自退到了一角，停了下来，双方显然都受到了伤害，圆环都缩得十分小。原振侠想象出来的情景是：两者都缩成了一团，在回想着刚才的争辩，那一定是他们事先意想不到的意见分歧。

原振侠在想：他们的分歧意见是什么呢？

他立即想到的是：陈庆国震惊于柳絮对组织的仇恨，柳絮在思想不受植入体的影响，又知道了陈庆国的死讯之后，对组织产生了强烈的对抗意念！

可是陈庆国的想法和柳絮不同。他曾表示，就算可以有机会再得到一个身体，他也会和柳絮一起，去向组织交心，请求组织原谅。

在这种情形下，柳絮和陈庆国之间，就再也没有共同之处了！

在一对再也没有共通点的男女之间，是不是还可以有爱情存在呢？

只怕不会再有了！

一对相恋相爱得再算深的恋人，忽然之间发现了双方之间的分歧是如此之甚，当然爱情也会消失，溜走得又快又彻底！

原振侠可以肯定，陈庆国和柳絮之间的情形，就是这样！他看到陈庆国好几次想接近柳絮，但是柳絮却极快，而且十分坚决地在躲避。

原振侠就在这时候，陡然叫了出来：“让柳絮出来，我想她受够了！她非不再爱陈庆国，而且，此后再也不会想见到他，绝不期待他的复生。陈庆国这个人，已在她的思想中消失了！”

原振侠忘情地叫着，一口气表达了他心中的意见之后，才留意到了阿尼密和康维两人，都以十分奇怪的神情望着他。

康维先开口：“你在说些什么？你能知道他们两者之间，发生了什么事？”

原振侠一怔，他先是自然而然地点了点头，接着，他也不禁自己问自己：“我知道吗？我是如何知道的？”

他知道，阿尼密和康维，也正在等着他的回答。

他勉力使自己镇定，才缓慢地道：“你们……难道竟没有运用自己的想象力？”

阿尼密“哦”地一声：“原来你得出的结论，全是你想象出来的？”

这一句话，把原振侠还想说的一些话，堵得再也难以说得出来！

原振侠涨红了脸，不知所措。康维对他的态度比阿尼密好，他道：“你的想象过程……是不是可以详细说？”

原振侠吸了一口气：“当然可以！”

他又定了定神，这才把他如何一开始注视萤光屏，就把自己的想象力注入，及后来所得出的印象，十分详细地说着。

等到他说完，康维皱着眉不出声，阿尼密则哼了一声：“我以为医生是实用科学家，谁知道原医生的想象力，竟然比灵媒更丰富！”

原振侠不去和他争辩，只是十分肯定地道：“康维，相信我的感觉，相信我的结论。

让柳絮的灵魂离开，你可以令她醒来！”

在这一段时间中，萤光屏上的陈庆国，还在不断想接近柳絮。可是他像是不能成功，所以变成了几乎静止不动。

原振侠指着萤光屏，显得十分激动：“你们难道看不到，柳絮在躲避陈庆国，躲得十分痛苦吗？先把她从仪器中弄出来再说！”

康维的神情十分为难，他向阿尼密望去。那位灵媒冷冷地道：“我没有意见，看起来，原医生和灵魂接触的本领，比我更大！”

原振侠闷哼了一声：“我相信自己的判断，你可以令柳絮醒来，问她真实的情形！”

如果是别的事，康维的判断力，精确无比，几乎不会有任何错误。可是事情一和他自己有关，他也就和人类的反应一样：关心则乱。一听到原振侠提议让柳絮醒过来，他就双手乱摇，一副不知所措的样子。

原振侠顿足：“那你至少把她的灵魂召回来！”

康维又想了一会。在那几秒钟之内，他也看到萤光屏上，陈庆国再次向柳絮靠近，但是柳絮迅速避开了开去的情形。

康维也不禁失声道：“她……看来就像是小兽，在逃避凶残的猎人的追捕！”

原振侠大大吁了一口气：“谢天谢地！你终于明白了这一点！”

康维用力一挥手，转过身去，双手齐发，又急促地操作仪器。等到他松了一口气，高举双手时，萤光屏上的柳絮已经不见了。而陈庆国在那一刹那间，在萤光屏上飞快地左冲右突，显然他也知道和柳絮的联络中断了，所以在表示他的焦急和愤怒。

可是他迅速地静了下来，缩成了一团。

原振侠沉声道：“现在只有陈庆国一个鬼魂在，可以和他联络，向他了解刚才真实的情形！”

阿尼密在一旁，双手抱在胸前，一副置身事外的神情。显然他对原振侠的“感觉”，不是很满意。

康维则十分积极，又按下了一些按钮。萤光屏上的陈庆国又变成了一个“圆环”，同时，他的声音，也再度使原振侠、康维和阿尼密都可以“听得到”。

陈庆国的声音，听来又是着急，又是愤怒，又是悲痛，简直是百感交集。他像是在嘶叫：“柳絮，你对组织不忠！是什么时候开始，你和组织对抗的？你怎么能这样想，还要这样做！”

康维深深地吸了一口气，阿尼密也不由自主，发出了“啊”的一下惊呼声来！

单从陈庆国的那几句话，就已经完全可以证明，原振侠的感觉是正确的！

陈庆国和柳絮之间，确然有了无从妥协的分别！

陈庆国还在叫着：“听我的话，去接受组织的处分，在组织的教育下，好好改造自己。我们都是喝组织的奶水长大的，绝不能背叛组织！我们……”

康维在这时候，一扬手，“啪”地一声，关掉了一个掣钮，切断了陈庆国输出的讯号，自然，再也听不到什么了。原振侠和阿尼密，也没有要求再听下去，那自然是由于他们都一致认为，陈庆国的“话”，实在十分令人厌恶，根本不想再听下去！

原振侠的声音干涩：“在控制人的思想这一方面而言，组织可以说成功无比！”

阿尼密抿着嘴，点了点头：“不是对每一个人都很成功，但确然有人被成功地控制，从肉体到灵魂，都被彻底地控制！”

康维没有表示意见，只是长叹了一声。原振侠道：“柳絮是决不会为了陈庆国的死，去和组织拚死活的了，你准备什么时候让她醒来？”

康维没有回答，只是走到一边，坐了下来，双手捧住了头。

原振侠却不放过他，走到他的面前：“我还认为，当她一醒过来之后，你就应该向她表达你对她的爱意！”

康维把头低得更低。这个上天入地，无所不能的新形式生命，这时，他的身体语言在告诉人，他是多么地无助和彷徨！

原振侠又好气又好笑，对着他，发出了一声大喝。

康维陡然抬起头来，一副失魂落魄的样子。

原振侠指着他说：“已经再也没有障碍了，你的一切表达，都光明正大，无愧于心！”

康维的声音竟然有点发颤：“可是……如果我表白了，她却拒绝……我实在不知道该如何应付才好！”

原振侠叹了一口气：“我以为只有十五岁以下的少男少女，才会有这样的烦恼！”

康维像是在哀求：“别取笑我，我在这方面的能力，可能连十五岁都不到！”

原振侠笑：“你有你的长处，可以利用。例如，你不必当面对她说出你的心意，你可以把你的心意，化为讯号，输入她的脑中。那么，她就算拒绝，实际上你什么也没有说过，也就不怕尴尬了！”

康维搓着手，一副跃跃欲试，但是却又不敢试的样子。这种神情，和他高大而满面虬髯的外型，十分不相衬，所以看来也就分外滑稽可笑。

不过作为朋友，原振侠并没有在这时候取笑他，反倒鼓励他：“你只不过是向她输出讯号，是不是接受，她有百分之百的选择权，这是很正常的一种表达方法！”

康维深深地吸了一口气，下定了决心，用力点头，走向仪器。

阿尼密在这时候，走向门口，道：“看来我没有必要再留在这里了，请允许我告辞！”

康维“啊”地一声，原振侠也感到有点不好意思。虽然他和阿尼密相处得不是十分和谐，但阿尼密毕竟是他老远请来的。

所以原振侠忙道：“何必那么急？”

阿尼密作了一个手势：“此行给了我很大的帮助，使我对灵魂有了新的认识。我要好好把我的新认识整理一下，所以才急着告辞。”

看来阿尼密的去意甚坚，康维和原振侠，都想不出用什么话去挽留他。反倒是阿尼密自己开了口：“康维先生，我对你这里的仪器，很有兴趣。是不是可以允许我，在有需要的时候，随时使用它们？”

康维满口答应：“当然可以，你使用这个密码，计算机会把使用这副仪器的方法，详细告诉你！”

他顺口说了一个九位数的密码出来。阿尼密大喜，冷冰冰的脸上，居然也有了热切的笑容。他一面道谢，一面摇着康维的手：“你快去表达你的爱意吧，找人送我出去就可以了！”

康维红了红脸，召来了总管，送阿尼密出去。阿尼密走出了几步，才转过身来道：“忘了告诉你们，我带走了陈庆国的鬼魂。”

康维和原振侠呆了一呆，一时之间，都不知道阿尼密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。但是他既然是一个出色的灵媒，自然有他对付鬼魂的一套，所以，两人只是想了一想，也不是十分在意。

原振侠以第一时间，用鼓励的眼光，望定了康维。康维深深地吸了一口气，挺起了胸膛，先来到了床边，看了柳絮好一会。

原振侠又不禁叹了一口气。这时，只不过是要他通过仪器，把他对柳絮的爱意，化为讯息，输入柳絮的脑中去，他已经是这等情状。真的难以想象，着是要他面对面，在柳絮的妙目注视之下，表达他的情意的话，他会如何地手足无措！

原振侠心中感到好笑，可是他却绝不敢有所表示，怕康维好不容易鼓起的勇气，会因他一笑而消失无踪！

康维在床前，好几次伸手，去轻抚柳絮的脸颊。柳絮的肤色本来就莹白如玉，这时在昏迷状态之中，更是白得令人着迷。

原振侠的心绪也十分撩乱。柳絮是这样“古怪”的一个人，可是再古怪，也古怪不过康维。在地球上来说，再要找一对同样的男女，只怕没有可能，他们应该是十分适合的一对。

可是，柳絮是不是会接受康维的情意呢？

原振侠一想到这里，就不由自主，缓缓地摇了摇头，因为男女之间的情爱，是最难预测的。在成千上万的人眼中看来，那一对男女，应该是天造地设的一对，可是偏偏那一对男女之间，一点感情也没有！

而且，就算客观环境再刻意制造有利于他们产生感情的条件，也没有用处。

原振侠思绪紊乱，他又想起了，一位作家曾说过：“爱情不能通过培养而产生，蘑菇可以培养出来，爱情不能！爱情的产生是爆发的，是自然而然的，甚至没有任何过程的！”

这种说法，虽然不能包括全部爱情，但也很恰当地形容了，真正爱情是如何发生的。

原振侠看到，康维的双眼之中，现出如痴如醉的眼光。这种眼光，在柳絮的脸上和身上流转，像是想把他的深情，自柳絮的每一个毛孔，注入她的身体中去。

康维的口唇，在微微牵动，并没有发出声音来。可能是他正在把自己想要对柳絮表达的情意，先预习一遍。

然后，才见他依依不舍地走向仪器，在仪器之前，他至少做了一分钟深呼吸。

原振侠实在十分难以明白，一个机械人进行深呼吸有什么作用。后来他把这个问题向康维提出来，康维瞪了他一眼：“你甚么也不懂，我的一切反应和人一样，当我需要额外的动力时，我就需要更多的氧，所以需要进行深呼吸！”

原振侠听了之后，其实还是不十分明白。不过他知道，康维的生命形式，是一个太复杂的组合，所以他没有再追问下去。

当时，康维在深呼吸完毕之后，双手伸向前，手指又伸屈了几次，才一起按向仪器。

在这时候，康维的神情，虔诚之极，缓缓闭上了眼睛。

原振侠向萤光屏看去，萤光屏却什么也没有显示。原振侠知道那是康维故意的。他不想原振侠看到他求爱的失败！

原振侠也知道，这样一来，连康维自己，也不能立刻就知道柳絮的反应如何！

约莫在两三分钟之后，康维长长地吁一口气，睁开眼来。他虽然有如释重负之感，可是神情仍然紧张得可以。原振侠向萤光屏一指：“你这是自讨苦吃，刚才你如果开启萤光屏，我相信可以立刻知道她的反应！”

康维神情严肃：“你以为我不知道？那不道德。我不能一方面爱她，一方面却千方百计，未得她的同意，就知道她对她的想法！”

原振侠闷哼了一声，康维又补充：“这是男女相爱十分重要的一点！”

原振侠有点没由来的恼怒，所以他的语气，带着讽刺：“我看你快可以著书立说了，书名就叫《爱情宝典》！”

康维笑了起来：“著书立说有什么用？要身体力行，去做，去实行！能写爱情宝典的人，未必懂得什么叫爱情。原，你”

原振侠知道康维接下来，必然会对他有所指责，而他又实在不愿意接受这种“你不懂得爱情”的指责。所以，他不等康维的话出口，就转过身去，康维也就识趣地住了口。

原振侠过了一会，才转过身来，发现康维望着柳絮，神情犹豫。

原振侠知道，到了十分重要的关头了！

康维抿着嘴，他虬髯满腮，有这种神情，看来就十分不调和。他又深呼吸了几次，才反手去按动仪器上的几个按钮。然后，缩回手来，想用双手去捧柳絮的脸，但是才伸出手去，又缩了回来。

从康维的行动，可以看出他的心情，实在是紧张之极。原振侠也不敢去打扰他，只是和他一样，注视着柳絮。

柳絮虽然还未曾睁开眼来，可是，她的眼皮，已有了轻微的跳动！

这表示，她已经醒来了！

可是，她为什么不睁开眼来呢？在昏迷状态之中，她已经收到了康维传达给她的讯息。原振侠虽然不知道，康维所传达的讯息的全部内容，但是也可以知道，柳絮的反应只可能是接受或拒绝！

看康维的神情如此紧张，原振侠也紧张了起来。他向横移动了一下身子，向康维靠近了些，康维在这时刻，果然十分需要他。

康维盯着柳絮看，可是他的手伸了过来，紧抓住了原振侠的手臂，抓得十分紧。

柳絮眼皮跳动的速度，在渐渐加强。原振侠忍不住先开口：“柳姑娘，一切你现在怀疑可能是梦幻的事，全是真实的。详细情形，你很快就会知道！”

柳絮的眼仍不睁开，可是她却轻启朱唇，发出了十分微弱的声音。

康维和原振侠自然而然，俯下身去倾听。柳絮的声音虽然微弱，可是听来，十分清晰，她在反问：“一切我认为是梦幻的事，全是真的？”

原振侠向康维望了一眼，而且用手肘撞了撞他，康维忙道：“是，是！全是真的！”

柳絮仍然闭着眼，可是眼皮的跳动更剧烈。她又问：“我……和陈庆国……会过面？”

康维又道：“是……是……是……”

看来，他紧张得除了“是是是”之外，说不出其它的话来了！

柳絮再问：“怎么会呢？是不是可以用最简单的方法，使我明白。”

康维又道：“是……是……”

原振侠在这时，叹了一口气：“你们两个，慢慢详细说，我失陪了！”

他一面说，一面已准备向外走去。

可是就在这时候，康维和柳絮一起叫了起来：“原医生，别走！”

原振侠陡然转过身，也就在那一刹那间，他看到柳絮睁开眼来，也看到柳絮一睁开眼来之后，就和康维四目交投。虽然是一个旁观者，但是原振侠也可以感觉得到，柳絮和康维之间的心意相投！

刹那之间，在康维脸上所浮现出来的那种快乐，令得旁观的原振侠，也受到了感染。

柳絮美丽的脸上，也像是陡然有了阳光。康维双手伸出，用他的两只大手，紧紧握住了柳絮的一只小手。柳絮望着康维，自她的眼中，可以看到她接受康维情意的程度，那比千言万语，更是有用！

柳絮想要说的话，其实远不只千言万语。而她这时所说的一句则是：“多谢你使我恢复了视力！”

康维激动得说不出话来，原振侠哈哈大笑：“柳姑娘，康维是不折不扣的君子。有一些话，他可能不好意思说，要由我来代说！”

柳絮略扬了扬眉：“不见得，他传达给我的讯息，可大胆得很！”

一句话令得康维这个新生命形式的人，脸陡然红了起来。原振侠又笑了起来：“我们对你的情形，知道了很多，包括你的身体，曾经被组织改造过！”

柳絮咬了咬下唇，提出了要求：“可以先让我起来？我……很饿了！”

康维忙道：“可以！可以！”

他松开了柳絮的小手，手忙脚乱地解开了柳絮身上的一切束缚，又轻扶着柳絮，坐了起来。

为了替柳絮作彻底的检查，她的身上，只是覆盖着一幅白布。所以在这时候，原振侠转过了身去，他听得柳絮在俏言软语：“只怕再也没有人，由内到外，给人看得这样透彻的了！”

柳絮在说着俏皮话，康维这个应该是世上最富于语言能力的人，竟然支支吾吾，不知如何反应才好！

原振侠知道，这时候，自己真的应该告退了！

没有多久，柳絮靠在康维的身边，走到一个极宽敞的露台上，湖光山色，一览无遗。

总管已在露台上布置了丰富的食物和酒，原振侠早已在那里自斟自饮了。

柳絮一坐下来就道：“人生真是太难预料了！”

原振侠用力点头，表示同意。

柳絮仍大是感叹：“再也想不到，会发展成这样！”

康维忙道：“以后，不会再有什么变化了！”

柳絮先呷了一口酒，才道：“还会有变化，会有一个大变化！”

康维瞪大了眼，望着柳絮。柳絮伸手，按住了他的手背，用十分缓慢的语调道：“我不要再继续做核弹人！我要拆除我体内的核装置！”

她说得虽然缓慢，可是极其坚决。而且，她“不要做核弹人”的决心，也可以从她望向康维的眼神之中看出来。

康维也望着柳絮，并把他的右手，又加在柳絮的小手之上。过了好一会，他才缓缓地摇了摇头：“我没有能力做到这一点——我对你作过十分周全详细的研究，我知道自己没有能力做得到！”

柳絮垂下头去，她的神情不是很能看得清，可是却能看到她长长的睫毛，在迅速地抖动着。由此可知，她正感到十分悲哀。

康维有点不知所措，只是用力压着柳絮的手。原振侠叹了一口气：“当然，没有人会喜欢自己是一个核弹人。但是……康维本身既然……也只是……一大堆机械装置，他自然不会在乎你体内有核装置！”

原振侠在说到“只是一大堆机械装置”之际，向康维发出了一个抱歉的微笑。康维苦笑了一下，耸了耸肩。

柳絮抬起头来，声音相当镇定，可是也可以听得出，她在说那句话的时候，实在是充满了恐惧的。她道：“你们……难道没有看出事情的危险性么？”

原振侠向康维望去，从康维的神情，他看出康维和他一样，都不是十分明白柳絮这句话的意思。原振侠道：“危险性自然有……”

康维急急地接了上去：“可是，是不是有危险，在乎你的意念。当你的意念中充满了仇恨，想要……同归于尽的时候，自然危险之极。可是现在……现在你已接受了爱情……可以有和以前截然不同的生活，而且，你一定会极之喜爱你的新生活。那也不会……有什么危险了！”

康维的话，说得十分诚挚，十分恳切。而且，他说的话，也是实情：在接受了康维的爱情之后，柳絮今后的生活，必然多姿多采，称心如意，快乐幸福无比，只怕再也不会会有任何地球人比得上她！

在这样的生活之中，她自然绝不会去想到引爆体内的核装置。那么，又有什么危险呢？

可是，柳絮在听了这番话之后，却长叹了一口气。

在柳絮的叹息声之中，仍然充满了恐惧。康维和原振侠知道，一定还有一点关键的问题，是他们所没有想到的，所以，他们一起向柳絮望去。

柳絮双手紧抓住康维的大手，抓得十分紧，使得她的手指节有点发白。

她道：“我说的危险，不是来自我自己的意念，而是来自组织……”

柳絮才说到这里，原振侠还是没有明白，但是康维却已然发出一下惊呼声。看他和柳絮四目交投的情形，分明是他也知道柳絮所指的“危险”是什么了！

原振侠忙道：“组织不知道在这里发生的一切。这里的事，只有四个人和一个鬼知道，不会泄露出去……”

柳絮和康维一起望向原振侠，康维沉声道：“我们不愿分开，柳絮她就无法再是组织中的一员……”

原振侠吸了一口气，他也开始觉察到事情的严重性了！看康维和柳絮如今的情形，相亲相爱，只怕叫他们分开一秒钟也不愿意。康维向柳絮输出的爱情讯号，一定强烈之至，令得柳絮全部接受了！

在这种情形下，柳絮自然不可能再是组织的一员。她非但无法再为组织工作，而且，也无法向组织报到。组织的领导人见不到她，她等于是脱离了组织！

在这样的情形下，组织会采取什么应变措施呢？可以绝对肯定的是，组织决不会放过她！柳絮是经过脑部植入手术的“绝对忠诚者”，居然也会对组织不忠，那自然是植入体不再发生作用了！

那么，柳絮也就由“绝对忠诚”，变成了“极度危险”。而对付极度危险的人，组织必然采取的措施是：消灭！

除非柳絮立即，或在最近，回组织去报到，使组织以为她还是绝对忠诚。不然，她就一定会面临被组织消灭的命运！

原振侠想到了这一点，他再吸了一口气，却并不十分紧张。因为组织的力量，虽然强大无比，但也不是完全无法对抗的。至少，有两种方式，和组织的对抗，都很成功。

一种是海棠的方式，彻底地脱离了组织，甚至放弃了地球人的身分。另一种，是水荇的方式，她和组织“打游击”，阳奉阴违，调皮捣蛋，身在

曹营心在汉。组织也拿她无可奈何，还以为她是组织中十分优秀的一员！

柳絮有康维的助力，自然情形比当日的海棠，和现今的水荭好多了。

原振侠笑了一下，指着两人：“如何逃避组织的骚扰，我想这相当简单。我把柳姑娘带到这里来，就是因为认为她在这里，会十分安全之故。”

原振侠心想，以康维的能力来说，要保护柳絮，应该是没有问题的，所以，他说得很轻松，说了之后，又补充了一句：“你们完全可以在这里，享受只羨鸳鸯不羨仙的生活！”

原振侠说得轻松，可是康维和柳絮的神情，却更加沉重。连康维也脸色变白，分明是他也感到了极度的恐惧。

原振侠又打了一个“哈哈”：“怎么啦？对组织的恐惧会传染？康维，你在怕什么？”

原振侠一问，康维伸手指向柳絮，手指在微微发抖，而且，竟至于说不出话来！

这一来，原振侠也不禁大是骇然。他知道，柳絮的害怕，可能是来自长期以来对组织的畏惧，但康维是为了什么呢？那必然是有一些关键问题，他未曾想到了！

他提高了声音，再问：“康维，你在怕什么？”

康维总算叫出了一个词来：“遥控！”

康维这时，叫出了“遥控”这个词，乍一听来，和原振侠的追问一点关系也没有。

在最初的十分之一秒，原振侠也不知道那是什么意思。

可是，在十分之一秒之后，原振侠就明白了！

遥控！

原振侠在刹那之间的反应，其强烈程度，连他自己也意料不到。他整个人都弹了起来，带翻了椅子。他这时，当然已经完全明白，康维会如此害怕的原因了！

遥控！组织对引爆柳絮体内的核装置，有遥控的能力！

也就是说，柳絮体内的核装置，可以由两个途径来引发：一个是由柳絮自己的意念，一个是由组织所掌握的遥控！

如果一旦柳絮被发现已不再忠于组织，那么，遥控的力量，就可以引爆核装置！

遥控是一种十分简单的装置，所及的距离，可以十分遥远。只怕在地球上，柳絮无处可躲，到月球或观察地带去，也未必可以逃得脱。真要逃避的话，至少要离开太阳系！

但那也只是估计，究竟要躲到什么地方去才安全，没有人说得上来！

这是一个极大的危险，在这种危机的阴影之下，根本没有正常的生活可言！

原振侠想起刚才，自己还叫康维和柳絮过“只羨鸳鸯不羨仙”的生活，他不禁苦笑，俯身扶起了椅子，坐了下来，大大地喝了一口酒，默然不语半晌。然后才问：“组织肯定有遥控的力量？”

柳絮皱着眉，没有回答。康维道：“根据组织的行事方法，一定会有！”

原振侠又问：“由谁掌握？”

康维道：“当然是最高领导人……也有可能……由计算机自动控制

”

他说到这里，连声音都变了！

原振侠也感到事情严重之极，可是他却感到还有不明白之处。他道：“凡是遥控装置，都有接收讯号的部分，柳姑娘的体内，有这样的接收装置吗？”

康维的神情，十分迟疑。柳絮显然也在等着回答，她望向康维，样子很焦急，但是却又十分妩媚，她把声音压得十分低：“你不是对我身体的每一部分，都了解得清清楚楚的吗？”

或许是由于刚才喝下去的一杯酒，或许是由于刚才所说那几句话，柳絮的脸颊，泛起了红晕，使她看来，更加动人。

此情此景，本来足可以称得上风光旖旎的。可是原振侠和柳絮，都在焦急地等着康维的回答。

康维仍然在迟疑，那是前所未有的情形。过了足有三分钟之久，柳絮才叹了一口气，用她的手，握住了康维的手：“你只管说，我可以经受得起任何打击！”

康维这才叹了一口气：“不知道！”

他立时补充：“我不知道你体内是不是有接收装置。事实上，你体内的装置，超乎我的理解能力。也就是说，在我的知识范围之中，从来也不知道，可以在人体内有核爆的装置！”

康维的这一番话，不但令得柳絮俏脸煞白，连原振侠也不禁拿着一杯酒，一动不动，如同泥塑木雕一样。

原振侠深知康维的能力，他有三晶星人的全部知识。三晶星人是早期的宇宙开拓者，三晶星人的知识之中，也包括了许多其它星球的知识在内，也有地球人的全部知识。而如今，康维竟然说柳絮的情形，在他的知识范围之外！

虽然康维早就说，能在柳絮体内藏入这种精密无比核装置的，决非地球人，但也是直到这时，原振侠才知道事情的严重性。强大的组织，本来就几乎不可抗拒，再加上有如此强大的助力，岂不是更不可抗拒？

柳絮自然也感到了事态的严重，她的声音，听来充满了无奈和恐惧。她把康维的手握得更紧，双眼的眼神，一如受了惊的小鹿。

忽然之间，康维又发起颤来，虽然风光明媚，可是他脸如土色。原振侠不由自主，发出了一下呻吟声：“你又想到了什么可怕的事？”

康维伸手，指着柳絮的头部，张大了口，先是发出了一阵不知内容的声音，连吸了几口气，才道：“她现在的情形……组织一定已经知道了！”

原振侠和柳絮互望了一眼，都不知道何以康维会那样说。康维又接连喘了几口气，才道：“我使她脑中的植入体失效，组织方面，就应该有装置，可以知道这种变化，所以她的情形……”

康维说到这里，惊恐更甚，竟然难以为继。柳絮先是惊惶，但随即，她就比较镇定地说：“组织要是知道了，一定早已采取行动，把我毁灭了！”

康维有点语无伦次：“我们快逃……逃到观察地带，逃出观察地带，逃到遥控力量达不到的地方去！”

他这样说着，甚至站了起来，像是立即就要采取行动一样。

原振侠对于康维能带着柳絮逃出太阳系去，并不怀疑。可是在那一刹那，他的思绪，十分紊乱，他甚至不可控制地，想起了一些十分奇特的情形，这种情形，通常出现在一些想象力十分丰富的神怪小说之中。

像《蜀山剑侠传》中的邪派人物，南方魔教祖师绿袍老祖，为了控制

他的徒弟，使徒弟们不敢背叛他，就施展魔法，把徒弟的灵魂拘了来，聚集在一处。每一个灵魂，都有一盏“本命灯”作代表。若是哪个徒弟，在外面有了背叛的行为，或是出了什么意外，“本命灯”就会熄灭，绿袍老祖立即可以知道。

这种情形，不是和柳絮与组织之间的关系，十分相类似吗？

柳絮脑部的植入体，既然可以发出讯号，自然也可以有装置接收得到。如今讯号已被康维除去，组织当然也在第一时间就觉察了！

可是，正如柳絮所发出的疑问：组织如果知道了，何以不采取行动，把她毁灭？

原振侠把这个问题，问了自己好几遍，也陡然站了起来，双手乱摇：“不必逃！越是逃得远，就越是危险！”

柳絮和康维都不解地望着原振侠。

原振侠吸了一口气，指着柳絮：“投鼠忌器！组织不知道她身在何处，若是毁灭她，那是一场核爆炸的灾难，组织不敢妄动！”

原振侠这几句话一出口，康维用力在自己的头上，重重拍了一下，柳絮也长长地吁了一口气。他们两人，当局者迷，都不如原振侠旁观者清，一下子就分析出了组织不敢采取行动的原因。

组织知道柳絮出了问题，可是无法知道她身在何处。若然发动遥控的力量，把她毁灭，那么，核爆炸会波及什么城市，会导致多少人死亡，会造成什么样的破坏，全然无法估计。

如果柳絮竟然恰好在组织总部所在之处，那么，毁灭柳絮，也等于毁灭了组织！

这才是真正的投鼠忌器！

若是组织可以确定，柳絮身在戈壁大沙漠，只怕遥控的毁灭行动，早已执行了。

这也就是刚才原振侠所说，避得越远越是危险的原因。因为要是让组织知道，柳絮已远离地球，那么，核爆炸更是一点影响也没有了！

可是，明白了这一点，并不代表危机已经过去。康维喝了一大口酒，沉声道：“要是给组织知道她在希腊，只怕为了除去她，组织也不会爱惜希腊人的生命和财产！”

柳絮不由自主，打了一个寒战，忽然叫了起来：“水荭！水荭！”

她在这时，叫出了“水荭”的名字，意思十分容易明白：水荭知道她的所在！水荭知道她在希腊，和康维十七世在一起！

如果水荭向组织报告了这一点，那么组织需要考虑的，就只是牺牲若干希腊人的生命财产。以组织的心狠手辣，完全可以作出决定。

在她叫了两声之后，约莫有三五秒钟的沉默。然后，是原振侠极肯定的回答：“不会！水荭绝不会出卖我们，不会！”

柳絮还是迟疑：“或许，她……不知道事情的严重性！那她就会”

这一次，是康维用十分肯定的语气，打断了她的话：“不会，水荭知道你的情形。

她为了帮助你，本身冒着危险，去向组织探听，你体内的核装置，是由什么人主持进行的。她说：解铃还需系铃人，要拆除核装置，最好的办法，是去找装置的主持者！”

康维的这一番话，听得柳絮连连吸气。她自然知道，水荭去刺探这

样的顶级机密，所冒的险，是如何巨大。只要一不小心，稍微露出一马脚，或者是组织怀疑她为什么要那样做，而她又没有能令组织满意的解释，那么，她立刻就会被消灭！

一想到这一点，柳絮不禁十分感动，她的声音有点哽咽：“你们都对我……那么好！”

康维在她的脸颊上轻拍了两下：“为了安全起见，我们还是要挪一挪地方。要让组织知道，柳絮就在组织的总部附近，但是，又是他们所找不到的所在！”

原振侠忽然之间，现出极其兴奋的神情，他大声叫：“为甚么不可以反客为主？”

康维一扬眉：“什么意思？”

原振侠举起杯来，把杯中的酒，一饮而尽，豪意大增：“由于组织的势力强大，所以我们一直在考虑的，都只是如何逃避，并没有想到如何进攻！”

原振侠话一出口，康维已经明白了他的意思，也立时举杯，把一杯酒倒进了口中。

柳絮并不是不明白，可是在她的意识之中，组织的阴影实在太太大，所以一时之间，她不能接受。由于心情的极度紧张，她双手紧握着拳，一声未出。

康维一伸手，把她拉了过来，又把她高举起来，打了一个转，大声道：“对！我们根本不必躲，就直接去见组织的最高领导，反客为主，进攻！她可以随时使自己爆炸，消灭整个总部，最高领导必然不敢冒这个险！”

柳絮搂住了康维：“要是他们豁出去了呢！”

原振侠哈哈大笑：“绝不会！组织的那些头子，全都享有特权中的特权，生活得称心如意。放过你，对他们没有什么损失，他们才不想和你同归于尽！”

柳絮的神情，仍是十分害怕。康维和原振侠齐声道：“放心，这是你勇敢地和组织面对面斗争的时候了，而且，胜利必然属于你！”

柳絮挺了挺身子，过了一会，才十分坚决地，用力点了点头，显然是她下定了决心，要和组织展开斗争了。她有了这样的决定之后，由于过度的兴奋，身子竟然剧烈地发起抖来。

康维温柔地问她：“还记得如何和组织联络？”

柳絮点了点头，康维吸了一口气：“到离总部不超过三公里时，和组织联络，要求见最高领导，和组织展开谈判！”

康维说一句，柳絮就答应一句，康维说得眉飞色舞，又道：“你本身就是一张王牌，组织必然屈服。原医生，你是不是参加我们的行动？我会和柳絮寸步不离！”

原振侠摊开了手：“我想，我没有必要参加了吧？你们在前往目的地时，顺便把我送回家去就可以了！”

康维和柳絮异口同声：“原医生，谢谢你！”

原振侠知道他们感谢的是什么。若不是他，他们决不会相遇相识！而他们既然对如今的情形十分满足，自然也要感谢他的撮合！

原振侠笑了一下：“事不宜迟！”

康维道：“阿尼密……不知去了何处？”

原振侠摇头：“不必担心他。一来他和组织不会有联系，二来，他为人虽然讨厌，但也不至于出卖别人。”

康维侧头想了一下：“我们打明旗号去，这才更显得有恃无恐。当然，柳絮，要你先和组织联络！”

康维兴致极高，柳絮也受了感染。康维双手挥动：“乘我的飞机去！”

原振侠笑：“请在经过我居住的城市上空时，允许我跳伞。”

康维的回答居然是：“对不起，你的要求被拒绝了，因为没有人能在两万公尺的高空跳伞，而我们正准备在这个高度飞行，到了组织总部的上空，再和总部联络，要求允许降落！”

原振侠故意愁眉苦脸：“那我该怎么办呢？”

康维“呵呵”笑着，用力拍着他的肩头：“只好委屈你，请你循正常方法回家了！”

原振侠喝了一口酒：“康维，你可知道你现在的行为，可以用什么成语来形容？”

康维一点也没有不好意思：“自然知道，这叫作‘重色轻友’！”

原振侠长叹一声：“无可救药了！”

三个人一起举起杯来，站起身。康维轻搂着柳絮，柳絮偎在康维高大的身边，又正合上了“小鸟依人”这句成语，看得原振侠羡慕不已。

三人各自干了一杯酒，也根本不必准备什么，就一起走出了康维的巨宅。

管家替原振侠备了一辆车子，当原振侠驾着车子，驶向机场的时候，听到来自天上的轰然巨响。他抬头看去，看到康维的特制飞机，正以六十度的斜角，冲天直上。明知机上的人不可能看得见自己，原振侠还是自然而然地，向飞机挥了挥手。

原振侠在向飞机挥手的同时，心中也不免十分感慨。他带着柳絮到康维这里来，竟会变成了这样的结果，那是事先无论如何都想不到的事！

他也知道，康维的那架飞机，可以说是地球上性能最好的飞行工具，可以在极短的时间内，就到达目的地。等他用正常的方法回家之后，一切只怕已经解决了。自此之后，康维这新形式的生命，找到了爱情，柳絮自然也脱出了无间地狱！

原振侠感到十分安慰，虽然在那时，他也想到，以那个组织势力之庞大，柳絮又站在和它势不两立的地位，只怕还会有一些阻碍。但是他又完全相信康维的能力足可以克服困难，所以也并没有放在心上。

他对自己的这次经历，十分满意。因为在这次经历之中，他对鬼魂有了进一步的认识，知道即使是幽明阻隔，人鬼殊途，但是一样可以通过安排相会。而且，在灵魂和鬼魂之间，可以作毫无保留的沟通！

原振侠可以料到，把这样的经历，说给他亲近的几个朋友听的时候，会引起何等的赞叹。

等到原振侠上了飞机，他知道，康维和柳絮，应该早已开始在和组织交锋了！

他预料，他回家之后不久，就可以知道结果。要是柳絮体内的核装置能够拆除，那自然理想之至了。

所以，在回家的旅途上，原振侠的心情，相当轻松。但是有时，望着舱外，白雪飘飘，他想起玛仙不知身在宇宙的哪一个角落，仍不禁大是怅然。

原振侠乘坐的飞机顺利降落，但从机场到住所，由于交通阻塞，不知道在哪一个路口，有几辆车子撞在一起，清理费时，所以整个公路网的交

通，都大受影响。原振侠对于人类交通工具的落后，十分感慨。他是上天入地，本身到过观察地带，灵魂去过幽灵星座的，自然识见和普通的地球人大不相同。

不足二十公里的途程，居然使他浪费了三小时之久。所以他在推开住所的大门时，心情有点烦躁，他是用力一脚，将门踢了开来的！

门一踢开，他就呆了一呆，因为他看到，有一个人，背对着门，面向窗口而立。那人身型不高，戴着一顶鸭舌帽，穿著蓝布工装裤，看来像是一个小男孩。

原振侠略呆了一呆，那人转过身来，原振侠更加讶异。那不是一个小男孩，而是一个小女孩，是原振侠很熟悉的水荭！

对于水荭会出现在自己的住所，原振侠并不十分讶异，可是水荭的神情，却令原振侠吓了一跳！

水荭本来，一直维持着少女的调皮。尽管她的经历使她和普通的少女大是有异，可是不论在什么情形下，她都那么开朗活泼，笑靥如花，叫人看来神清气朗。

可是这时，在她的俏脸之上，却像是罩了七八重乌云，令她显得忧郁之至！

一看到这等情形，不必问，也可以知道，有什么不寻常的事发生了！

水荭也立即开口。她乍一开口时，竟然没有声音发出来，要吞咽了一下口水，她才发出了听来十分沙哑的声音：“你们闯祸了！”

原振侠陡然一怔，一时之间，不明白水荭这样的指责是什么意思。水荭一跺脚，显得她心中，焦切之极，又道：“闯大祸了！”

原振侠向水荭作了一个手势，想请她尽量镇定一些。而就在这时，自他的卧室之中，又走出了一个人来，竟是阿尼密大师！

阿尼密的神情本就阴森，这时，看起来更像是已到了世界末日。他一出来，就道：“闯祸的责任，主要在我！不能全怪他们！”

水荭急促地眨着眼，双眼之中，竟然有泪花乱转，可知她心中的焦急，实是非同小可！

原振侠也发起急来，用力一挥手：“究竟是怎么一回事，别打哑谜了好不好！”

原振侠要求快点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事，自然正常之至。可是阿尼密和水荭的反应，却十分不正常，他们互望着，像是不知该如何开始才好！

原振侠正想再催，阿尼密已长叹一声：“事情应该从我这里开始，陈庆国的鬼魂逃走了！”

原振侠呆了一呆，脑中“嗡”地一声，思绪变得十分紊乱。

这不能怪原振侠的理解力弱，而是阿尼密的话，完全超越了人类的生活经验，所以绝不容易一下子就了解。原振侠在呆了一呆之后，首先想到的是，阿尼密在离开的时候，曾经说过，他把陈庆国的鬼魂“带走了”。

当时，原振侠就十分奇怪，阿尼密是用什么方法，把陈庆国的鬼魂带走的？但是他只是想了一想，只想到阿尼密既然是一个出色的灵媒，那自然有他和灵魂打交道的一套，所以没有再想下去。

而现在，阿尼密又说“陈庆国的鬼魂逃走了”，这真是怪不可言。难道阿尼密真的有一套方法，可以把鬼魂拘留起来？

如果他真的有那样的方法，那么，被拘的鬼魂，会努力设法逃走，也

是理所当然的事了。阿尼密把鬼魂拘留在什么地方？是不是像中国的传说那样，捉鬼的道士把鬼魂捉了之后，放进葫芦之中，或是放进了一个有符咒禁制的容器？

看来，阿尼密的身边，并没有这样的容器在！

刹那之间，原振侠不但思绪紊乱，连神情也显得古怪之极。阿尼密在这时候，现出苦涩的神情，伸手，向自己的头部指了一指。

原振侠同样无法理解他这怪异的“身体语言”，阿尼密又叹了一口气：“我运用我灵媒的本能，和陈庆国的鬼魂有了沟通。”

原振侠“嗯”地一声：“那不是什难事，我也可以做到这一点！”

阿尼密又道：“所以我在离去的时候，问他，是不是愿意和我在一起？我告诉他，我有力量可以控制鬼魂——这一点，他也早已知道，他不知道的是，鬼魂若是受我控制，会有很多好处！”

原振侠听到这里，不禁十分恼怒。

这时，他至少已经知道，水荭如此焦虑地说闯了祸，是从陈庆国的鬼魂逃走开始的。

而如果阿尼密不去控制陈庆国的鬼魂，当然也不会有“逃亡”事件的发生！

而在康维的巨宅之中，原振侠在知道阿尼密有这种力量之后，曾劝阿尼密尽可能不要使用这种力量，阿尼密当时也答应了的！

可是阿尼密却没有遵守诺言，他还是运用了这种神秘的力量，控制了陈庆国的鬼魂！

当原振侠充满怒意的眼光投向阿尼密的时候，阿尼密脸色铁青，他冷然道：“我那样做，自然有我的理由，我没有必要向你解释。”

原振侠更怒：“那你来找我干什么？陈庆国的鬼魂逃走，你那么有本领，就该去把他抓回来！”

阿尼密张大了口，像是连呼吸都十分困难。在一旁的水荭又一跺脚，尖声道：“来不及了！陈庆国的鬼魂，已经和组织取得了联络！”

原振侠不由自主，叹了一口气，因为事情听来更加复杂难明了！

陈庆国的鬼魂，是如何和组织联络上的？难道组织之中也有出色的灵媒，或是有仪器？就算陈庆国的鬼魂和组织有了联络，又怎么会闯祸呢？

原振侠不明白，连想问，也不知道该如何问！所以他只好用近乎呻吟的声音说：“如果事情十分紧急，又和我有关的话，那么，请尽快令我明白，究竟发生了什么事！”

他这样说了，阿尼密仍然张大了口，不知该如何说才好。水荭大踏步来到原振侠的身前，大声道：“让我来说！”

阿尼密苦笑：“你根本不知道发生什么事，又从何说起？”

水荭沉声道：“可以推测——我的推测是：组织总部有一个十分隐秘，又是能力超卓的人在，就是这个人，和陈庆国的鬼魂，取得了联络！”

原振侠总算有了一点头绪，但是他还是不明白。水荭作了一个手势，示意他暂时不要发问，她急急地道：“组织和陈庆国有了联络，就知道了有关柳絮的一切！”

原振侠听到这里，才感到了真正是大事不妙！

来自陈庆国鬼魂的讯息，自然再真实也没有，鬼魂不会也不能提供虚假的讯息。组织知道了柳絮的叛变，可是柳絮和康维，却还自己送上门去！

本来，柳絮和康维是很占着上风的。但是如果组织早已知道了柳絮的叛变，事先有了准备，那么，他们的优势，自然也不再存在了！

所以，原振侠在头皮发麻的情形下，张大了口，说不出话来，喘了几口气，才哑着声音叫了出来：“快！快阻止他们！”

水荭现出十分悲哀的神情：“原医生，还来得及么？该发生的，全都发生了！”

原振侠颓然坐了下来，一坐下，立时又弹了起来，抓起了一瓶酒，向口中灌了好几口，这才道：“好，既然该发生的都已发生了，急也没有用。先来看看事情糟糕到什么地步！”

水荭道：“康维和柳絮一进入组织的总部，就完全没有了讯息，下落不明！”

原振侠扬眉：“组织再神通广大，也无法拘留康维和柳絮的！”

水荭道：“所以我推测在总部，有我们所不知道的神秘人物，或神秘力量存在！”

阿尼密直到这时，才喃喃地说了一句话。

阿尼密说的是：“就是这个神秘人，或神秘力量，使陈庆国的鬼魂逃走的！”

原振侠瞪了他一眼，并不掩饰心中对他的厌恶。因为阿尼密带走了鬼魂，却又不能好好控制，被组织的神秘力量抢走了鬼魂，使柳絮的反抗为组织所知！

如果说事情糟糕之极，那么，一开始，就是由阿尼密的行为引起的！

阿尼密显然承认了失败，他面色灰败，身子在不由自主发着抖。原振侠叹了一口气，也就没有在自己的眼神之中，加深责备。

水荭低下头一会：“我相信，组织是在有了鬼魂所供给的讯号之后，立即召见我，问我柳絮的下落，因为是我和她一起执行任务的。我知道事有蹊跷，所以只好推说柳絮独断独行，我和她早已失去了联络，并不知道她在何处！唉，你们要是肯听我的话，让我在组织总部，慢慢设法探听消息，怎会出这样的事？”

原振侠苦笑：“现在你已失去了组织的信任？”

水荭点头：“我想是的！我被组织派出来，做一件无关紧要的小事。我想来找你商量，在门口，遇到了六神无主的阿尼密大师，这才知道毛病出在何处！”

原振侠还是有一些不明白之处，所以他又向“六神无主的阿尼密大师”望去，感到水荭这样形容，再确当也没有。阿尼密叹了一口气：“那神秘力量，在鬼魂投向他之后，曾向我示威，讥嘲我和鬼魂沟通力量的薄弱。并且告诉我，陈庆国的鬼魂，是多么渴望和组织联络，以达到做鬼也效忠组织之目的！”

原振侠又连喝了几口酒，这才缓过一口气来。阿尼密的那番话，有一股重大的压力，压得人几乎无法作出正常的呼吸！

水荭的声音，满是无奈：“在柳絮的身上装上核装置，联接到植入脑部的讯号发射体，这一切，康维早已说过，不是地球人的力量所能做得到。可知这个神秘人或神秘力量，早已存在！只不过我一直不知道……真好笑，我还以为自己是得到组织信任的！”

原振侠恨恨地道：“像这样性质的一个组织，不会信任任何人，只会利用人！”

阿尼密大师骇然：“那……神秘力量不属于地球？那是来自外星的力量？那我心中会好过些。因为我从来不知道地球上，有谁在和鬼魂沟通方面，会比我还有办法！如果来自外星，我自然无法和他相比！”

原振侠没好气：“说不定那神秘力量来自地狱，就是一切鬼魂的主宰！”

阿尼密全然不在乎原振侠的讽刺，神情比起刚才来，也不那么六神无主了。显然，在水菀的分析下，他恢复了不少自信心。

原振侠一挥手：“如果假设那力量，或者是一个神秘人，是来自外星，那么事情反倒没有那么糟。”

水菀睁大了眼，显然不知道原振侠根据什么来分析，会得出这样的结论。

原振侠立刻补充：“如果力量完全来自组织本身，那就根本没有转圜的余地！如果组织也必须依仗外来的力量，外来力量不会完全听命组织，希望这种力量，会更容易沟通。”

水菀苦笑：“只好这样想！可是那力量和组织合作，已经很久了！”

原振侠十分肯定：“必然是组织依仗那力量，而不是那力量必须服从组织！”

水菀团团转了几个圈，她刚才形容阿尼密六神无主，这时，她自己看来也差不多。

突然，她站定了身子，伸手在左腕上的手表，轻按了一下。原振侠留意到了她那“手表”上有液晶表面，正在闪动着一些讯号，而水菀也现出了惊喜的神情。

原振侠问：“来自组织的消息？”

水菀连连点头：“是，组织召我立刻去报到！”

原振侠扬眉，用一种明显的，十分不屑的声音问：“这表示组织重新信任你了？”

水菀垂下头来，好一会不出声。原振侠也感到自己的话，说得太重了些，可是还等他表示歉意，水菀已抬起头来：“你要我怎么样做？我自己承认，我没有力量和组织正面对抗，但我也决不会连做鬼也要忠于组织。我只好照现在这样的方式生活、行动。

如果你有更好的方法，请告诉我，或帮助我！”

水菀的这一番话，说得严肃之极。原振侠听到一半，就大为感动，他握住了水菀的手，感到水菀的手十分冷。他等水菀讲完，才用十分诚恳的语声响应：“是我不对……我只是出于对组织的厌恶，并不是针对你。目前，你的方式十分好，等我有了更好的方法时，我一定会尽我一切力量帮助你！”

水菀的眼睛中有点红，她提起原振侠的手来，按在自己的脸上好一会。

他们互相之间，这样衷心地交换意见，情景本来十分动人。可是在一旁的阿尼密，却全然没有欣赏的表示，而是急不及待地表示要和水菀说话。当水菀终于向他望去时，他立时提出：“我是不是可以和你一起到总部去？”

水菀连百分之一秒都没有考虑：“当然不能！”

阿尼密神情沮丧，水菀知道他的心意：“你是想和那力量，或者那神秘人取得联络？”

阿尼密连连点头：“他对于鬼魂的了解，必然在我之上，我想向他讨教！”

水菀爽快地答应：“如果我能和他接触，我必然传达你的意见。”

阿尼密连声道谢，原振侠忍不住道：“你谢得太早了吧，那个‘他’究竟是什么都不知道！”

阿尼密却不理睬，他向水荭说了一个号码，又道：“我会二十四小时守在这个电话旁，等候你的消息！”

他说完，随便向原振侠挥了挥手，就向门口走去。原振侠大叫一声：“喂！你本来找我，有什么事？”

阿尼密并不转身：“我本来就是想告诉你，陈庆国的鬼魂逃走了……或者是被一种比我更强的力量抢走了。想请你帮助，和那种力量联络。”

原振侠苦笑：“我哪有这个能力？”

阿尼密叹了一口气：“你有你自己所不知的潜力，在康维那里，就是你首先接触到陈庆国的鬼魂！”

原振侠摇着头：“我不能帮助你，希望水荭可以见到那个神秘的‘他’！”

阿尼密耸了耸肩，打开门，瘦长的身影晃了出去，随即把门关上。

水荭低声道：“也别太怪他，如果组织之中，有一个神通广大的人在，发生在柳絮身上的变化，没有鬼魂通风报讯，组织一样可以知道的。”

原振侠也十分同情阿尼密：“他一生和鬼魂打交道，忽然发现自己在这方面的能力，竟然远不如人，这打击也够大的了！”

水荭深吸了一口气，向原振侠靠了一靠。原振侠忽然担心起

水荭想了一想：“利或不利，我都必须尽快地去报到，没有选择的余地！”

她说了之后，顿了一顿，又道：“也没有什么人，可以给我任何帮助！”

原振侠深吸了一口气：“未必！”

水荭睁大了眼，望着原振侠，原振侠一字一顿：“我和你一起去！”

水荭吃惊：“不可能，根本不可能！”

原振侠神态镇定，显得他胸有成竹。他道：“有可能！事情根本是在我身上起的。你和柳絮，奉命在我的身上寻找线索，找出消失了的海棠。现在柳絮和组织敌对，任务并没有完成，你可以报告组织，我愿意就海棠消失事件，向组织提供资料，组织必然接纳，你就可以带着我一起到总部去！”

原振侠在说出他的计画之际，水荭一直凝视着他。原振侠说完了之后又问：“怎么样，是不是行得通？”

水荭长叹一声：“可以行得通。但是……那样一来，你就必然卷入我们的是非之中，和组织的关系，可能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之中，纠缠不清。我知道，那是你最不愿意发生的事！”

原振侠作了一个手势：“人在很多时候，必须做些自己不愿做的事！”

水荭大是感叹：“这叫什么？大概就是人在江湖，身不由己。”

原振侠半昂着头：“可以算是。你立刻和组织联络！”

水荭想了一回，才伸手取过一只皮袋来。那种袋子，和许多少女喜欢使用的一样，在袋上还贴着一些颜色鲜艳的标贴。但是原振侠知道，这袋子既然是水荭所使用的，袋中对象内容之丰富，只怕想象力再丰富的人，也难以想象齐全！

水荭伸手入袋，取出了一只扁平的方形盒子来，打开，分成了两部分。竖起的一部分，是一个液晶屏幕，看来一如普通的小型计算机。而且，水荭也拉出一条线来，联结了原振侠住所的电话。

这种通讯方法，已经十分普通，可以藉此通话，传达讯息，以及图文

传真。所以原振侠笑着道：“我以为你们使用的，应该特殊一些。”

水荭只是撇了撇嘴，没有直接回答，而手指已迅速地在按钮上移动。

原振侠知道她是在使用密码通讯，自己看了也不会懂，但他还是转过身去，望向窗外。

经过了将近十分钟不断地操作，原振侠才听到了一阵“滋滋”声。他转过身来，看见一张纸，正在渐渐“吐”出来，上面只有几个字，原振侠根本看不懂。

水荭念道：“建议正在研究，尽快通知结果！”

原振侠的第一个反应是：“那得等多久？那里是办事最慢的地方！”

水荭摇头：“其它的机构办事慢，我们的组织，办事效率却最快。就算要决定一下子处决上万人，也在几秒钟之间可以有决定！”

原振侠感到了一股寒意，没有再说什么。想到他要和这样的一个组织打交道，那是前所未有的新的冒险经历，原振侠心中也不免十分紧张。他和水荭之间的沉默，只不过维持了三分钟，已令他有喘不过气来的感觉。

正当他想说些什么时，随着“滋滋”的声响，又有一张纸出来，上面还是只有几个原振侠看不懂的字。水荭立时道：“建议批准，立即前来！”

水荭在关上那具通讯仪的时候，压低了声音：“你现在想改变主意，还来得及。”

原振侠只用了一下笑声，来表示他的回答！

原振侠回到住所，连休息一下的时间都没有，就又离开了住所。

原振侠进入组织总部的经过，简单之极。他相信水荭的话，如果不是组织最高领导要见他，那么，他根本无法进入总部。

而这时，他进入了总部，却全然无法知道，组织总部是怎样的一个建筑。因为在一个城市的机场降落之后，他和水荭，就上了另一架小型飞机。他们处身的机舱，完全密封，看不到舱外的情形。

小型飞机飞了将近七小时。原振侠禁不住问水荭：“如果是你一个人，要进入总部，难道也是这样子？”

水荭的回答，更令原振侠吃惊：“我从来也未曾到过总部！”

原振侠没有再问什么，等到小型飞机停下，他们又被送上一架密封的汽车。车子又行驶了三小时左右，一出车，已经在建筑物的内部了。

那是一个相当宽的走廊，两旁全是门，走廊十分长，光线柔和，空气清新，温度适中。

他们曾被吩咐，在任何情形之下，都不能回头望，所以他们一直没有见到任何人。

这时，有人声在他们身后响起：“左首第七扇门，自己推门进去。”

水荭自然而然，握住了原振侠的手，两人一起向前走去。到了那扇指定的门前，推门进去，里面是一间布置得极其幽雅，也十分现代感的会客室，但是并没有人。

原振侠先坐了下来，水荭的神情很紧张，她不住地四面打量。两人都知道，自己在房间中的一举一动，不知有多少双眼睛，通过监视装置在看着他们！

房间之内极静，他们甚至可以听到自己的心跳声。不一会，有一下轻微的声音，自天花板传出。他们抬头看去，只见有一样东西，自天花板上向下伸来，那是一根细细的金属棒，尾端是一只约有三十公分长的“眼睛”，

眼珠部分正在灵活地转动，看来十分诡异。

那当然不是真正的眼睛，而是一种装置，可是设计成眼睛的样子。原振侠首先闷哼了一声：“想不到你们居然这样有幽默感！”

这装置一出现，原振侠就知道，他们并不能和组织的首脑直接见面，首脑会通过这个装置和他们交谈。自然，首脑可以通过这只眼睛看到他们，所以他才说，这是一种幽默！

一个听来十分愤怒的苍老声音自“眼睛”中传出来：“我是最高领导，和我说话，不要用一个字的废话来浪费我的时间！”

那声音苍老而微微发颤，作为一个医生，原振侠一听就知道，这个终生未能改变乡音土腔的老人，已经快到了生命的尽头。而且，在这样的晚年，无论如何维持和保养，也难以有健康的身体了！

他正想讽刺对方几句，水荭已叫了起来：“你不是最高领导！我认得出最高领导的声音！”

老人的声音“呵呵”笑了起来，笑得十分欢畅，听得出他真的因为水荭的话，而感到十分可笑。他的回答是：“获得组织授权，以最高领导人姿态出现在你们面前的，都是我的部下，受我的领导！”

水荭吸了一口气，没有再说什么。她也是第一次来到总部，自然层次和地位更低。

老人显得不耐烦：“用最简单的方法使我明白，海棠是怎么一回事！”

原振侠沉声道：“她成功地逃出了组织，要不是有她的塑像留下来，组织再也不会有她的任何资料！”

老人的声音又笑了起来：“你错了，塑像只不过是其中的一个线索。更重要的是，我们的朋友记得她，而且，想和她见面！”

原振侠和水荭互望了一眼，原振侠心中，陡然一动：最高领导口中的“我们的朋友”，是不是就是他们推测中的“神秘力量或神秘人”？

原振侠一想到这一点，就试探着道：“要再见海棠，已没有可能。她已脱出了地球的范围，除非想见她的人也同样如此！”

水荭明白原振侠这样说的意思。她十分紧张，抿着嘴，双手握着拳。

老人的声音沉寂了半分钟，才道：“那么，和你会面，也是一样！”

在原振侠还没有明白，最高领导这样说是什么意思时，老人已直呼其名：“原振侠，你以为批准你到总部来的原因是什么？就是我们的朋友想见你，你们是老相识了！”

这两句话，更是令得原振侠刹时间，感到莫名其妙。组织的好朋友，怎么会是他的老相识？看来，他们的推测没有错，确实有神秘人在替组织办事。但自己竟会和神秘人是老相识，这就有点难以想象了！

他伸手在自己的头上，轻拍了两下：“是哪一位旧相识？怎么记不起来了！”

这时，在“眼睛”中传出了另一个声音：“缺口的天哨！我们曾在‘鬼界’之中沟通过！”

原振侠“啊”地一声，直弹了起来！

“缺口的天哨”、“鬼界”！他当然不会忘记！

用最简单的方法来叙述：若干年前，一批来自外星的宇宙探索者，到了地球，由于他们不能适应光亮和磁力，所以悲剧发生。他们只好躲在新几内亚蛮荒之地，一个人迹不到的山腹之中。那地方，称为“鬼界”。

海棠利用了原振侠，和他一起到达了“鬼界”，和那一批自称“孤魂野鬼”的外星人在黑暗之中，有过沟通。后来，他们利用外星人提供的飞行囊离开，飞行囊落入了海棠的手中！

原振侠挥着手：“你……是躲在飞行囊之中，避过了光芒和磁力，来到这里的？”

那声音道：“是，我替这里的人做了不少事。当然不是由我亲自动手，而是在我的指导下完成的，我成为他们最尊重的人。是不是，最高领导人？”

那老人的声音一反高高在上，不可一世的腔调，十分恭敬地道：“是，外星朋友。”

那声音又道：“当我想到要和海棠会晤的时候，他们居然回答我说，根本没有这个人，我就知道一定有事发生了，这才下令彻查！”

原振侠和水荭都发出了一下低吟声。事情的起因远比他们想象的复杂！

就算没有塑像，组织也一样会上天下地，要把海棠找出来！因为来自“鬼界”的外星人，清楚地知道，曾有这样一个人存在！

原振侠心头狂跳，但是他立时想起，和外星人打交道，要比和组织交涉好得多。所以他立时问：“你要见海棠，有什么目的？我最近才见过她！”

那声音大是讶异：“怎么可能？”

原振侠很快地，把他最近在“观察地带”中的经历，讲了一遍。

那老人的声音责斥：“在说什么荒唐故事？”另外的声音却发出了好几声欢呼声！

两个反应截然不同，这倒并不令原振侠感到意外。因为这一段经历，本来就不是普通人所能理解的。最高领导人虽然权倾天下，但那并不代表他有足够的想象力，可以接受这一切！

那外星人在欢呼之后，急急地问：“那你可以帮助我，可以帮助我们！”

原振侠想起在“鬼界”之中，和那批外星人沟通交流的情形。他对于那些被困在山腹之中，自称是“孤魂野鬼”的外星人，也十分同情。

所以原振侠道：“自从那次之后，我又经历了不少奇事，确实可以找到帮助你的方法。连我现在的身体，都是换过了的，你可以想象么？”

这时，原振侠心中已想好了行动的步骤，那几句话，是他行动的第一步。他特地在最后两句，提高了声音，加强语气。

他得到的反应，是最高领导人的一下闷哼声，和外星人的回答：“更换身体，对地球人来说是一种奇迹，但对我们来说，那不算什么。”

原振侠又道：“真正能帮助你的人，我相信如今正在受组织的留难。先让我和他见面，我们才能一起商量如何行动！”

那声音显得十分急促：“是吗？那个人是谁？”

原振侠一字一顿：“康维十七世，男性；柳絮，女性。你可以向最高领导人，询问他们如今的处境！”

原振侠这两句话一出口，就听得最高领导人，发出了一下愤怒的吼叫声！

这一下吼叫声，在原振侠听来，并不怎么样，只不过是一个老人的怒吼而已。可是对水荭来说，却不一样，因为她深知那老人所掌握的权力之大，也知道这老人发怒的结果。

所以，水荭自然而然，抓住了原振侠的手臂，神情惊怖。原振侠向她

使了一个眼色，示意她不必害怕，他已然胸有成竹！

在老人的一下怒吼之后，至少有五分钟之久，再没有声音传出来。原振侠低声道：“他们之间，正在发生争执。我肯定，老人一定会听从外星人！他的权力再大，外星人也不在他的权力范围之内！”

声音再传出来时，是外星人的声音，他在问：“柳絮？就是那个在我的指导之下，在她身体中装配核装置，并且联接到她脑部植入体的那个地球女性？”

原振侠虽然胸有成竹，但也不免有点紧张，他立时道：“是，相信她如今的处境不是十分好！”

老人的怒吼声再度发出：“她是叛徒！她威胁要和组织同归于尽，要组织拆除她体内的核装置！对付这种叛徒，唯一的方法是——”

原振侠极快地接口：“唯一的方法，是接受她的意见，不然，她的威胁，会变成事实！”

外星人的声音参加进来：“康维十七世，啊，他不是人，不是人……他是……什么？”

原振侠的回答，显得十分平静：“他是宇宙之中的一种新形式的生命，你可能还不是很能理解，但是他必然能帮助你们，使你们全体，都脱离鬼界！”

原振侠在这样说了之后，略顿了一顿，又补充道：“你快和最高领导人说，我要他们立刻来和我相会！”

最高领导人第三度发出怒吼：“在这世上，只有我向别人发命令，没有任何人可以命令我！我不会怕任何人的威胁，尤其是来自叛徒的威胁！”

一个苍老的声音，带着发颤的语调，可是说出来的话，却有这样的气概。这是十分难得的情景，也由此可见这老人的意志是何等坚决！

水荏平时虽然能说会道，可是这时，不但哑口无言，而且，还在微微发抖。

原振侠吸了一口气，他在逐步按照他的计画展开行动。这时，已到了最重要的一环，他要这个权力极高的老人屈服！

他先发出了一声冷笑，然后道：“我也是个医生，从你发出的声音之中，我可以清楚知道，你的身体，是何等衰老！”

老人也冷笑：“我已经八十多岁，我是这个年龄最健康的人！”

原振侠“啧啧”连声：“八十多岁了，还能有多少年？你必然会由于身体的衰老而死亡。虽然你头脑清醒，可是身体却不能再用了，你会变成一个鬼，和所有人一样，变成一个鬼！至于做鬼的滋味如何，相信陈庆国烈士的鬼魂，会向你详细汇报！”

在这番话之后，听到的是老人一阵急促的喘息声，和外星人的声音：“你激怒他了！”

激怒他对你并没有好处，你激怒他了！”

原振侠索性大笑起来：“你的外星朋友能给你许多东西，可是并不能使你不衰老，并不能使你不死亡。哈哈！他们聚集的地方，叫作‘鬼界’，你变成了鬼魂之后，倒可以和他们住到一块去！只可惜他们迟早会脱出困境，回他们自己的星球去，那时，你就真正变成孤魂野鬼了！”

对一个八十多岁，风烛残年的老人来说，原振侠的这番话，不留余地之极了！

老人发出了一阵极难听的声音，显然那是他想第四次怒吼，但气力不

继的结果。可是他的话，却仍然强硬无比：“我不怕和敌人、叛徒同归于尽！我变鬼魂，你们也和我一样！”

原振侠的语调，和老人相反，极其轻松：“你是一个出色的军事家，应该明白，在对自己十分有利的情形下，不妨也和敌人展开谈判！”

老人继续冷笑：“谈判？你有什么谈判的本钱？”

原振侠的响应极快：“有！我可以给你一个年轻的身体 完全是你，可是年轻！”

接下来是一段短暂时间的沉默。原振侠以为，那是老人根本无法接受他的提议（不相信会有这样的事），可是出乎他的意料之外，老人竟然这样问：“你和勒曼医院……的那些人相熟？”

原振侠在刹那之间，心头一阵狂跳！

老人知道勒曼医院，那固然可以使他少费许多唇舌，去解释如何可以给他一个年轻的身体。但也有可能，他早已有了年轻的身体，那么自己的计画就落空了！

原振侠的回答只有一个字：“是！”

老人喘息着：“这班人真可恶！我知道他们有能力替人换身体，可是我派人去接洽，却根本无法找到他们。他们竟然不愿替我服务！”

原振侠大喜：“我可以说服他们，使你年轻二十年！”

老人用十分坚定的声音回答：“四十年！”

原振侠笑了起来，他知道自己已经成功了：“不！如果你忽然变成了四、五十岁的模样，人家会把你当怪物。六、七十岁和八十几岁，看起来差别不是太大，何况，十年八年之后，又可以再换！”

老人深深吸着气：“你的要求是什么？”

原振侠先向水荭作了一个鬼脸，然后才道：“简单之至！仍然是在外星朋友的指导之下，替柳絮拆除体内的核装置，并让柳絮和水荭脱离组织，再不追究！”

老人有着十分果断的判断力，他连一秒钟都没有考虑，就疾声道：“好！”

随着他那个“好”字，水荭陡然伸手，搂住了原振侠的脖子，张大了口，想叫 可是由于实在太兴奋了，她竟然发不出任何声音来！

接下来的一些细节，自然进行顺利，不必赘言。至于康维和原振侠如何帮助那批外星人脱离“鬼界”，那是另一个故事了。

对了，还有陈庆国的鬼魂，怎么样了？

谁会关心一个“忠于组织”的鬼魂呢？由得他去吧！

（完）

